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王船山集

定價

精裝的 一冊 大洋七角
平裝的 一冊 大洋四角



整理者 許嘯天
校閱者 胡翼雲
發行者 沈繼先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及外埠各大書莊
四馬路 中市

王船山集卷一



● 思問錄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性之善徵矣。故以言徵性善者，必及乎此而後得之；誠及乎此，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道義之門啓而常存；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乃桔亡之餘，僅見于情耳。其存不常，其門不啓，或用不逮乎體，或體隨用而流；乃孟子之權辭，非所以徵性善也。

自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其不知者存，則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雖知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自所不見之有色，耳所不聞之有聲，言所不及之有義，小體之小也；至於心而無不得矣，思之所不至，

而有理未思焉耳。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體也。

知仁，勇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然禽獸亦與有之矣。禽獸之與有之者，天之道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入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矣。近者，天人之詞也，易之所謂繼也。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

太虛一實者也。故曰：「誠者，天下之道也。」用者皆其體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矣，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後見有法。——德，猶得也。——儲天下之用

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通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天不聽物之自然，是故網緼而化生，乾坤之體，立首出以屯，雷雨之動滿盈，然後無爲而成；若物動而已隨，則歸妹矣。——歸妹，人道之窮也。——雖通險阻之故，而必動以濟之，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若明于險阻之必有，而中虛以無心照之，則行不窮，而道窮矣。莊生齊物論所憑者，照也，火水之所以未濟也，未濟以明測險人道之窮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闔闢之謂也。絳闔而闔，絳闔口口口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况天地乎？維口口口於穆不已，何靜之有？口口口說：「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愠，」靜也；動之靜也。嗒然若其耦，靜也；廢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能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竅，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莊生其自道矣乎？

在天而爲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于象數而得理也，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

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簡能，惟其順也；健則可大，順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久大者，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

知至至之，盡人道也；知終終之，順俟天也；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道之所自立；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立人道也；非躍而欲躍以強合乎天體，非潛而欲潛以委順而無能自紀；人道不立矣，異端以之。

誠斯幾，誠幾，斯神誠；無爲，言無爲之有誠也。幾善惡，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無爲而誠不息，幾動而聲

惡必審，立于無窮，應于未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神也。

用知不如用好學，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恥，故曰：「心能捨性，性不知自捨其心。」

莊周曰：「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言動喜怒，一從膺吻而出，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引其息于踵，不亦愈乎？」雖然，其多廢也，浚恆之凶也，五官百骸，心腎頂踵，雷雨之動滿盈，積大明以終始天下之大用，奚猶踵邪？

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聲靈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備不可遺。嗚呼難矣！故曰：「爲之難曰先。」難泯三際者，難之須臾，而易以終身，小人之微幸也。

乾稱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善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思健順之難官也。

不畏心之難操則健，不疑理之難從則順。

「力其心不使循乎熟，引而之于無據之地，以得其空微，則必有慧以報之。」釋氏之言悟止此矣。覈其實功，老氏之所口口口也，報之慧而無餘功，易也。爲之難者不然，存于中口口口口口而不舍，溫故而知新，死而後已，雖有慧吾得而獲。

□□子之實體也。樂者，顏子之大用也。藏于無所用，體之不實者多矣。見于有所用，用之而不大也。久矣！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以處生死，視此爾。終日乾乾夕惕，若故無不可用也。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近取諸身，飲食居處，富貴貧賤，兼容並包，而無疑也。非此而欲忘之，卑者不可期月，守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愈入于僻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人之天道也。繇仁義行——以人道率天道也。——行仁義，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爲人之獨繇仁義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自然云乎哉！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爲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敘，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敘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敘，非幽盪闕寂之爲靜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敘之實，森森乎其不可數，而孰其見之？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

尙不媿于屋漏。」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祇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欲鬼神之精粕也，好學力行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

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也。老子所謂：「猶橐籥動而愈出者也。」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萬物自效其芻狗爾。有氣而後有幾，氣有變合，而致取生焉。此在氣之後也。明甚！告子以爲性，不亦愚乎！

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違其仁，去禽獸不遠矣。

有公理，無公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諸人，未有能公者也；卽或能之，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

風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倒景之上，非無天也；蒼蒼者，遠而無至極，惡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止矣。

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清虛一大也；神化之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

實；大受小，一受贖。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亦理存焉耳。函此以爲量，澄此以爲安，濁而不滯，實而不寒，小而不煩，隨而不亂。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爲訕，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類矣。神化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則否矣。仁智者，貌言視聽思之和也。思不竭，貌言視聽之材，而發生其仁智，則殆矣。故曰：「天地不交否，思而不學則殆。」

五性感而善惡分，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天下之惡，無不因乎善也。靜而不睹，若睹其善不聞；若聞其善，動而審其善之，或流則恆靜矣。靜而不見有善，動而不審善，流于惡之微芒，舉而委之，無善無惡。善惡皆外，而外無所與，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身心爲二，而判然無主。末流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悲夫！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須移易而已，故曰獨。不學而能，必有良能，不慮而知，必有良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有大本。斂精存理，翕氣存敬，庶幾遇之。墮氣黜精以喪我，而息肩者不知有也。

能不以寡少文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能不以羊烏之孝，養體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後人遂顯矣。

剛用其自然，未見其異于禽獸也。有仁故親，親有義故敬，長秩敘森然，經綸不昧，引之而達，推之而恆，返諸心而夔夔齊栗，質諸鬼神而無貳爾心。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則如此也。

天地之塞，成吾之體；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天地之帥，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則志壹動氣，斟酌飽滿，以成乎人。道之大用，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爲帥，故喜怒哀樂有權，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爲用。

天氣入乎地氣之中，而無不浹，猶火之煖氣入水中也。性，陰之靜也；氣，陰陽之動也。形，陰之靜也。氣，淡形中，性，淡氣中，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形之撰氣也，形之理，則亦性也。形無非氣之凝，形亦無非性之合也。故人之性，雖隨習遷，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繇此念之，耳目口體髮膚，皆爲性之所藏，日用而不知者，不能顯耳。鳶飛戾天，魚濶于淵，道之察上下，于吾身求之，自見矣。主一之謂敬，非執一也，無適之謂一，非絕物也。肝魂，肺魄，脾意，腎志，心神不分而各營，心氣交輔，帥氣充體，盡形神而恭端，以致于有所事，敬一之實也。

無心而往，安而忘之曰適。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幾耳。

靜無而動有，天子皆靜無而動有也。奚以聖人爲靜無而不昧其有，則明遠。動有者，有其靜之所涵，感

而通而不緣。感以生則至正，乃以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顏子好學，知者不逮也。伊尹知恥，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善用其天德矣。

世教衰，民不與行。見不賢而乃自省，知恥之功，大矣哉。

見不賢而內自省，求己嚴則爲之難，爲之難則達情而後過量之求，亦可以遠怨矣。

攻人之惡則樂察惡，樂察人之惡則惡之條理熟厲薰心矣！慎之哉！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德無不備矣！誠未至者，奚以學之邪？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行殊塗，極百慮而協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物本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

「思通用也。」通吾心之用也。死者，亦外也，無所庸其思慮者也。順事沒甯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

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患其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聖功也。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以象無形而盡其條

理。巧之道也。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

修辭立其誠，無誠之辭，何以修之哉？修辭誠，則天下之誠立。未有者，從此建矣；已有者，從此不易矣。此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誠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道焉耳。觀盟而不荐，非荐之時，然而必盟也。觀我生君子而後可无咎，觀其生君子而後可无咎，不然咎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後得所止焉。其爲天理也孤矣。憂世之將剝而不與嘗試，非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爲德，則且與之爲嬰兒，知之益明而益困矣。良觀同道，故君子尤難言之。

履，德之基也。集義，素履也。宜兄弟樂妻子，而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德行之，所謂和而至也。九卦以處憂患，而此爲基；君子坦蕩蕩，修此故也。

見道義之重，則外物爲輕；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純乎其體道義者，天下莫匪道義之府，物不輕矣。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泛然而以銖塵揮斥之也。處貧賤患難而不易其官，天地府萬物之心，則道義不息于已，而已常重矣。

獨知炯于衆，知晝氣消于夜氣；而後可與好仁惡不仁。

知地之在天中，而不知天之在地中，惑也。山川金石，堅弱渾淪，而其中之天常流行焉。故濁者不足以爲清者病也，以濁者爲病，則無往而不望，無往而不疑，無往而不憂。安汝止，惟幾惟康，被袵衣鼓琴，二

女果，若固有之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無所望也。奚憂疑之有哉？

言幽明而不言有無，至矣！謂有生于無，無有于有，不得謂幽生于明，明生于幽也。幽明者，闔闢之影也。故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尊他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分而爲二倍，而爲四參，而爲六割，而爲八參，乘四而爲十二五，乘六而爲三十二，三十三相乘而爲三百六十，皆加一倍之定體也。知其說者，知天地之自然而已。若夫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坎離乾道成，艮坤道成，女兌交相摩盪，而可大可久之業著焉。則未可以破作四片，破作八片之例例矣。以例例神化，因其自然而喪其匕鬯；天下之理奚以得，而人惡足以成位于中乎？

吉凶得失，生死知爲天地之常，然而無足用其憂疑，亦可以釋然矣。釋然之餘，何以繼之？繼之以惡，而爲餘食贅行，繼之以善，以亦爲餘食贅行，憂疑自此積矣。知者不惑，仁者不憂，惟其不于吉凶生死而謀道矣。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

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之天下之尋求而不得者衆矣，宜其樂從之也。不略于明，不

昧于幽，善學思者也。

畫前有易無非易也，無非易而舍畫以求之于畫前，不已愚乎？畫前有易故畫生焉，畫者畫其畫前之

易也。

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也。實不窒虛，知虛之皆實；靜者靜，動非不動也。聚于此

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濁入清而體清，清入濁而妙濁，而後知其一也。非合兩而以一為之紐也。

節者，中之顯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未有節者，存則發而中者，誰之節乎？豈天下之有節乎？是從其

白于外之說矣。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張子曰：「大和所謂道卓矣。」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參

前倚衡莫非節也，充氣以從志，凝志以居德，庶幾遇之閑寂空豁者，失之遠矣。迫發而始慎之，必有不

審不及之憂。

無不敬，慎其動也；儼若思，靜而存也；安定辭，立誠于天下也。儼若思于是而有思，則節無不中矣。仁之

熟也。

竊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奚以思之哉！儼若思之謂也。旁行而不流，安止而幾其功，密矣夫！
特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強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即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
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
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慎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
者，于心知無功，始專恃慎獨爲至要，遏之而不勝遏，危矣！即遏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
樸而侈者，烹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
之通病。蓋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爲生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
舍心不講，以誠意而爲玉鑰匙，危矣哉！
求放心，則全體立而大用行；若求放意，則迫束危殆。及其至也，逃于虛寂而已。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故德不孤，必有鄰，灼然有其幾而不可以臆測。無他，理氣相涵，理入氣則氣從理
也；理氣者皆公也，未嘗有封畛也。知此，則亦知生死之說，存事沒甯之道也。

吉凶悔吝生于動。畏凶悔吝而始戒心于動，求其坦蕩蕩也。能乎哉？神之格思，不可度。待平旦之氣而後好惡與人相近，危矣危矣！不幸而僅有此，可不懼哉？

死生晝夜也，格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故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之間，則無可爲氣矜矣。間來無事不從容，無可爲氣矜者也。

盡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後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變，皆順乎物則者也。何善如之哉！測性于一區，擬性于一時，所言者皆非性也，惡知善？

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曰生，而受性之真爲胎元之說者，其人如陶器乎？

成性存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性不息矣。謂生初之僅有者，方術家所謂胎元而已。

感而後應者，心得之餘也；無所感而應者，性之發也。無所感而興，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後感而動焉。其動必中，不立私以求感于天下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鬼謀也。天化也，非人道也。誠不

必豫待感而通，惟天則然。下此者，草木禽蟲與有之，善龜之靈是也。

大匠之巧，莫有見其巧者也；無感之興，莫有見其興者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尋過去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豫未來也。舍其過去未來之心，則有親而不能事，況天下之覺覺者乎？

孩提之童，之愛其親，親死而他人字之，則愛他人矣。孟子言不學不慮之中，尙有此存，則學慮之充其知能者，可知。斷章取此以爲真，而他皆妄，洵夏蟲之于冰也。

實以忠信爲美德，以好學爲極絕，學而游心于虛，吾不知之矣。導天下以棄其忠信，陸子靜倡之也。天下何思何慮？則天下之有無，非思慮之所能起滅，明矣。妄者，猶惑焉。

有不善，未嘗不知，豫也；知而未嘗復行，豫也。誠積于中，故合符而爽者覺，誠之者裕于用，故安驅而之善也輕。

聞善則遷，見過則改，損道也，而非益，不能無十朋之龜爲之寶鑑，則奚所遷而又惡得其改之道哉？惘于道，則憚于改矣！

水之爲漚，爲冰激之而成，變之失其正也；漚冰之還爲水，和而釋也。人之生也，孰爲固有之質，激于氣化之變而成形，其死也，豈遇其和而得釋乎？君子之知生者，知良能之妙也；知死，知人道之化也。奚漚

冰之足？

至于不可謂之爲無而後果無矣；既可曰無矣，則是有而無之也。因其自不可得而見聞，遂躁言之曰無，從其小體而蔽也。善惡可得而見聞也，善惡之所自生，不可得而見聞也。是以躁言之曰無善無惡也。

我戰則克，愼也；祭則受福，愼也；福者禮成而敏知，神享之；君子以爲福莫大焉。愼于物，愼于儀，愼于心；志壹氣合，雖雖肅肅，不言而慶爭，則禮成而敏，神斯享焉。疾風雷雨不作，災眚不生，志氣之感盛，孝子之養成矣。君子之所謂福也。

事人誠而已矣。正己而無求于人，誠也；誠斯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故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以事人告之，盡其敬愛，不妄冀求，必無非鬼而祭之諂再。三不告之瀆，無他，不以利害交鬼神而已。

道莫盛于趨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極于俄頃之動靜，云爲以與物接，莫不有自盡之道。時馳于前，不知乘以有功，逮其失而後繼之以悔，及其悔，而當前之時又失矣。故悔者，終身于悔之道也。動悔有悔，終身于葛藟，往而卽新，以盡其乾惕，然後得吉焉。故曰：「吉行，」吉在行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新而趨時，爾以向者之過爲悔，于是而有遷就補綴之術，將終身而僅給一

過也。

人役而恥爲役，如恥之莫如爲仁。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善用其恥矣！夫唯不以悔累其心也。子不可恥而恥，則移其良恥以從乎流俗，而恥蕩然矣！故曰：「知恥者，知所恥也。」

一以貫之，聖人久大之成也；曲能有誠，聖功專直之通也。未能卽一，且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強推而通之也。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既現，則一也。

羣龍無首，故一積衆精以自彊，無有遺也；有首焉，則首一矣，其餘不一也。然後以一貫之。不然者，而強謂之然，不應者，而妄億其應。佛老以之，皆以一貫之之術也。

主靜，以言乎其時也；主敬，以言乎其氣象也；主一，以言乎其量也。攝耳目之官以聽于心，盈氣以充志，旁行于理之所昭著而不流；雷雨之動，滿盈而不先時以發；三者之同功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速見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發知，皆疾于人，而其終也，鈍人則具體而儲其用，形之發知，視物而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提始知笑，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養之，則耄期而受命。

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觀天地化機之仁也。君子以之充仁之用而已。

佛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故其既也，體不立而一因乎用。莊生所謂寓諸庸，釋氏所謂行起解滅是也。君子不廢用以立體，則致曲有誠，誠立而用自行，逮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真體。故知先行後之說，非所敢信也。說命曰：「非知之艱，惟行之難。」次第井然矣！

百物不廢，故懼以終始；于物有廢，儉安而小息，亦爲之欣然。學者之大害也。人欲暫淨，天理未還，介然而若脫于桎梏，其幾可乘，而息肩之心起矣。危矣哉！懼以終始，故憤；百物不廢，故樂。憤樂互行，陰陽之才，各盡則和，和而後與道合體。

極深而研幾，有爲己爲人之辨焉。深者，不聞不見之實也；幾者，隱微之獨也。極之而無間，研之而審，則道盡于己而忠信立，忠信立則志通而務成，爲己之效也。求天下之深而極之，迎天下之幾而研之，敵以爲人而喪己，逮其下流，欲無爲權謀術教之淵藪，不可得也！

言無我者，亦于我而言無我爾；如非有我，更孰從而無我乎？于我而言無我，其爲淫遁之辭可知。大抵非能無我，特欲釋性流情恣輕安以出入爾；否則，情歸之氣老未至而蓋及之者也。公者，命也，理也，成之性也；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吾爲之子故事父，父子且然，況其他乎？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有我

之非私審矣。迭爲賓主，亦饗舜堯之無我也。春秋書歸鄆，謹龜陰之田，自序其績，孔子之無我也；無我者，爲功名勢位而言也。聖人處物之大用也。于居德之體而言無我，則義不立而道迷。

有性之理，有性之法，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論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義禮知，渾然大公，不容以我私之也。性之德者，吾既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統天而首出萬物，論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當體之知能爲不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效乎志以爲撰，必實有我以受天地萬物之歸，無我則無所擬矣。言無我者，酌于此而後不徇辭以賊道。

魚在于渚，或潛于淵，逐物者不能得也。故君子爲己而天下之理得矣。

耳目口體，互相增長，以爲好惡，則淫矣；淫于衆人之淫，習舍己而化之，則溺矣。耳目口體，各止其所節，自具焉，不隨習以遷；欲其所欲，爲其所爲，有過則知，而節可見矣。良其背，不獲其身，背非身也；不于身獲之，行其庭，不見其人，身非人也；不于人見之，能止其所過，惡之要也；循而持之，安而中節耳。順從欲不踰矩，自此馴致。

己十九而非己也。天下善人恆少，不善人恆多，諛而淫，邪而遁，私欲私意，不出于類，而迭爲日新；喜其新而驚爲非常之美，驚喜移情而遂據爲己之畛域。故曰：「習與性成。」苟能求其好惡之實，而不爲

物遷；雖不卽復于禮，不遠矣！故曰：「爲仁緣己。」

佛老之言，能動芻蕘而警之；然芻蕘可詢，而佛老不可詢。何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但好爲師則無父無君，皆可不恤芻蕘，無爲師之心也。以芻蕘視佛老而奪其爲師之說，可也。片辭有探于其爲師之說，隱惡而揚善，不可也。隱惡揚善，則但其爲師之邪，而不知用其芻蕘也。

不出于類，一間而已矣！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間也。盡用其視聽心思于利害，則類超于利害，則如日月之明，離于重雲之中，光明赫然，不可涯量。

因得失而有利害，利害生而得失隱昏也；不昧于利害之始，則動微而吉先見。奚利害之足憂？馳驅于生死之塗，孰爲舜之轂中乎！

特物感之，不交而後欲不安，待聞見之不雜而後意不私，難矣哉！故爲二氏之學者，未有能守之終身者也。推而極之，于其意之萌，未有能守之期月者也。

以天下而試吾說，玩人喪德之大者也。盡其才以應天下，發己自盡，循物無違，奚技倆之可試哉？爲因物無心之教者，亦以天下而試吾無心之技倆者也；無所不用其極之謂密，密者，聖人之藏，異端竊之以爲詭秘。

氣者，理之毓也；氣盛則理達；天積其健盛之氣，故秩敘條條，理精密變化而日新。故天子之齊曰膳，大宰以充氣而達誠也。天地之產，皆精微茂美之氣所成；人取精以養生，莫非天也。氣之所自盛，誠之所自凝，理之所自給，推其所自來，皆天地精微茂美之化。其醞釀變化，初不爽其至善之用，釋氏斥之爲鼓粥飯氣，道家斥之爲後天之陰，悍而愚矣！

先天而天，弗違人道之功，大矣哉！邵子乃反謂之後天。

知見之所自生，非固有而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知見之自生，資于見聞；見聞之所得，因于天地之所昭著，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聖人以至于夫婦，皆氣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爲一體者，知見之所得，皆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矣。故知見不可不立也，立其誠也，介然恃其初聞初見之知爲良能，以知見爲客感，所謂不出于頭者也。悲夫！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師而道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不相師而所行若符節，道理一而分殊，不學不慮，因意欲而行，則下流同歸也。謂東海西海，此心此理之同者，吾知其所同矣！

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雖然，莫爲之郭郭也；惟有郭郭者，則旁有質而中無實，謂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積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氣綱縕，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氣綱縕而健順章，誠

也；知能不舍而變合禪，誠之者也。謂之空洞，而以虛室觸物之影爲良知，可乎？

不玩空而喪志，不玩物而驕德；信天地之生而敬之，言性道而能然者，鮮矣！

病則喜寂，哀則喜惑，喜者陽之舒，寂惑者陰之慘。陰勝而奪其陽，故所喜隨之而移于陰；非病與哀，則小人而已矣！帝出乎震，震來巽巽，笑言啞啞，樂在其中矣。故曰：「吾未見剛者喜流于陰柔。」而以喻洙爲仁，以空闕爲靜者，皆女子小入之道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也。君子之所貴者，道也；以誠體物也。車器云乎哉？

無心而待用者，器而已矣。鏡與衡，皆器也。君子不器，而謂聖人之心如鏡空衡平可乎？鏡能顯妍媸而不能藏往衡，能測輕重而隨物以輕重，本無故也。明其如日乎？繼明以照于四方也，平其如水乎？維心亨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繼恆也，信恆也；有恆者，聖功之藏也。

道遠人，則不仁。夫孰能遠人以爲道哉？楊墨佛老，皆言人也。誕而之于言天，亦言人也，特不仁而已矣。人者，生也；生者，有也；有者，誠也。禮明而樂備，教修而性顯。微乎費隱，而無不貫治之謂仁；竊其未有之幾，舍會通之典禮以邀變，合往來之幾，斯之謂遠人已耳！

謙亨君子有終。君子望道未見，而愛人不忍傷之，故能有終。小人欲取固與，柔遜卑屈以行其鈎致之術，則始于謙恆者，終于行師，謙不終矣。謙者，仁之不容已，而或流于忍，故戒之。

先難則慎，後獲則樂。地道無成，順之至也。獲與否，無所不順，其樂不改，則老將至而不衰。今之學者，速期一悟之獲，幸而獲其所獲，遂恣以佚樂。佚樂之流，報以魍魎，憤歸之感，老未至而耄及之，其能免乎！誠則強，形乃著，明有成，形于中，規模條理，未有而有，然後可著見而明示于天下。故雖視不可見，聽不可聞，而爲物之體歷然矣。當其形也，或謂之言語道斷，猶之可也；謂之心行路絕，可乎？心行路絕則無形，無形者不誠者也。不誠，非妄而何？

名之必可言，言或有不可名者矣。言之必可行，行或有不容言者矣。能言乎名之所不得，則修辭之誠盡矣；能行乎言之所不能至，則藏密之用備矣。至于行而無所不逮，行所不逮者，天也，非人之事也。天之事行不逮而心喻之，心止矣。故盡心則知天，放其心于心行路絕者，舍心而下從乎意以遷流者也。志神氣交竭，其才寫實以發光輝，謂之盡心。

不識無迹之可循，不能爲之名也；不知不豫，測其變也。知能日新，則前未有名者，禮緣義起，俟命不貳，則變不可知者，冥升不息，以新而順帝之則，乃無不順也。識所不逮，義自喻焉；況其識乎？知所不豫，行

且通焉，况其知乎？此文王之德之純也，非謂繼識泯知而後帝則可順也。誠于爲，則天下之聲靈者皆能生吾之心物，無非天象也；變，無非天化也；凶吉得失，亨利悔吝，無非天教也。或導之以順，或成之以逆，無不受天之詔。故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誠于爲而已矣！

天繼故善，聖人緝，故照人能有恆，則曲能有誠，而形著明矣。

能一能十，非才之美者也；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其才不可及已！得天之健，故不倦；得地之順，故不厭；好學力行，知恥，皆秉此以爲德。其有恆者，生知安行者也。

吉凶成敗，皆有自然之數，而非可以人力安排；澹于利欲者，廓其心于俯仰倚伏之間而幾矣。乃見僅及此，而以儻天理之皆然，遂以謂莫匪自然，而學問思辨篤行，皆爲增益，而其天理不相應。是以利之心而測義也，陋矣！故人心不可以則天道，道心乃能知人道。言自然者，雖極觀物知化之能，亦盡人心之用而已；盡其心者，盡道心也。

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循乎地中，相其所歸，即以氾濫之水爲我用，以效濬滌之功。若欲別鑿一空洞之壑，以置水，而冀中國之長無水患，則勢必不能，徒妄而已！所謂鑿也。言性者，舍固有之節文條理，鑿

一無善無惡之區，以爲此心之歸，詎不謂之鑿乎？鑿者，必不能成，迨其狂決暴發，舍善而趨惡，如崩，自然之勢也。

心浮乘于耳目而遺其本居，則從小體；心不舍其居而施光輝于耳目，則從大體。雖從大體，不遺小體；非猶從小體者之遺大體也。

天不言，物不言，其相援受，以法象相示而已。形聲者，物之法象也。聖人體天以爲化，故欲無言；言者，人之大畏也。紹天有力而異乎物者也。子貢求盡人道，政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爲？」豎指搖拂目擊道存者，吾不知之矣！

子孫，體之傳也；言行之迹，氣之傳也；心之陟降，理之傳也。三者各有以傳之，無戕賊污蝕之，全而歸之者也。

但爲魂，則必變矣。魂日游而日有所變，乃欲拘其魂而使勿變，魏伯陽張平叔之鄙也，其可得乎？魂之游變，非特死也；死者游之終爾，故鬼神之事，吾之與之也多矣。災祥險易，善惡通否，日生于天地之間者，我恆與之矣。唯居大位志至道者爲尤盛焉。

惠迪吉，徒逆凶之不差，居天下之廣居者，如視諸掌。欲速見小者，不能知爾！

習氣熏然，充滿于人間，皆吾思齊自省之大用，勿以厭惡之心當之，則心洗而藏密矣。三人行必有我師，非聖人灼知天地充塞無間之理，不云爾也！

無妄，災也；災而無妄，孰爲妄哉？故孟子言：「好色好貨於王何有？」皆且不安，而況災乎？誠者，天之道也，無變而不正也。存乎誠之者爾。

形色，天性也；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毀則滅性以戕天矣。知之始有端，志之始有定，行之始有立，其植不厚，而以速成期之，則必爲似忠似信似廉潔者所搖。仁依姑息，義依曲謹，禮依便僻，知依纖察，天性之善，皆能培栽而覆傾。如物之始蒙，勿但憂其稚弱，正恐欲速成而依非其類，則和風甘雨亦能爲之傷。故曰：「蒙以養正。」養之正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能不依流俗之毀譽，異端之神變，以期速獲而喪其先難。故曰：「利禦寇。」

默而成之，樂也；不言而信，禮也。樂存乎德，禮存乎行，而樂以養德，禮以敦行。禮樂德行，相爲終始。故君子之于禮樂，不以斯須去身，然則無禮之則而言尚行，無樂之意而言養德者，其爲異端可知已。

知崇法天，天道必下濟而光明；禮卑法地，或徒王事，則知光大與天絜矣。天一而人之言之者三，有自其與地相細細化成而言者，有自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有以空洞無質與地殊絕而言者。與地

殊絕而空洞無質，詎可以知法乎？法其與地綑縲成化者，以爲知其不離乎禮，固已卽其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者，亦必得地而光明。始疑以顯。不然，如置燈燭于遼廓之所，不特遠無所麗，卽咫尺之內，亦以散而昏。彼知所麗而言良知者，吾見其咫尺之內散而昏也！

知者，知禮者也；禮者，履其知也。履其知而禮皆中節，無禮則精義入神，日進于高明而不窮；故天地交而泰，天地不交而否。是以爲「良知」之說者，物我相拒，初終相切，心行相戾，否道也。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物之感己之欲，各歸其所，則皆見其順而不踰矩。奚惡之有？灼然見其無語，則推之好勇好貨好色而皆可善，無有所謂惡也。疑惡之所自生，以疑性者從惡而測之，爾志于仁而無惡，安有惡之所從生而別爲一本哉？

言性之善，言其無惡也；旣無有惡，則粹然一善而已矣。

有善者，性之體也；無惡者，性之用也。

從善而視之，見性之無惡，則充實而不雜者顯矣；從無惡而視之，則將見性之無善而充實之體墮矣。故必志于仁而後無惡，誠無惡也，皆善也。

苟志于仁則無惡，苟志于不仁則無善，此言性者之疑也。乃志于仁者，反諸己而從其源也；志于不仁

者，逐于物而從其流也。（體驗乃實知之）夫性之己而非物源而非流也明矣，奚得謂性之無善哉？氣質之偏，則善隱而不易發，微而不克昌者有之矣；未有雜惡于其中者也。何也？天下固無惡也，志于仁則知之。

五行無相尅之理，言尅者，術家之膚見也；五行之神，不相悖言。（木神仁，火神禮，上神信，金神義，水神知）充塞乎天地之間，人心其尤著者也。故太虛無虛，人心無無。

得五行之和氣，則能備美而力差弱；得五行之專氣，則不能備美而力較健。伯夷伊尹柳下惠，不能備美而亦聖，五行如太極，雖專而猶相爲備，故致曲而能有誠。氣質之偏，奚足以爲性病哉？

乘六龍以御天，位易而就不易也；乘之者不易也；博學而詳說之，以反約，則潛見躍飛，皆取諸源而給之。奚隨時而無適守乎？此之不審，于是無本之學，託于乘時觀化以逃刑而邀利；其說中于人心，而未流不可問也。

天德不可爲首，無非首也，故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不執一以貫萬，乃可行乎變化而體德全也。

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一陽之和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器也；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者，道也。故盡器難矣！盡器則道無不貫，盡道所以審器；知至于盡器，能至于踐形，德盛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云二也；自其合則一，自其分則多寡隨乎時位，繁頤細密而不可破，聲聲而不窮。天下之數不足以紀之，參差裒益，莫知其眇，乃見一陰一陽之云，遂判然分而爲二。隨而信之，瓜分縷析，謂皆有成數之不易，將無執與？

繼之者，善也；善則隨多寡損益以皆適矣。成之者，性也；性則渾然一體而無形埒之分矣。

以數言理，但不于吉凶成敗死生言之，則得以數言吉凶成敗死生。喻義乎？喻利乎？吾不知之也。

成章而後達；成章者，不雜也，不黯也。言願行，行願言，則不雜；較然易知而易從，則不黯。異端者，始末倏忽，自救其弊以無恆，人莫能執其首尾；行所不可逮而姑爲之，言說終身而不得成其章。奚望達乎？德成而驕，非其德矣；道廣而同，非其道矣。泰而不驕，和而不同，君子之守也。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至矣而申之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諫，勿庸，酌行四代之禮樂，盛矣；而申之以放鄭聲，遠佞人。聖人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邪說佞人，移易心志，凡民之公患也。聖人不敢不以爲患，若龐然自大，謂道無不容，三教百家，可合而爲一治，亦無忌憚矣哉！

謂井田封建肉刑之不可行者，不知道也；謂其必可行者，不知德也。勇于德則道疑，勇于道則道爲，天下病矣！德之不勇，褐寬博且將懦焉，况天下之大乎？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然匹夫匹婦欲速見小習氣之所流，類于公好公惡而非其實。正于君子而裁成之，非王者起，必世而仁。習氣所扇，天下貿貿然皆欲而皆惡之，如暴潦之橫集，不待其歸壑而與俱氾濫。迷復之凶，其可長乎？是故有公理無公欲，公欲者習氣之妄也。不擇于此，則胡廣譙周馥道，亦順一時之人情，將有謂其因時順民如李贄者矣。酷矣哉！

性者善之藏，才者善之用，用皆因體而得，而用不足以盡體。故才有或窮，而誠無不察于才之窮，不廢其誠，則性盡矣。多識闕疑，多見闕殆，有馬者借人乘之，（借猶請也，謂有馬而自不能御，則請善御者爲調習，不強所不能以徼幸玩之字可見）皆不誦誠以就才也。充其類，則知盡性者之不窮于誠矣。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道，有在不屑者，默而成之，卷而懷之，以保天地之正，使人心尙知有其不知而不逮，亦扶世教之一道也。釋氏不擇知愚賢不肖而皆指使之見性，故道賤而託之者之惡不可紀極；而况姚樞許衡之自爲枉辱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自盡之道也。不可與言而不言，衛道之正也；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必且曲道以徇之，何以回天而俟後乎？

繪太極圖無己而繪一圓圈爾，非有匡郭也。如繪珠之與繪環，無以異。實則珠環懸殊矣。珠無中邊之別，太極雖虛而理氣充凝，亦無內外虛實之異。從來說者，竟作一圓圈。圈二殊五行于中，悖矣！此理氣遇方則方，遇圓則圓，或大或小，網緼變化，初無定質，無已而以圓寫之者，取其不滯而已。王充謂從遠觀火，但見其圓，亦此理也。

太極第二圖，東有坎，西有離，頗與元家畢月烏房日兔龍吞虎髓虎吸龍精之說相類，所謂互藏其宅也。世傳周子得之于陳圖南，愚意陳所傳者此一圖，而上下四圖，則周子以其心得者益之，非陳所及也。

立之于前而視其面，在吾之左者，彼之右也；彼自有定方，與吾相反。太極圖位陰靜于吾之右，彼之左也；陽動于吾之左，彼之右也。初不得其解，以實求之圖有五重，從上而下，今以此圖首北趾南，順而懸之，從下窺之，則陽東陰西，其位不易矣。

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所謂動極靜極者，言動靜乎此太極也。如以極至言之，則兩間之化，人事之幾，往來吉凶，生殺善敗，固有極其至而後反者，而豈皆極其至而後反哉？周易六十四卦三十六體，或錯或

綜疾相往復；方動卽靜，方靜旋動，靜卽含動，動不含靜。善體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待動之極而後靜，待靜之極而後動；其極也，唯恐不甚；其反也，厚集而怒報之。則天地之情，前之不恤其過，後之編迫以取償，兩間日構而未有甯矣！此殆夫以細人之更測道者與！

治亂循環，一陰陽動靜之幾也。今云亂極而治，猶可言也；借曰治極而亂，其可乎？亂若生于治極，則堯舜禹之相承，治已極矣，胡弗卽報以永嘉靖康之禍乎？方亂而治，人生治法未亡，乃治方治而亂，人生治法弛，乃亂。陰陽動靜，固莫不然。陽含靜德，故方動而靜；陰儲動能，故方靜而動。故曰：「動靜無端，待其極至而後大反。」則有端矣！

邵子「雷從何方起」之問，竊疑非邵子之言也；雷從于百里內外耳。假令此土聞雷，從震方起，更在其東者，卽聞從兌方起矣。有一定之方可測哉？

筮以歸奇志奇，偶簡便法爾。易曰：「歸奇于扚，以象閏歷之有閏。」通法而非成法。歸奇亦通法也。歸奇之有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胥于法象，蓍當也，必遇揲乎過揲之三十六九也，三十二八也，二十八七也，二十四六也，七八九六上生下，四象備矣。舍此而以歸奇紀數，吾不知也。老陰之歸奇，二十五爲數最多；老陽之歸奇，十三爲數最少。豈陰樂施而有餘，陽吝與而不足乎？至以四爲奇，九爲偶，尤

非待審求而後知其不然也。

純乾，老陽之象也；六位各一，以天道參之，以地道兩之，每畫之數六六其六，三六也。純坤，老陰之象也；六位各一，以陽爻擬之，三分而中缺其一，左右各得二，爲四六其四，二十四也。陽之一，爲一，爲三，（陰一二陽更加中一爲三）爲六；陰之一，爲三之二，爲六之四。陽實有餘，陰虛不足，象數皆然，故紀筮之奇偶，必以過揲爲正。

黃鐘之律，九九八十一，自古傳之，未有易也。閩中李文利者，竊呂覺不經之說，爲三寸九分之言，而近人亟稱之感矣。夫所謂吹律者，非取律筩而吹之也；以律爲長短厚薄大小之則準，以作簫管笙等而吹之也。且非徒吹之也，金石土革木搏拊戛擊之音，形模之厚薄長短輕重大小，絲之多寡，一準乎律。言吹者統詞耳，文利之愚，以謂筩長則聲清，筩短則聲濁；黃鐘以宏大爲諸律君，故其筩必短。乃長者大稱之，短者小稱之，長大濁，短小清，較然易知，彼懵而不察耳。今俗有所謂管子刺八瑣，拿畫角，長短清濁具在文利，雖隊長三尺，其能辨此哉？若洞簫之長而清，則狹故也。使黃鐘之長三寸九分，則圓亦三寸九分，徑一寸三分，狹于諸律，清細必甚。况乎律筩者，無有旁竅，頑重不舒，固不成響，亦何從而測其清濁哉？且使黃鐘之竹三寸九分，則黃鐘之絲亦三十九絲，金石之製，俱必極乎短小輕薄，革屬腔

掩必小，音之玄細，不問而知矣。乃黃鐘者，統衆聲以爲君者，小不可以統大，薄不可以統厚，短不可以統長，一定之理也。今欲以極乎小，薄短輕者入衆樂而君長之，其爲餘律所奪，且不可以自宣，而奚以統之邪？故應鐘之律，極乎短者也；以之爲宮，則必用黃鐘變宮之半，而不敢還用黃鐘，畏其偏也。使其爲三寸九分，則諸律可以役之而不憂其偏，何云諸律之不敢役乎？且天下之數，減也有涯，而增也無涯，減而不已，則視不成形，聽不成聲，人未有用之者矣。故立乎長大，重厚以制不踰之節，漸減之則可至于不可減而止；如使立于短小，輕薄以爲之制，而漸增之，則愈增無已，而形愈著，聲愈宣，復奚從而限之乎？故古之聖人，極乎長大，厚重之數，至黃鐘而止；爲之不可增，以止其淫也。由是而遞減之，至應鐘之變宮，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而止；又或用其半，至無射之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而止。下此，則金薄而裂，竹短而瘠，絲弱而脆，革小而不受桴，雖有欲更減者，無得而減也。藉令由三寸九分以漸而增之，雖至于無窮之長大，厚重而不可復止矣。樂記曰：「樂主乎盈盈而反，黃鐘盈也，其損而爲十一律反也。」舍聖經而徇呂覽一曲之言，亦惡足與論是非哉？

太極圖以象著天地之化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數紀天地之化也。」何言皆化也？天地之體象無不備，數無有量，不可擬議者。天一非獨，九亦非衆，地二非寡，十

亦非顛。先儒言洪範五行之序，謂水最微，土最著，尙測度之言耳。聚則謂之少，散則謂之多。一最聚者也，十最散者也。氣至聚而水生，次聚而火生，木金又次之，土最散者也。是以塊然鈍處，而無銳往旁行。堅津之用數，極其散而化，亦漸向于情歸矣。九聚，則一也；十聚，則二也。天地之數，聚散而已矣，其實均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者用也。五味成于五行之發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執水火木金土而求味，金何嘗辛？土何嘗甘？木兼五味，豈僅酸乎？稼之穡之土所作也。若夫稼穡則未也。以木之甘言土，言其致用者可知已。區區以海水成鹽，煮焦成苦，微之亦致遠恐泥之說。况云兩木相摩，則齒酸金傷肌，則辛痛，求味于舌而不得求之耳聞，又求之膚肉，不亦誕乎？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風同氣，雷同聲，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視聽同喻，觸覺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也。其屈而消，卽鬼也；伸而息，則神也。神則生，鬼則死，消之也速而息不給于相繼，則天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盡而已死，則未消者槁。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豈特莊生藏舟之說爲然哉？

已消者皆鬼也，且息者皆神也，然則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爲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則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遠矣。以化言之，亦與父母未生以前一而已矣。盈天地之間，細縕化醇，皆吾本來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釋氏交臂失之而冥搜索之，愚矣哉！

其化也速，則消之速；其化也遲，則以時消者亦以時息也。故倉公謂洞下之藥爲火齊，五行之化，唯火爲速。大黃芩連梔檳之類，皆火齊也。能疾引人水穀之滋，膏液之澤而化之，方書謂其性寒者非也。火挾火以速去，則府藏之間有餘者清以適，不足者枵以寒，遂因而謂之寒，可謂其用寒，不可謂其性寒也。嗚呼，不知性者之不以用爲性鮮矣！天地之命人物也，有性有材有用，或順而致，或逆而成，或曲而就。牛之任耕，馬之任乘，材也；地黃巴戟天之補，梔檳芩連之瀉，用也。牛不以不任耕，馬不以不任乘，而失其心理之安；地黃巴戟天之黑而潤受之于水，梔檳芩連之赤而燥受之于火，乃胥謂其性固然。豈知性者哉？

藥食不終留于人之府藏，化遲則益，化速則損；火鬱而有餘者，不消則需損耳。損者非徒其自化之速不能致養，抑引所與爲類者而具速。故梔檳以其火引火而速去，半夏南星以其滑液引人之液而速

去謂梔壁涼半夏南星燥者猶墨吏貧人之國而謂墨吏貧也。

內經云：「寒之中八巨陽先受之。」方術之士不知其說，謂膀胱之爲府也薄，寒易入焉。夫贖絮之厚，以禦服之者之寒，豈自禦乎膀胱中虛，將誰禦乎？府藏之位，肺最居上，膀胱最下，肺捷通于咽，膀胱捷通于陰竅。涼自上入，肺先受之；寒自下生，膀胱先受之。故感涼而軌欬，必中于手太陰；感寒而炙熱，必中于足太陽。姤之二所以爲包有魚，夬之五所以爲萑陸，夬，夬也；故力未足以閑邪者，莫如遠邪。易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聖人之德業而言，非謂天之有先後也。天純一而無間，不因物之已生未生而有殊，何先後之有哉？先天後天之說，始于元家，以天地生物之氣爲先天，以水火山土穀之滋所生之氣爲後天，故有「後天氣接先天氣」之說。此區區養生之瑣論爾，其說亦時竊易之卦象附會之。而邵子于易亦循之，而有先後天之辨。雖與魏徐呂張諸黃冠之旨氣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爲先天，事物之流行爲後天，則抑暗用其說矣。夫伏羲畫卦，卽爲筮用，吉凶大業，皆由此書。文王亦循而用之爾，豈伏羲無所與於人謀，而文王略天道而不之體乎？邵子之學，詳于言自然之運數，而略人事之調變，其末流之弊，遂爲術士射覆之資。要其源，則「先天」二字啓之也。胡文定曰：「伏羲氏，後天者也。」一語可以破千秋之妄矣。

河圖出，聖人則之以畫八卦；則者，則其象也。上下，乾坤也；一五七，乾也；六十二，坤也。乾盡乎極南而不
至乎極北，坤生乎極北而不底乎極南；乾皆上而坤皆下也。故曰：『天地定位。』上下，奠也；左右，坎離
也；八三十，坎也；位平右不至乎左，九四五，離也；位乎左不至乎右，中五與十五相函焉，以止而不相踰。
故曰：『水火不相射。』一三二，兌也；二四一，艮也；一二互用，參三四而成艮兌。故曰：『山澤通氣。』兌
生乎二，故位南東；艮成乎二，故位南西。艮兌在中少者，處內也；而數極乎少，少則少也。九六八，震也；八
七九，巽也。八九互用，參六七而震巽成。震自西而北而東，巽自東而南而西；有相迫逐之象焉。故曰：『
雷風相薄。』震成乎八，故位東北；巽成乎九，故位西南。震巽在外，長者處外也，而數極乎多，多則長也。
朱子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震艮。』亦此謂與？

河圖明列八卦之象，而無當于洪範。雜書，順布九疇之敍，而無肖于易。劉牧託陳搏之說而倒易之，其
妄明甚。牧以書爲圖者，其意以爲河圖先天之理，雜書後天之事，必元家所云東三南二，還成五，北一
西方四共之。正用雜書之象，而以後天爲嫌；因易之爲河圖，以自旌其先天爾。狂愚不可謬哉！

歷家之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爲天所運，人見其左身。夫日左行一周日，日右行一度月，日右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五星之行，金水最速，歲一小周，火次之，二歲而一周，木次之，十二歲而一周——

故謂之歲星——十一最遲，二十八歲而始一周。而儒家之說非之。謂歷家之以右轉起算，從其簡而逆數之耳。日陽，月陰，陰之行不宜踰陽，日月五行皆左旋也。夫日一周而過一度，天行健也。且日行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日行三百五十二度十九分度之十六七十五秒，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說始于張子，而朱子躋之。夫七隲之行，或隨天左行，見其不及；或迎天右轉，見其所差。從下而窺之，未可辨也。張子據理而論，伸日以抑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卽爲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理一而用不齊，陽剛宜速，陰柔宜緩，亦理之一端耳。而謂凡理之必然，以齊其不齊之用，又奚可哉？且以理而求日月，則亦當以理而求五星，日月隨天而左，則五星亦左矣。今以右轉言之，則莫疾于金水，而莫遲于土；若以左旋言之，則是鎮星日行一周，而又過于周天者二十八分度之二十七矣。謂天行健而過，土亦行健而過乎？是七隲之行，土最疾，木次之，火次之，金水日又次之；其劣于行，者唯月而已。金水與日並驅，而火木土皆踰于日；此于日行最速，太陽健行之說，又何以解邪？日，夫也；月，妻也；妻讓夫得矣。日月，父母也；五星，子也；子疾行而先父，又豈理哉？陰之成形，凝重而不敏于行，者莫土若也；土最敏而月最鈍，抑又何所取乎？故以理言，天未有不窮者也。姑無已而以理言，日，火之精；月，水之精也。三峽之流，晨夕千里；燎原之火，彌日而不躡乎一舍。五行之序，

水微而火著，土尤著者也。微者輕疾，著者重遲；土愈著而愈鈍矣。抑水有質，火無質，日月非有情于行，固不自行，大氣運之也。有質者易運，無質者難運；難易之分，疾徐因之。陽火喜行而陰水怒決，陰之不必遲鈍于陽明矣。然此姑就理言之，以折陰疾陰遲之論耳。若夫天之不可以理求，而在天者即爲理，故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爲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况木以十二歲一周，歲歷一次，故謂之歲星，使其左旋，則亦一日一周，天無所取義千歲矣。以心取理，執理論天，不如師成憲之爲得也。

謂日行當敏，月行當鈍，東西之度旣爾，南北之道何獨不然？乃日之發斂也，黃道一歲而一終，自冬至至于夏至，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始歷四十七度八千六十分；若月之發斂也，二十七日二千一百二十二分二十四秒，南出乎黃道之南，北出乎黃道之北者，五度十七分有奇，蓋不及乎一歲者。十一日四千五百三十二分有奇而已。十三經天矣。其自最北以至最南，纔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而已；過乎太陽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所歷之道則是太陰，南北行之疾于日者十三倍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南北發斂，月疾于日，旣無可疑，而獨于東西之行，必屈爲說以伸日而抑月，抑爲不知通矣。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最居上。蓋凡術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

憑虛則遲；氣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月之二十七日三十一刻而一周，土星之二十九年一百五日有奇而一周，實有其理。而爲右轉亡疑已。西洋歷家既能測知七曜遠近之實，而又竊張子左旋之說以相雜立論。蓋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則皆剽襲中國之緒餘，而無通理之可守也。

古之建侯者，有定土疆而無定爵。宋公也，秦伯也，而微仲、秦仲以字稱，是二君之爵視大夫耳。齊侯也，而丁公稱公。當周制初定之時，應無替諡，則嘗進爵而公矣。春秋進退諸侯，用周道爾，非若綱目莽大夫之爲創筆也。

其君從苟簡而用夷禮，其國之俗未改，則狄其君，不狄其國。故滕杞稱子，而國不以號。舉其政教風俗化于夷，而君不降禮，則狄其國，不狄其君。故秦不貶其伯，而以號舉吳楚，越兩用之，盡乎夷之辭，以其禮壞而俗惡也。

未濟，男之終也；歸妹，女之窮也。緣此二卦中四用爻，皆失其位而未濟；初陰而上陽歸妹，初陽而上陰上者終窮之位也。離乎初，則不能生；至乎上，則無所往矣。周易以未濟終。京房所傳卦變以歸妹終，蓋取諸此，乃以循環之理言之。陽終而復之以陽化之，所以不息陰窮而復之以陽，則陰之絕已曠矣。故

未濟可以再起乾，而歸妹不能。此周易之所以非京房之得與也。

京房八宮六十四卦，整齊對待，一倍分明。邵子所傳先天方圖，蔡九峯九九數圖，皆然。要之，天地間無有如此整齊者；唯人爲所作，則有然耳。圓而可規，方而可矩，皆人爲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易曰：『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可典可要，則形窮于視，聲窮于聽，卽不能體物而不遺矣。唯聖人而後能窮神以知化。

唯易兼十數而參差用之：太極一也；奇偶二也；三畫而小成，三也；揲以四，四也；大衍之數五十，五也；六位，六也；其用四十有九，七也；八卦，八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九也。十雖不用，而一卽十也，不倚于一數而無不用，斯以範圍天地而不過。大元用三，皇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洪範皇極用九，固不可謂三四五九非天地之數；然用其一，勝其餘，致之也固而太過，廢之也曠而不及，宜其乍合而多爽也。

皇極經世之旨，盡于朱子「破作兩片」之請，謂天下無不相對待者耳。乃陰陽之與剛柔，太之與少，豈相對待者乎？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有是氣則成是質，有是質則具是氣，其可析乎？析之則質爲死形而氣爲游氣矣。少，卽太之稱也；太，卽少之老也。將一人之生老少稱爲二人乎？自稱至老，漸移而無分畫之涯際，將以何一日焉爲少之終而老之始乎？故兩片四片之說，猜量比擬，非自然之理也。

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數，去氣盈朔虛不入數中，亦言其大槩耳。當者，髮髯之辭也。猶云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非必物之數恰如此而無餘欠也。既然則數非一定，固不可奉爲一定之母以相乘相積矣。經世數十二之又三十之，但據一年之月一月之日以爲之母，月之有閏，日之有氣盈朔虛，俱割棄之，其母不真，則其積之所差必甚。自四千三百二十以權于坤數之至蹟，其所差者以十萬計；是市儈家收七去三之術也，而以限天地積微成章之化，其足憑乎？

京房卦氣之說立而後之，言理數者一因之。邵子先天圓圖、蔡九峯九九圓圖，皆此術耳。揚雄太元，亦但如之，以卦氣治歷，且粗疏而不審，况欲推之物理乎？參同契亦用卦氣而精于其術者，且有活子時活冬至之說，明乎以歷配合之不親也。何諸先生之墨守之也？邵子據「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說，以爲卦序乃自其圓圖觀之，自復起午中，至坤爲子半，皆左旋順行，未嘗有所謂逆也。九峯分八十一爲八節，每節得十，而冬至獨得十一，亦與太元贅立踦贏二贊，均皆無可奈何而姑爲安頓也。

宋熙甯中有鄭夫者，著書談易變。曰：坤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乾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同時有秦玠者，附會

豔稱之，謂其洩天地之藏，爲鬼神所譴。成宏中桑通判悅，矜傳以爲神祕，皆所謂一偶窺天者耳。其云二四八十六三十二者，謂其所成之卦也。一陽卦，卽復也；一陰卦，卽姤也。得者，謂其旣得也；二陽卦，復師也；二陰卦，姤同人也。四陽卦，後師臨升也；四陰卦，姤同人遯無妄也。以次上變，上下推移，則三十二卦各成而備乎六十四矣。其說亦卦氣之流耳，何所盡干天地之辨，而珍與悅乃爲之大言不慚，至是邪？三十二卦陰，三十二卦陽，又卽邵子一破兩片之旨，乃珍又云：「西都邵雍所不能知。」不亦誣乎？夫又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則邵子亦嘗言之矣。父母而有二，是二本矣，以復姤爲小父母者，自其交搆而言之，元家最下之說也。且以一陽施於陰中，謂之父，似矣；一陰八陽中，謂之母，其中施受翕闢多寡之義，豈不悖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施地生，父母之道皆平復見之。」一陽父也，五陰母也。姤者殺之始，何足以爲萬物之母哉？故姤之象曰：「勿用取女，初六曰羸豕孚蹢躅。」其不足以當母儀，明矣。

水生本，一生三也；則老子一生二之說，不行矣。木生火，三生二也；則老子二生三之說，不行矣。金生水，四生一也；則邵子四生一八之說，不行矣。天地之紀，迭相損益，以上下其生律呂肖之，而微有變通。要非自聚而散，以之于多而不可卷；自散而聚，以之于少而不可舒也。

五行生克之說，但言其氣之變通，性之互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敵也。克能也，制也，效能于彼制而成之。術家以克者爲官，所克者爲妻，尙不失此旨。醫家泥于其說，遂將謂脾疆則妨腎，腎疆則妨心，心疆則妨肺，肺疆則妨肝，肝疆則妨脾。豈人之府藏，日構怨于胸中，得勢以驕，而卽相凌奪乎？懸坐以必爭之勢，而瀉彼以補此，其不爲元氣之賊也幾何哉！

證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則水漬木焚，不當壞木矣。證木克土，以草樹之根蝕土，則凡孽息其中者，皆傷彼者乎？土致養于草樹，猶乳子也；子乳于母，豈刑母耶？證土克水，以土之壅水則不流，是緣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泊亂土壅水，水必決土，劣于水明矣。證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燠水矣，非水之定勝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湯，彼此相函而固不相害也。證火克金，以冶中之銷鑠，曾不知火煬金流，流已而固無損，固不似土蘊水漬之能蝕金也。凡爲彼說，皆成戲論，非窮物理者之所當信。故曰克能也，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之化其消其息，不可以形迹之增損成毀，測之有息之而乃以消之者，有消之而乃以息之者，無有故常而藏用密。是故他無恩怨而天地不憂，奈何其以故取之情測之。水之爲體最微，而其爲利害最大，要其所爲利者，卽其所爲害也。愚嘗謂不貪水之利，則不受水之害；以黃河漕者進寇于庭，而資其刃以割雞也。吾鄉大司馬劉舜咨先生所着河議，言之娓娓矣。乃天子

都燕，則漕必資河；以要言之，燕固不可爲天子之都。無粟而懸命于遠漕，又因之以益河患，豈仁且知者之所擇處哉？

以都燕爲天子自守邊，尤其恃者。獨不開孤注之說乎？西周掘西陝，而北狄日逼；東遷以後，委之秦而有餘。彌與之近，則覬覦之心彌劇，豔而伎也；豔伎動于寇心，而孤注之勢又成，不亦危乎？天子所恃以威四夷者，太上以道，其次以略；未開恃一身兩臂之力也。徒然率六軍而望哺于萬里，以導河而爲堯徐憂，自非金源蒙古之習處苦寒，何爲戀此哉？

郊以事天，社以事地；禮有明文，古無伉地于天而郊之之禮。天之德德，地之德養；德以立性，養以適情。故人皆養于地而不敢伉之以同于天，貴德而賤養，崇性而替情也；人同性物如養也，故無可分之天而有可分之地。天主氣，渾淪一氣而無疆域；地主形，居其壤食其毛，其地之人，即其人之地矣。是以惟天子統天下而後祀天。若夫地，則天子社之。諸侯社之，大夫以主，庶人各有置社，無不可祀也，無不可祀而天子又奚郊邪？天子諸侯自立社，又爲民立社；自立社者，無異民之自社也。爲民立社，天子止社其畿內而不及侯國；諸侯社其國中而不及境外。分土之義也。性統萬物，而養各有方也；地主形，形有廣狹而祀因之。形有崇卑大小而秩因之。故五嶽四瀆，秩隆于社；今乃剝立皇地祇至尊之秩，而嶽瀆

從祀則不知所謂地祇者何也。豈襲九州而統此一祇乎。山澤異形，燥濕異形，墳塋異形，墟貉異形，草穀異產，人物異質，則其神亦異矣。而強括之以一是，爲皇地之名者，誣亦甚矣。周禮夏至合樂方澤之說，肄習祖稷山川祀事之樂耳，非謂祀也。後世不察于性情德養之差，形氣分合之理，陰陽崇卑之別，伉北郊以擬天下伐上，臣干君亂自此而生，乃紛紛議分議合，不愈愼也乎！

繼父之服，不知其義所自出。繼父者，從乎母而親者爾。從母而親者，莫親于外祖父母，其服之也小功而已；而同居繼父之服期，何獨私于母之後夫哉？卽其爲營寢廟修祭祀，亦朋友通財之等；營寢廟修祭祀，其財力爲之也。古者母之服期，母之後夫亦期馬；從服者視所從而無殺，殆以伉諸尊父而尊繼母之禮與？則亦禽狄之道矣！孰立繼父之名，因制繼母之服，父其可繼乎哉？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視從兄弟而小功，亦野人之道也；母之後夫，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以朋友皆在他邦之服服之，袒免焉可矣。

從服，因所從者爲之服，不以己之暱而服之，則亦不以己之嫌而已之兄弟一體之親，從乎兄弟而爲兄弟之妻服，庸不可乎？若以嫂叔不通問爲疑，乃嫌疑之際；君臣男女，一也。未仕者從父而爲父之君服，不以不爲臣不見之義爲疑而已之。蓋所從者，義之重者也；嫌疑，義之輕者也。其生也不爲臣不見，

嫂叔不通問候，君臣男女之別；其沒也從乎父，與兄弟而服之以篤，尊親之誼，亦並行而不悖矣。男子從乎兄弟而服兄弟之妻，婦人從乎夫而服夫之兄弟，今禮有善于古者，此類是已。

明堂之說，制度紛紜，大抵出于漢新垣平公玉帶之徒，神其說而附益之爾。戴記明堂位不言十二室五室之制，而有應門之文，則亦天子之廟堂耳。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孝經稱：「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謂配上帝者，謂以天子之禮祀之，成其配天之業也。後世增大饗而以人道事天，又分天與帝爲二，傳以讖緯之誣說，荒怪甚矣！

月令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名，隨月居之以聽政；瑣屑煩冗，擬天而失其倫。不知呂不韋傳于何一曲儒，以啓後世紛紜之喙，乃欲創一曲房斜戶之屋，幾令匠石無所施其結構。宋諸先生，議復古多矣，而不及明堂，誠以其不典而徒煩也。

月令位土于季夏，惟不達于相克者相成之義；疑火金之不相見而介紹之以土，且以四時無置土之位，弗獲已而以季夏當之爾。其云律中黃鐘之宮，既不可使有十三律，則雖立宮之名，猶是黃鐘也。將令林鐘不能全應一月，于義尤爲鹵莽。其說既不足以立，歷家又從而易之，割每季之十八日以爲土王，尤虛立疆畛而無實。五行之運，不息于兩間，豈有分時乘權之理？必欲以其溫涼晴雨之大較而言

之，則素問六氣之序，以六十日當一氣，爲風寒燥溫陽火陰火之則，攷之氣血實有可徵，賢于每行七十二日之說遠矣。且天地之化，以不齊而妙，亦以不齊而均，時自四也，行自五也，惡用截鶴補鼻，以必出于一轍哉？易稱元亨利貞，配木火金土，而水不與，則四序之應，雖遺一土，亦何嫌乎？天地非一印板，萬化從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

水之制火，不如土之不爭而速。素問「二火」之說，以言化理尤密。龍雷之火，附水而生，得水益烈，遇土則蔑不伏也；土與金，雖相抱以居，而塊然其不相孳乳，燥濕之別久矣。素問以濕言土，以燥言金，皆其實也。金既燥，與水杳不相親，奚水之生乎？兩間之金幾何，而水無窮，水豈待金而生邪？五行同受命于大化，河圖五位渾成，顯出一大冷氣象，現成五位具足，不相資，抑不相害，故談五行者，必欲以四時之序序之，與其言生也，不如其言傳也；與其言克也，不如其言配也。

月令及漢歷，先驚蟄而後雨水，漢以後歷，先雨水而後驚蟄。蓋古人察有恆之動子，其微著，可見之動于其常也；正月蟄蟲振于地中，察微者知之，待着而後喻者，不知也。正月或雨雪或雨水，雖或雨水而非其常，二月則以雨水爲常。驚蟄者，不待其變之定而紀之，不驗者多矣。謹蟄蟲之生，當于其微而後生理得蘇，效天時之和潤，以起田功。當待其常，而後人牛不困。後人之不古，若而精意泯矣！

天無度，人以太陽一日所行之舍爲之度；大無次，人以月建之域爲之次。非天所有名，因人立名，非天造，必從其實，十有二次，因乎十有二建而得名。日運刻移，東西循環，固無一定之方也。大寒爲建丑之中氣，故以夏至十有二月爲星紀之月，而丑因從爲星紀之次；斗柄所指，在地之北東隅，丑方也。丑所以爲星紀者，一日之辰，隨天左移，所加之方而爲十二時，正方也。東正卯，西正酉，上正午，下正子，八方隨之以轉，則因卯酉而立之名也。故卯酉爲有定之才，而爲十二次之紀。建丑之月，古曆日在子，其時日方正午，加于子宿，未加亥，申加戊，酉正卯正，在天卯酉之位，與在日卯酉之時相值而中。方卯而卯，中方酉而酉中，故曰星紀。此古曆冬至日在斗，大寒日在虛之所推也。自歲差之法明，堯時冬至日在虛，周漢以後，冬至日在斗，而今日在箕，三度矣。治曆者，不爲之通變之術，仍循漢康之法，以危十二度起，至女二度爲元枵之次，其辰子；女二度起，至斗二度爲星紀之次，其辰丑；斗二度起，至尾三度爲析木之次，其辰寅。則是大寒之氣，日在牛三度而加丑在天之丑，值日之午酉，加戌卯加辰，不得謂之爲星紀矣。方是月也，斗柄指丑，而人之以十二次分之者，乃在子，不亦忒乎？用今之曆，紀今之星，揆今之日，因今之時，定今之次，自當卽今。冬至日在箕三度，至牽牛四度爲丑，牽牛三度至危六度爲子，危七度至東壁三度爲亥，歲差則從之而差，所不可差者，斗柄所建之方而已。循是而推之，則冬至日仍在

丑；雨水日仍在亥建丑之月，卯仍卯中，酉仍酉中，名從實起，次隨建轉，卽今以順古，非變古而立，今其尚允乎？

古之爲歷者，皆以月平分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爲一朔，恆一大一小相間，而月行有遲疾，未之審焉。故日月之食，恆不當乎朔望。穀梁子未朔旣朔正朔之說，由此而立，而漢儒遂雜以災祥之說，用相燭亂。至祖冲之，諗知其疏，乃以平分大略之朔爲經朔，而隨月之遲疾出入于經朔之內外，爲定朔，非徒爲密以示審也，以非此則不足以審日月交食之貞也。西洋夷乃欲以法求日而制二十四氣之長短，則徒爲繁密而無益矣！其說大略以日行距地遠近不等，遲疾亦異，自春分至秋分，其行益，自秋分至春分，其行縮，而節以漏準，故冬一節不及十五日者，十五刻有奇，夏一節過于十五日者，七十二刻有奇。乃以之測日月之食，則疏于郭守敬之法，而恆差。若以紀節之氣主與否，則春夏秋冬溫暑涼寒，萬物之生長收藏，皆以日之晨昏爲主，不在漏刻之長短也。故曰：日者，天之心也。則自今日日出，以至明日日出，爲一日，闔闢明晦之幾，定于斯焉。若一晝一夜之內，或長一刻，或短一刻，銖銖而較之，將以何爲乎？日之有晝夜，猶人之有生，死世之有鼎革也。紀世者，以一君爲一世，一姓爲一代，足矣。倘令割周之長，補秦之短，欲使均齊而無盈縮之差，豈不徒爭紊亂乎？西夷以巧密誇長，大率類此，蓋亦三

年而爲棘端之猴也！

霧之所主，土氣主之；雷電之所至，金氣主之；雲雨之所至，木氣主之；七曜之所至，水水之氣至之。經星以上，蒼蒼而無窮極者，五行之氣所不至也。因此知凡氣皆地氣也，出平地上，則謂之天氣；一升一降，皆天地之間以綱縕者耳。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從地氣之升而若見天氣之降，實非此晶晶蒼蒼之中有氣下施以交于地也。經星以上之天，既無所施降于下，則附地之天，亦無自體之氣，以與五行之氣互相含吐而推盪明矣。天主量，地主實，天主理，地主氣，天主澄，地主和，故張子以清虛一大言天，亦明平其非氣也。

不于地氣之外，別有天氣，則元家所云先天氣者無實矣。既生以後，元之所謂後天也。則固凡爲其氣者，皆木火金木土穀之氣矣。未生以前，胞胎之氣，其先天者乎？然亦父母所資六府之氣也。在己與其存父母者，則何擇焉？無已，將以六府之氣在吾形以內醞釀而成，爲後天之氣，五行之氣，自行于天地之間，以生化萬物；未經夫人身之醞釀者爲先天乎？然以實推之，彼五行之氣，自行而生化者，水成寒，火成靈，木成風，金成燥，土成濕的，不可使絲毫漏入于人之形中者也。魚在水中，水入腹則死；人在氣中，氣入腹則病。入腹之空，且爲人害，况榮衛魂魄之實者乎？故以知所云先天氣者，無實也。棲心淡泊，

神不妄動，則醞釀清微而其行不迫，以此養生，庶乎可矣！不審而謂此氣之自天而來，在五行之先，亦誕也已。

邵子之言先天，亦倚氣以言天耳。氣有質者也；有質則有未，有質者，淮南子云：「有夫未始。」有無者，所謂先天者此也；乃天固不可以質求，而並未有氣，則強欲先之，將誰先乎？張子云：清虛一大，立誠之辭也；無有先于清虛一大者也。元家謂順之則生，人生物者，謂繇魄聚氣，繇氣立魂，繇魂立神，繇神動意，意動而陰陽之感通，則人物以生矣。逆之則成佛成仙者，謂以意馭神，以神充魂，以魂襲氣，以氣環魄，爲主于身中而神常不死也。嗚呼！彼之所爲祕而不宣者，吾數言盡之矣！乃其說則告子已爲之嚆矢。告子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亦心使氣，氣不生心之說。夫旣不待我而孟子折之詳矣。天地之化，以其氣生我，我之生以魄凝氣，而生其魂神，意始發焉。若幸天地之生我而有意，乃竊之以背天而自用，雖善盜天地以自養生有涯，而惡亦大矣！故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釋氏之所謂六識者，虛也；七識者，志也；八識者，量也。前五識者，小體之官也。嗚呼！小體，人禽共者也；慮者，猶禽之所得分者也。人之所以異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則人何以異于禽哉？而

釋之以名曰「染識」。率獸食人，罪奚辭乎？

釋道生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此亦何足爲名理而矜言之也？天下莫大之聲，無逾于雷霆，乃豈非敲空作響乎？木之有聲者，其中空也；卽不空者，擊空向木，木止空不行，反觸而鳴也。舉木按木，雖竭貫獲之力，聲亦不生，則擊木固無聲矣。釋氏之論，大抵如此；愚者初未置心于其際，乍聞而驚之爾。如楞嚴所稱「耳聞梅而涎從口出」之類，亦復成何義旨？有血性者，當不屑言亦不屑辨也。

三代之政，簡于賦而詳于役；非重用其財而輕用其力也。賦專制于君者也。制一定，雖墨吏附會科文以取之，不能十溢其三四也；役則先事集而後事息，隨時損益，固難畫一。聽吏之上下而不能悉聽于君上。不爲之不可溢之數，盡取君與吏可必需于民者而備征之，則吏可以遽不請命而唯意爲調發；雖重法以繩吏，而彼固有辭。是故先王不避繁重之名，使民逐事以效功；則一國之常變，鉅細皆有期會之必赴，而抑早取其追攝。不逮冗促不相待之數寬爲額，而豫其期吏得裕于所事而弗能藉口于煩速；其它具供給之日，不移此以就彼，吏抑無從那移而施其巧。且役與賦，必判然分而爲二，徵財雖徑，徵力雖迂，而必不斂其值以偃于公。民卽勞而事有緒，吏不能以意欲增損之，而勞亦有節矣。知此則剝爲「一條鞭」之法者，襲役而賦之，其法苟簡而病民于無窮，非知治體者之所尙矣。「一條鞭」立而民不知役吏，乃以謂民之未有役而可役；數十年以後，賦徒增而役更起，是欲徑省其一投而

兩役之矣！王介甫廢役之法，倡之。朱英之「一條鞭」成之。暴君者，又爲裁減公費，驛遞工食之法，以奪之吏而償之民。奪之吏者，一而償之民者，百是。又不如增賦之虐民有數也。

置郵之說，始見於孟子，而傳聞于孔子。周禮無述焉，意亦衰。周五伯之亂政，非三代之制也。春秋傳魯莊公傳乘而歸，楚子乘駟會師于臨留，皆軍中所置以待急迫，猶今之塘撥耳。孔子所謂傳命者，亦謂軍中之命令也。三代之制，大夫以上皆自畜馬，有所使命，自駕而行，而不需于公家。士及庶人，在官者之銜命，則公家予以駕，而不取治于賦役。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國馬蕃于公廡，無所資于民矣。吉行日五十里，馬力不疲，適遠而不須更易，駕以往者，卽駕以返，無用駟也。諸侯之交，適遠者少；天子之使，或達于千里之外，則有軒輳之車，輿輕馬良，亦卽所乘以遠屆而已。古之政令，立法有章，號令統一，事豫而期有恆，故日行五十里而不失期會。後世有天下者，起于行陳，遂以軍中驛傳之法，取快一時者，爲承平之經制；先事之不豫，徵求期會之無恆，馬力不足給，其意欲而立法以求急疾。至于魚蟹瓜果口腹之需，一惟其速而取辦于驛傳；天下增此一役，而民困益甚矣！誠假郡縣以畜牧之資，使自畜馬以供公役，自近侍以至冗散，皆豐其祿餼，儻從各得多其報畜。一切奏報徵召，皆自乘以行，而特給以芻秣。雖乘輿之圍，亦取之國馬而足，則賦可減，役可捐，而中國亦資以富強。將不待釐餉龍茶以請

命于番禺上下交益之道也。開國之主，一爲剗制，捷于反掌。非如井田封建之不易復也。

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也。質日代而形如一，無恆器而有恆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之卽古水；鐙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卽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則疑今茲之日月爲遠古之日月，今茲之肌肉爲初生之肌肉，惡足以語日新之化哉？陽而聚明者，恆如斯以爲日；陰而聚魄者，恆如斯以爲日。月新而不爽其故，斯以爲无妄也。與必用其故物而後有恆，則當其變而必昧其初矣。

月食之故，謂爲地影所遮，則當全晦而現青晶之魄矣。今月食所現之魄，赤而濁，異乎初生明時之魄，未全晦也；抑或謂太陽闢虛所射，近之矣。乃日之本無闢虛于始出，及落時諗之自見，日通體皆明，而入于正午見之。若中闢虛而光從旁發者，目眩故爾。日猶火也，豈有中邊之異哉？蓋月之受輝于日，猶中宵之鏡受明于鐙也；今以鐙臨鏡，而人從側視之，鐙與鏡不正相值，則鏡光以發，鐙正臨鏡，則兩明相衝，鏡面之色微赤而濁。猶月食之色也。介立其中者，不能取招于鏡矣。日在下，月在上，相值相臨，日光逼衝乎月魄，人居其中，不見返映之輝，而但見紅昏之色，又何疑哉？

歷法有日月之發斂，而無步五星發斂之術。蓋土星二十九年有奇而始一周行，週則發斂亦微，未易測也。乃五星固各有其發斂，則去黃道之近遠，與出入乎黃道，亦各自有其差。太白于五星光芒最盛，去黃道近，則日出而隱；其或經天晝見者，去黃道甚遠，則日不能奪之也。然則使置五星發斂之術，以與太陽互算，則太白經天，亦可推測之矣。其爲休咎，則亦與日月食之雖有恆度，而人當其下，則爲災也等，要皆爲有常之異也。

鹽政開中之法，其名甚美，綜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遠，非通計理財之大法也。商之不可爲農，猶農之不可爲商也。商其農，徒窳其農而貧之于商；農其商，徒困其商而要不可爲農。開中者，將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懷土重遷者，商且懸重利以購之，則貪者舍先疇以趨遠利，而中土之腴田蕪矣。不則，徒使商游惰之農，而出不能裨其入也。抑天下果有有餘之農爲可募邪？則胡不宜募之而必假于商乎？農出粟而使之輸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利用金而使之輸粟，則開中之弊法也。顛倒有無，而責非其有，貿遷于南，而田廬于北。人心拂而理勢逆，故行之未百年而葉淇得以撓之，商乃甯輸數倍三金以丐免遙耕之苦，必然之勢也。耕猶食也，莫之勸而自勤者也；強人以耕，殆猶夫強人以食與不噤而噤者幾何哉？宜開中之不能久也。

與其開中而假手于商以墾塞田也，亡甯釅民以實塞，民就徙則漸安其可懷之士矣，獨疑無從得民而募徙之爾。葉淇以前商所募者爲何許人，當時不留之以爲官佃，則淇之罪也；或者游惰而鹵莽者乎？乃今廣西桂平潯梧之間有獠人者，習于刀耕火種，勤苦耐勞，徒以府江左右皆不毛之土，無從得耕，故劫掠居民行旅以爲食。韓雍以來建開府，增戍卒，轉饑千里，大舉小入，數百年無甯日，斬殺徒勤而終不悛，若置之可耕之土，則賊皆農也。或慮其曠不受募，則可用雕剿之法，以兵遷其一二，得千許人，豐給其資糧牛具，安插塞下，擇良將吏拊循之，數年以還，俾既有飽煖之色，擇其渠魁，假之職名，還令自相呼致，行之十年之外，府江之獠可空，塞下之萊可熟矣。且其人數曠悍習戰，尤可收爲墩堡之備，卽因之簡兵節饟可也。漢遷甌人而八閩安，中國實用此道爾。他如黔蜀之苗犵，可遷者有矣；亳宿鄭夔之流民，可耕者有矣；汀邵之山民，轉耕藍麻於四方，可募者有矣。當國者以實心而任良吏，皆爲塞下之農也，奚必開中而後得粟哉？

內經之言，不無繁蕪而合理者不乏。靈樞經云：「肝藏血，血舍魂；脾藏榮榮，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是則五藏皆爲性情之舍，而靈明發焉，不獨心也；君子獨言心者，魂爲神使，意因神發，魄待神動，志受神攝，故神爲四者之津會也。然亦當知凡言心，則四者在其中，非但「心

之靈，而餘皆不靈。孟子言持志，功在精也；言在養氣，功加魄也。若告子則孤守此心之神爾！靈樞又云：「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亦足以徵有地氣而非有天氣矣。德無所不凝，氣無所不徹，故曰在我氣之所至。德卽至焉，豈獨五藏腎爲舍德之府而不僅心哉？四支百骸，膚肉筋骨，苟喻痛癢者也；地氣之所充，天德卽達，皆爲吾性中所顯之仁，可藏之用。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莊子謂：「風之積也厚，故能負大鵬之翼。」非也。濁則重，清則微；天地之間，大氣所蒸，漸上則漸清；漸下則漸濁。氣濁以重，則風力亦鶩；氣清以微，則風力亦緩。然則微霄之上，雖或有風，微颺而已，安所得積而厚哉？鶩鳩之飛不能高，翼小力弱，須有憑以舉，能乘重而不能乘輕也。鵬之高也，翼廣力大，不必重有所憑而亦能乘也。使大鳥必資厚氣以舉，如大舟之須積水，雖九萬里亦平地之升爾。則方起翼之初，如大舟之一試於淺水，而早不能運，何從拔地振起以得上升哉？莊生以益智測物而不窮物理，故宜其云然。

東蒼天，西白天，南赤天，北元天；於晴夕月未出時觀之，則然。蓋霽色爾。霽色者，因日月星光之遠近，地氣清濁而異，非天之有殊色也。自霽以上，地氣之所不至，三光之所不行，乃天之本色，一無色也；無色無質，無象無數，是以謂之清也。虛也，一也，大也，爲理之所自出而已矣。周正建子，而以子丑寅之月爲

春，卯辰巳之月爲夏，午未申之月爲秋，酉戌亥之月爲冬。肇春於南至而訖冬於大雪，非僅以天爲統之說也。子丑寅之月，寒色略同；卯辰巳之月，溫色略同；午未申之月，暑色略同；酉戌亥之月，涼色略同。因其同者而爲之一時氣之驗也。自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日自極南而至乎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而至乎極北，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自極北而返乎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以至乎極南，赤道中分，南北大返，四至而分四時，天之象也。一陽生於地中，水泉動，故曰：春者，蠢也。雷發聲，見桃李榮，故曰：夏者，大也。一陰生，反舌無聲，故曰：春者，揪也。水始涸，蟄蟲坏戶，故曰：冬者，終也。化之徵也。然則周所謂四時者，不可謂無其理矣。既有其理，而泰誓春大會于孟津，又明著其文。則知以建子之月爲春，王正月，自魯史之舊，而非夫子以夏時冠周文之實之，文胡文定之說，誠有所未審，而朱子駁之宜矣。蓋天之說，亦就二十八宿所維繫之天而言也。北極出地四十度，南極入地四十度，赤道之南去地七十一度有奇耳；其北去地一百一十一度有奇也，則有如斜倚於南矣。其法當以赤道之中，當蓋之部尊；南北二極，當蓋之垂溜；既倚於南而復西轉，類蓋之反動；其說不過如此，非謂盡天之體而北高南下也。推其說，則北極之北，經星之所不至，當不得謂之天。故曰：「天不滿西北。」然則極北之蒼蒼者，果何名邪？此其說之窒者也。抑卽以經星之天論之，使以赤道爲部尊，南北二極爲垂溜。

則赤道之中，當恆見而不隱，北極出地上，當以日推移而不恆見。而今反是，則倚蓋之譬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此渾天之說所以爲勝。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三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經星以上，人無可得而見焉；北極以北，人無可得而紀焉。無象可指，無動可徵，而近之謂天者，於其上加以應動天之名，爲蛇足而已矣！

渾天家言天地如雞卵，地處天中，猶卵黃雖重濁，白雖輕清，而白能涵黃，使不墜於一隅爾。非謂地之果肖卵黃而圓如彈丸也。利瑪竇至中國而聞其說，執滯而不得其語外之意，遂謂地形之果如彈丸，因其小慧附會之，而爲地球之象。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見地，則言出而無與爲辨，乃就瑪竇之言質之。其云地周圍蓋於九萬里，則非有窮大而不可測者矣。今使有至圓之山於此，繞行其六七分之一，則亦可以見其迤邐而圓矣；而自沙漠以至於交趾，自遼左以至於蔥嶺，蓋不但九萬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窪或凸，其圓也安在？而每當久旱日入之後，則有赤光間青氣數股自西而迄乎天中，蓋西極之地，山之或高或下，地之或侈出或缺入者爲之。則地之歛斜不齊，高下廣衍，無一定之形審矣。而瑪竇如目擊而掌玩之，規兩儀爲一丸，何其陋也！

利瑪竇地形周圍九萬里之說，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則見極高一度爲準；其所據者，人之目力耳。目

力不可以爲一定之徵，遠近異則高下異等，當其不見，則毫釐迥絕，及其既見，則倏爾尋丈，未可以分數量也。抑且北極之出地，從平視而望之也；平視則迎目速而度分如伸，及其漸升，至與人之眉目相值，則移目促而度分若縮。今觀太陽初出之影，晷刻數丈，至於將中，則徘徊若留，非其行之遲速道之遠近，所望異也。抑望遠山者，見其聳拔蔽霄，及其近，則失其高不若卑，失其且近而曠然遠矣。蓋所望之規有大小，而所見以殊，何得以所見之一度爲一度，地下之二百五十里爲天上之一度邪？况此二百五十里之塗，高下不一，升降殊觀，而謂可準乎？且使果如瑪竇之說，地體圓如彈丸，則人處至圓之上，無所往而不踞其絕頂。其所遠望之天體可見之分，必得其三分之二，則所差之廣狹，莫可依據，而奈何分一半以爲見分，因之以起數哉？彈丸之說，旣必不然，則當北極出地之際，或侈出，或缺入，俱不可知。故但以平線準之，亦弗獲已之術也。而得據爲一定邪？且人之行，不能一依鳥道，則求一確然之二百五十里者而不可得，奚况九萬里之遙哉？蘇子瞻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元澤有云：「銖銖而累之，至兩必差。」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爲九萬里，使中國有人焉，如子瞻元澤者，曾不當其一笑。而百年以來，無有能窺其狂駭者，可歎也！

歲之有次，因歲星所次而紀也；月之有建，因斗柄所建而紀也；時之有辰，因太陽所加之辰而紀也。是故十幹十二枝之配合生焉。若日之以甲子紀，不知其何所因也。既觀象於天，而無所因以紀，則必推原於所自始而因之矣。倘無所紀，又無所因，將古今來之以六十甲子紀日者，皆人爲之名數而非其固然乎？非其固然，則隨指一日以爲甲子，奚不可哉？日之有甲子，因歷元而推者也。上古歷元天正，冬至之日以甲子始，故可因仍鱗次，至於今而不爽。乃以驗之於天，若以甲庚執破候晴雨之類，往往合符。是以知古人之置歷，元非強用推測爲理，以求天之合也。郭守敬廢歷元，趨簡而已；歷元可廢，則甲子將誰從始哉？古法有似徒設無益而終不廢者，天之用一不端，人之知天不一道，非可徑省爲簡易。惟來未曙於此，則將有如方密之開學，欲盡氣盈朔虛一以中氣分十二節而罷朔閏者，天人之精意混矣！

年與日之以甲子紀，皆以歷元次第推而得之；月之因乎斗柄，時之因乎太陽，但取徵於十二次，則亦但可以十二枝紀之而已。若同一建寅之月，孰爲丙寅，孰爲戊寅，同一加子之時，孰爲甲子，孰爲丙子，既無象數之可徵，特依倚歷元初始月時始於甲幹而推爾。乃以歷元言之，則冬至月建甲子，已爲歲首，而今用夏正甲子之藏，始於丙寅。抑申子之建自冬至始，而大雪以後，卽建甲子，義亦相違。故古人

於月，但言建某枝之月；於時，但言時加某枝，而不繫以天干，立義精慎。後世瑣瑣壬遁星命之流，輒爲增加以飾其邪說，非治歷之大經也。

謂黃帝吹律以審音。吹者，吹其律之笙簫管籥也；而蔡西山堅持吹之一字，以譏王朴用尺之非，過矣。朴用尺而廢律，固爲不可。尺者，律之一用耳；可以度量長短大小，而不可以測中之所容與其輕重。且律兼度量衡而爲之準，是律爲母而尺其子也；用一子以廢羣子之母，其失固然矣。然律者，要不可以吹者也；枵然洞達之筩，音從何發？即令成音，亦怒號之竅，于喁之聲而已。且吹之有清濁也，不盡因乎管，而因乎吹之者。洪纖舒疾之氣，今以一管易人而吹之，且以一人異用其氣而吹之，高下鴻殺，固不一矣。又將何據以定中聲乎？唯手心耳無固然之則，故雖聖人，必倚律以爲程；則管不待吹，絃不待彈，鼓不待伐，鐘不待考，而五音十二律已有畫一之旨。然則言吹律者，律已成，樂已審，而吹以驗之也，非藉吹之得聲而據之以爲樂也。用尺雖於法未全，自賢於任吹者之徒徇口耳矣。

黃道出入赤道內外之差，冬至自南而反北，初暹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夏至自北而一之南，亦初遲復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唯近赤道則疾，遠則漸遲。歷家測其實未明其故，蓋赤道當天之中，其體最高，則黃道所經亦高，漸移而南，北則漸降而下。在天成象者，清虛而利親上，故趨於高，則

其行利趨於下，則其行滯。猶在地成形者之利於下。是以二至之發斂三十秒，二分之發斂於三十八分九十五秒也。

謂日高故度分遠，是以日行一度，月下故度分近，是以日行十三度有奇，亦周旋曲護，陰當遲陽當疾之說爾。七曜之行，非有情則非有程而強爲之辭，謂月與五星一日之行，各如日一度之遠近，亦謬矣！且經星託體最高，其左旋何以如是之速邪？夫使日之一度，抵月之十三度有奇，則土星之一度，當抵月之三百五十一度有奇矣。果如其遠焉否也？抑必七政之疾徐，畫一而無參差，但以度分之遠近而異東西，既爾，南北亦宜然。月之九道，何以出乎黃道外者五度十七分有奇邪？天化推遷，隨動而成理數，陰陽遲疾，體用不測，畫一以爲之典，要人爲之妄也。以之論天筭當焉？

月中之影，或以爲地影，非也。凡形之因炤而成影，正出旁出，橫出，長短大小，必不相類。况大地之體，盡能上下四旁之如一哉？今觀其自東升，歷天中，以至于西墜，其影如一，自南至北，閱九道出入四十八度，其影如一，地移而影不改，則非地影明矣。乃其所以爾者，當繇月魄之體，非如日之充滿，均洽爾。受明者魄也，不受明者魄之缺也。意者，魄之在天，如雲氣之有斷續，疏漏，或濃或淡，或厚或薄，所疏漏者上通蒼蒼無極之天，明無所麗，因以不留乎？亦陽用有餘，陰用不足之象也。有餘則重而行遲，不足則

輕而行速，抑可通於日月遲疾之故矣。

月行之道，所以斜出入於黃道者，日行黃道之差，每日大輿以二十六分強爲率，三日半而始得一度。若月則一日而差三度半弱，故日雖漸迤南北，而其道恆直；月則每日所差既遠，其道恆斜也。日其經而月其緯乎？

「孫可以爲王父尸。」可以者，通辭也；不必定其孫而爲之也。假令周當平桓以降，祭文武二世室，安從得孫而爲之尸乎？天子七廟，雖無孫，而在五世祖免之內，親未盡則形氣相屬不遠，皆可爲尸。文武后稷爾已遠，而德厚者流光，凡其子孫，與同昭穆者，皆可尸也。然則祭禰廟者而未有孫，或取諸五世以內爲諸孫之列者，與若又無之，則取之所祭者再從以外之兄弟，期於無亂昭穆而已。

自漢以來，祭不立尸，疑其已簡；古人陰厭場厭，於彼於此，亦不敢信祖考之神，必棲於尸，弗獲已而有所施敬者爲安，要亦孝子極致之情爾。禮有不必執古以非今者，此其一邪？且祖考之尸用諸孫，祖妣之尸將用諸孫之婦邪？則形氣固不相屬矣。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明乎必取諸孫女之歿也。一堂之上，合族以修大事於祖考，乃使女子與昆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於夫婦，人道之別，不亦索乎？必無已，而不必其形氣之相屬，使爲祖尸者之婦爲祖妣尸，乃同牢之禮，僅用於始昏，亦同於

室而不同於堂。自此以外，必厚其別，乃於禮樂之地兄弟具來，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嫌甚矣！更無已，而比配無尸，卽以祖之尸攝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又已不倫。念及此，則不立尸爲猶愈也。司馬稭朱定所作家禮，論復古備矣，而不及尸，亦求之情理而不得其安也。

素問之言天曰運，言地曰氣。運者，動之紀也；理也，則亦天主理地主氣之驗也。故諸家之說，唯素問爲見天地之化，而不滯五運之序。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以理序也。天以其紀善，五行之生，則五行所以成材者天之紀也；土成而後金孕其中，土金堅立，水不漫散而後流焉。水土相得，金氣堅之，而後木以昌植；木效其才而火麗之以明。故古有無火之世，兩間有無木之山，積無無金之川，澤而土水不窮，自然而成者長，有待而成者稚。五行之產，雖終始無端，而以理言之，則其序如此。故知五運者，以紀理也。地主氣，則渾然一氣之中，六用班焉，而不相先後。同氣相求，必以類應。故風木與陽火相得也；陰熱與燥金相得也；溼土與寒水相得也。相得則相互，故或司天，或在泉，兩相唱和，無迥先也，以類互應，均有而不相制，奚生克之有哉？倘以生克之說求之，則水土克也，金火克也，胡爲其相符以成歲邪？理據其已成而爲之序，而不問其氣之相體，故以土始不以水始，亦不以木始，非有相生之說也。氣因其相得者而合風，與則火煬，火烈則風生，熱熯則燥成，燥迫則熱盛，溼陰則寒凝，寒隴則溼聚。

非有相克之說也。風春氣也，故厥陰爲初火熱；夏氣也，燥秋氣也，溼寒，冬氣也，應四時之序而不虛。寄土位於中宮，於以體天地之化，賢於諸家遠矣。有滯理而化與物不我肖也，則不得已而爲之增減以相就。如八卦配五行者，木二，金二，土二，水一。不知水火之何以不足，木金土之何以有餘也。以五行配四時者，或分季夏以居土，或割四季月之十八日以居土，不知土之何以必主此一月之中，與此十八日之內也。抑不知季夏之氣，林鐘之律，何爲當自減以奉土也。唯素問「天有一火，地有二火」之說爲不然。天主理，理者名實之辨，均之爲火，名同而實未有異。故天著其象，凡火皆火一而已矣。地主氣，氣則分陰陽之殊矣。陰陽之各有其火，灼然著見於兩間，不相訢合，不能以陰火之氣爲陽火也。陰火，自然之火也，陽火，翕聚之火也。陰火不麗木而明，不煬金以流，不煉土以堅，不遇水而息，而陽火反是。螢入火則焦，燭觸電則滅，反相息矣。故知二火之說，賢於木金土各占二卦之強爲增配也。

五運在天而以理言，則可以言性也。性著而爲五德：土德信，金德義，水德知，木德仁，火德禮。信者，人之恆心，自然而成，諸善之長也。恆心者，貞是非之不易而固存者也。是非在我之謂義，在非在物之謂知，知非而存，其是油然不舍之謂仁。仁著於酬酢之蕃，變之謂禮，禮行而五德備矣。故恆心者，猶十幹之甲己，五行之土色，孕發生乎四德而爲之長也。論語謂之識，易謂之蘊，書謂之念，作聖之始，功業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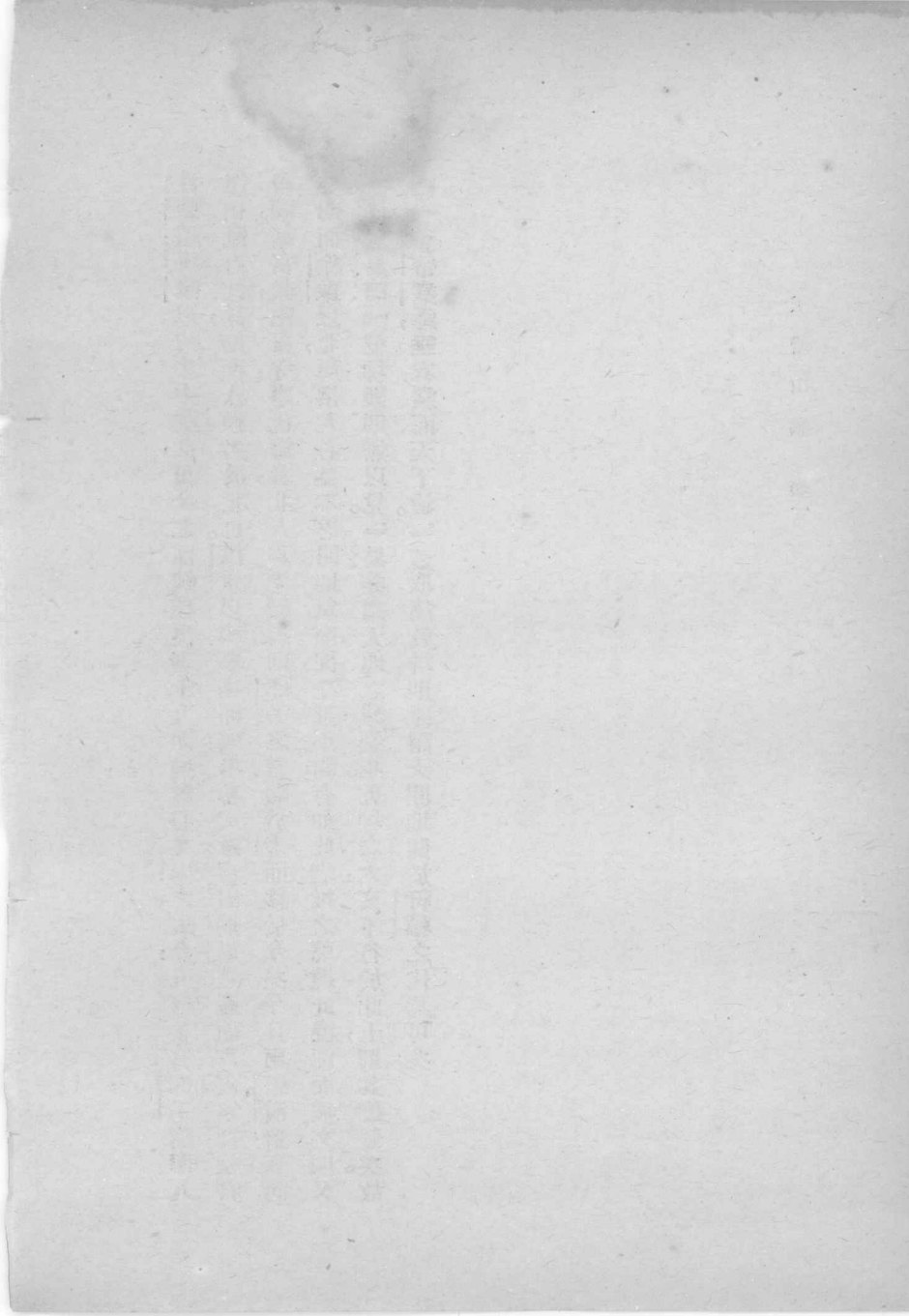
謂果行青德也。故通乎素問之言天者可與言德。

蔡伯靖言水異出而同歸，山同出而異歸，非也。水流者也。故有出有歸，山峙者也。奚以謂之出，奚以謂之歸乎？自宋以來，閩中無稽之游士，始泐此說，以爲人營葬。伯靖父子習染其術，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古之葬者，兆域有定，以世次昭穆而附焉。卽至後代，管輅郭璞有相地之說，猶但言形勢高下，未指山自某來爲龍也。世傳郭璞葬經一卷，其言固自近理；自鬻術者起，乃竊禹貢導山之文，謂山有來去，不知導山云者，因山通路，啓荆榛，平險阻，置傳舍爾。非山有流裔，而禹爲分疏之也。水之有出有歸，往者過矣，來者續矣；自此至彼，變駸以行明矣。若山則亘古此土，亘古此石，洪濛不知所出，向後必無所歸，而奚可以出歸言之？彼徒見岡脊之容，一起一伏，如波浪之層疊，龍蛇之蜿蜒，目眩成妄，猶眩者見空中之花，遂謂此花有植根有結實，其妄陋可笑，自不待言。如謂有所自起，有所自止，則高以下爲基，可云自平地拔起，至於最高之峯而止，必不可云自高峯之脊而下至於邱阜也。海濱最下者也，必欲爲連屬之說，海濱爲崑崙之祖，非崑崙之行至海濱而盡一峯之積，四面培壅而成，亦可謂異出而同歸矣。水以下爲歸，山以高爲歸，不易之理也。况乎踞峯四望，羣山雜列於地下，正如陳孟瑗於案，彼此之各有其區域，而固不相因明矣。術士之說，但以夸張形似，誘不孝之貪夫，以父母之骷髏爲媒。

富貴之資。有王者起，必置之誅而不舍之科；爲君子者，如之何猶聽其導於迷流邪？謂天開於子，子之前無天；地闢於丑，丑之前無地；人生於寅，寅之前無人；吾無此遂古之傳聞，不能徵其然否也。謂酉而無人，戌而無地，亥而無天；吾無無窮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也。吾無以徵之，不知爲此說者之何以徵之如是其確也？考古者，以可聞之實而已知來者，以先見之幾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文之不備，漸至於無文，則前無與識，後無與傳，是非無恆，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吮吮，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魏晉以降，劉石之濫觴，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凌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軒轅以前，蔑不夷矣。文去而質不足以留，且將食非其食，衣非其衣；食異而血氣致，衣異而形儀殊，又返乎太昊以前而蔑不獸矣。至是而文字不行，聞見不徵；雖有億萬年之耳目，亦無與徵之矣，此爲混沌而已矣。

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麇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而皆然也。必有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徵之；迨此之盛則彼之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吳楚之閩，漢以前夷也，而今爲文教之藪；齊

晉燕趙，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鈍駭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謂兩人作相亂自此始，則南人猶劣於北也。洪永以來，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荆揚之產，而貪忍無良，弑君賣國，結宮禁，附宣寺，事仇讎者，北人爲尤醜焉。則邵子之言，驗於宋而移於今矣。今且兩粵滇黔，漸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風俗人心，益不忍問。地氣南徙，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滅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雖謂天開地闢於軒轅之代焉可矣。



王船山集卷二

●俟解

博文約禮，復禮之實功也；以禮治非禮，猶謀國者固本自強而外慮自輯，治病者調養元氣而客邪自散。若獨思禦患，則禦之之術卽患所生，專攻客邪，則府臟先傷而邪傳不已。禮已復而已，未盡克，其以省察克治自易，克己而不復禮，其害終身不廖。元家有煉己之術，釋氏爲空諸所有之說，皆不知復禮而欲克己者也。先儒謂難克處克將去，難克處蔽鋼已深，未易急令降伏欲克者，但強忍耳。愚意程子言見獵心喜，亦是難克處。畢竟難克，若將古人射御師田之禮，服而習之，以調養其志氣，得其比禮比樂教忠教孝者，有如是之美，而我馳驅鷹犬之樂，淡然無味矣。則於以克己不較易乎？顏子已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故夫子於是更教以克己，使加上一重細密細勤工夫，而終不舍禮以爲對治之本。若學者始下手做切實事，則博文約禮，如飢之食如寒之衣，更不須覓勝冬不寒辟穀不飢之術，且遵聖人之教，循循不舍，其益無方，其樂無已也。

讀史，亦博文之事；而程子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所惡於喪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謂。如史記項羽本紀及竇嬰灌夫傳之類，淋漓痛快，讀者流連不舍，則有代爲悲喜神飛魂蕩而不自持於斯時也，其素所志尙者不知何往。此之謂「喪志」。以其志氣橫發，無益于身心也。豈獨讀史爲然哉，經亦有可玩者，玩之亦有所喪。如玩七月之詩，則且沉溺於婦子生計鹽米布帛之中；玩東山之詩，則且淫佚於室家嘯唳寒溫拊摩之內。春秋傳此類尤衆，故必約之以禮，皆以肅然之心臨之。一節一目一字一句，皆引歸身心求合於所志之大者，則博可弗畔而禮無不在矣。近世有千百年眼史懷史取諸書，及屠緯真鳴苞陳仲淳古文品外錄之類，要以供人之玩，而李贄藏書爲害尤烈，有志者勿惑焉，斯可與於博文之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則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小人之爲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之爲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爲惡者；不但不知其爲惡，且樂得而稱之，相與崇尚而不敢踰越。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與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將不及者何心？芳春晝永，燕飛鶯語，見爲佳麗；清秋之夕，鶻啼蛩吟，見爲孤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則相關已耳。不則畏死而震懼已耳。

庶民之終日營營，有不如此者乎？二氣五行，搏合靈妙，使我爲人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異，負天地之至仁，以自負其生，此君子所以憂勤惕厲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明倫察物，居仁繇義，四者禽獸之所不得與。壁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

以明倫言之，虎狼之父子，螽蟻之君臣，庶民亦知之，亦能之，乃以「樸實」二字覆蓋之，欲愛則愛，欲敬則敬，不強於所不知，不能謂之爲率真。以察物之言，庶物之理，非學不知，非博不辦，而俗儒怠而欲速，爲惡師友所錮蔽，曰何用如彼，謂之所學不雜，其惑乎異端者少，所見而多所怪，爲絕聖棄智，不立文字之說以求冥解，謂之妙悟。以仁言之，且無言克復敬恕也，乃「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亦以驕惰奪其志氣，謂之寡交。居處執事，與人皆以執巧，喪其本心，謂之善於處世。以義言之，且無言精義入神也。以言餽以不言餽，有能此者，謂之伶俐；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謂之勤儉傳家。庶民之所以爲庶民者，此也。此之謂禽獸！

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與卽謂之豪傑，異者，性之生乎氣者也；拖耆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

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與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亂世之大權也。

君子小人，但爭義利，不爭喻不喻。即於義有所未喻，己必不爲小人，於利未喻，終不可納之於君子。所不能喻利者，特其欲喻而不能，故苛察於鷄豚，疑枉於尋尺，使其小有才，惡浮於桀紂，必矣。此庶民之禍所以烈於小人也。

梁惠王「鴻雁麋鹿」之樂，齊宣王之好樂，及雪宮之樂，孟子皆以爲可推而行王政。獨於利，則推而及於大夫士庶，其禍必至於篡弑。言一及之，卽如葷毒之入口，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私之於己，則自賊，推之於人，則賊人。善推恩者，止推老老幼幼而已，非已有此此之屋，藪藪之粟，而推之人使有之也。禽魚音樂游觀，私之於己而不節，則近於禽獸。此此之屋，藪藪之粟，擅有之而置於無用之地，禽獸之所不爲也。孔子言後其食，言不謀食，君子忠厚待人之詞也。抑春秋之時，風俗猶淳，貧者謀食而已。食之外有陳紅貫朽無用之物，以斂怨而積之，自戰國始。至秦而烈，癡迷中於人心而不可復反矣。故曰人欲，猶人之欲也；積金困粟，則非人之欲而初不可欲者也。流俗之惡至此，乃有食淡衣麤而務此者。君子有救世之心，當思何以挽之，必不可絲毫夾帶於靈府，尤不待言。

欲速成之病，始於識量之小。識量小，則謂天下之理，聖賢之學，可以捷徑疾取而計日有得。陸象山楊慈湖以此誘天下，其說高遠，其實卑陋苟簡而已。識量小者恆驕，夜郎王問「漢孰與我大」亦何不可驕之有。苟簡速成，可以快意；高深在望，且生媚忌之心。終身陷溺而不知媿矣。見賢思齊而可忌乎哉？賢無窮，吾初不知有之境，賢者已至，乃至一得之善，吾且不能測其何以能然，而敢忌乎？哉！見不賢而內自省，而可傲乎哉？不賢亦無窮，不賢者之所不爲而已，或爲之歸於不賢一也，而敢傲乎哉？立身天地之間，父母生之，何以不忝終日與人酬酢，何以不疚？會其理則一通其類，則堯不足以盡善，桀不足以盡惡，不可以意度，不可以數紀，方且無有告成之日，而况於速？故學者以去驕去惰爲本，識自足而充。如登高山，登一峯始見彼峯之矗立於上，遠望則最上之峯早如在目。果在目也云乎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難。良以一陽孤立於二陰之上，陰盛之世，其庭之人皆無足見者也。其是非鄙，其毀譽誣，其去就速，其恩怨輕，苟見其人而與之，就不屑也。流俗汙世，不可與同也。見有其人而與之，競亦不屑也。其喜怒無恆，徒勞吾之喜怒而彼不受也。孤行一意，迴不與之相涉，方且忘其爲非，而况或取其一得之是，鳥獸不與同羣，唯不見其人而已。是以篤實之光輝，如泰山喬嶽，屹立羣峯之表，當世之是非毀譽去就恩怨，漠然於己無與，而後俯臨乎流俗汙世而物莫能撓。故孔子可以筆削誅亂。

臣討賊子，而凶人不能害。孟子可以距楊墨，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而不畏其傷。不然，雖自信其嚮然之志操，而謙退則逢其侮，剛厲則犯其怒，皆咎府焉。唯見有人而與之爲訴，與之爲拒也。三代以下，惟黃州度其庶幾乎爲陳實，則流爲張儉，石介則折，皆行乎陰盛之庭而見有人也。

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鬼神之有情有狀明矣。世之所謂鬼神之狀者，鬚鬢乎人之狀，所謂鬼神之情者，推之以凡近之情。於是稍有識者，謂鬼神之無情無狀，因而並疑無鬼無神。夫鬼神之狀，非人之狀；而人之狀，則鬼神之狀。鬼神之情，非人之情；而人之情，則鬼神之情。自無而之有者，神未嘗有而可以有；自有而之無者，鬼當其無而固未嘗無。特人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耳。

雷者，陽氣發於地中以有光響，而或疑爲斧之石，斜日微雨，露苗葉漸成形而能蠕動。於此可驗神之狀。汞受火煎，無以覆之則散而無有，孟覆其上，遂成米粉。油薪爇於空曠，煙散而無纖埃；密室閉室，乃有煤墨。於此可驗鬼之狀。發生之氣，條達循環，可順而不可逆。神之所好者，義也；所惡者，不義也；蒿蕘悽愴，悲死而依生。鬼之所惡者，不仁也；所好者，仁也。於此可驗鬼神之情。如謂兩間之無鬼神，則亦可謂天下之無理氣。氣者生無從而去無迹，理者亦古人爲之名而不可見，不可聞者也。司馬遷曰：「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循名責實，必求其可見可聞者以爲情狀，則暴氣道理，而但據如取如

携之利，亦何所不可哉？鬼神者，聖人知之，君子敬之，學者盡人事以事之，自與流俗之下愚媚妖妄以求福者，天地懸隔，何得臨下愚之深以爲高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人道之通於天，天德之察乎人者也。鬼神則視不可得而見，聽不可得而聞，禮樂則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亦奚用此哉？苟簡嗜利之人，或託高明以蔑鬼神，或託質樸以毀禮樂，而生人之心，固有所不安。於是下愚鄙野之夫，以其不安之情，橫出而爲風俗，以誣鬼神，以亂禮樂，皆苟簡嗜利者激而導之也。以艸野之供箸醕酒爲禮，以筭管筆粟大鈞獨絃及狹邪之淫娃爲樂，以小說雜劇之所演游髡妖巫之所假說者爲鬼神。如鍾馗斧首也，而謂爲唐進士；張僊孟景像也，而謂求嗣之神；文昌星也，而謂之梓潼；元武龜蛇也，而謂修行於武當；皆小說猥談。塗關壯繆之面以朱繪雷霆之隊以鳥，皆優人雜劇倡之，而鬼神亂於幽，禮樂亂於明，誠爲可惡。乃名山大川，僅供遊玩，行歌互叫，自適情欲，取野人不容昧之情而漸滅之，則忠孝皆贅疣，不如金粟之切於日用久矣。存養省察之幾，臨之以鬼神則嚴，君民親友之分，文之以禮樂則安。所甚惡於天下者，循名責實之質樸，適情蕩性之高明也。人道之存亡，於此決也。

堂堂巍巍，壁立萬仞，心氣自爾和平，如強壯有力者，雖負重任行赤日中，自能不喘，力大氣必和也。毋

以簞豆竿牘爲思怨，毋以婦人稚子之啼哭市夫市販之毀譽爲得失；以之守身，以之事親，以之治人，焉往而生不平之氣哉？故曰：「未有不人而仁者也。」卑下之必生於慘刻也，學道好修之士，自命爲豪傑，於此亦割捨不下，奚足以與於仁？王龍溪家爲火焚，其往來書牘，言之不置；平生講良知，至此躁氣浮動，其所謂良知者，非良知也。夫子廡焚不問馬，故惻怛之心專注於人，人幸無傷，則太和自在聖人胸中。以之事親則底豫，以之立身則浩然，以之治人則天下歸之，此之謂良知。

吝者似儉，鄙似勤，懦似慎；吝者貪得無己，何儉之有？鄙者銷磨歲月，精力於農圃簞豆之中，而荒廢其與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禍而避之，躬陷於大惡而不恤，何慎之有？儉者節其耳目口體之欲，節已而不節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儉安於近小，心專而志致，慎者畏其身入於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爲禍福利害所亂。能儉能勤能慎，可以爲豪傑矣。莊生非知道者，且曰：「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吝也，鄙也，懦也，皆以死其心者也。

凡事但適如其節，則神化不測之妙卽於此。禮者，節也，道前定則不窮，秉禮而已，聖人自有定式之可學，但忽略而不知通耳。陳白沙與莊定山同渡江，舟中有惡少，知爲兩先生而故侮之，縱談淫嫖，至不忍聞，定山怒形於色，同視白沙，神色甚和，若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者，定山以此服白沙爲不可及。定山

之怒，正也，而輕用之，惡少，則君子之威亦褻。白沙抑未免有柳下不恭之意，視其人如鷄犬之亂於前，不恭者，君子所不繇，至此而二者之用窮矣。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乘周禮也。白沙已授詞林，定山官主事矣。渡江自當獨覓一舟，而問津於買渡之艇，使惡少得交臂而坐，遂無以處之於後，非簡略之過歟？聖人不徒行，但循乎禮制之當然，而以遠狎侮者，即此而在。養其性情之和，不妄於喜怒，容納愚賤，以使不得罪於君子，亦即在此。此即所謂「聖而不可知」也，無往而非禮焉耳。

羅念菴殿試第一，聞報之日，自袖米赴野寺講學，此賢於鄙夫耳。聞報之明日，即面恩拜命，乃君子出身事主之始，自當敬慎以俟，而置若罔聞何也？名位自輕於講習，君義則重矣。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婦人且虔虔夙夜以待事，而况君子念菴此等舉動，自少年意氣，又爲陽明禪學所惑，故偏而不中如此。後來見龍溪之放縱，一意踐履，自應知當時之非凡，但異於流俗爲流俗所驚嘆而豔稱者，皆皮膚上一重粗迹，立志深遠者，不屑以此自見。

生汙世，處僻壤，而又不免於貧賤，無高明俊偉之師友相與薰陶，抑不能不與惡俗人相見，其自處莫要於慎言，言之不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則將與俱化。如與仕者言，則言遷除交結，與鄉人言，則言賦役獄訟，不知痛戒而習爲固然，其迷失本心，難以救藥矣。守口如瓶，莫此爲至。吾所言

非彼所欲聞，則晝晴較雨，問山川談風物可爾；若范希文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不容不詢芻蕘以達天下之情。然必此中瑩淨不夾帶一絲自家飢寒利害在內，方可出而問世；不然，且姑自愛其口。若惡俗無恥，苦相餽厭，則當引咎自反，我必有以致此物之至，益加緘默，生彼之媿，勿容自恕也。

莊生云：『參萬歲而一成純。』言萬歲亦荒遠矣！雖聖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參之？乃數千年以內，見聞可及者，天運之變，物理之不齊，升降污隆治亂之數，質文風尚之殊，自當參其變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純之局，而酌所以自處者，懸乎無窮之險阻，而皆不喪其所依，則不爲世所顛倒而可與立矣。使我而生乎三代，將何如？使我而生乎漢唐宋之盛，將何如？使我而生乎秦隋，將何如？使我而生乎南北朝五代，將何如？使我而生乎契丹金元之世，將何如？則我生乎今日，而將何如？豈在彼在此，遂可沉與俱沉，浮與俱浮耶？參之而成純之一審矣。極吾一生數十年之內，使我而爲王侯卿相，將何如？使我而飢寒不能免，將何如？使我而蹈乎刀鋸鼎鑊之下，將何如？使我而名滿天下，功蓋當世，將何如？使我而稿項黃馘沒沒以死於繩樞甕牖之中，將何如？使我不榮不辱，終天年於閭巷田疇，將何如？豈如此如彼，遂可驕可移，可屈耶？參之而成純之一又審矣。變者，歲也；不變者，一也。變者，用也；不變者，體也。歲之寒暄晴雨異，而天之左旋七曜之右轉也。一手所持之物，足所履之地，或動或止，異而手之可以持，足之可

以行也。唯其一也，是可以參萬世無恆之人。富而驕，貧而諂，且而秦，暮而楚，緇衣而出，素衣而入，蠅飛蝶驚，如飄風之不終日，暴雨之不終晨。有識者哀其心之死，能勿以自警乎？

樸之爲說，始於老氏，後世習以爲美談。樸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則生理已絕；未裁，則不成於用。終乎樸，則終乎無用矣！如其用之，可棟可楹，可豆可俎，而抑可溷可牢，可桎可梏者也。人之生理在生氣之中，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得以暢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既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曰此爲之。若以樸言，則唯飢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爲切實有用；養不死之軀以待盡，天下豈少若而人耶？自鬻爲奴，穿窬爲盜，皆以全其樸，奚不可哉？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死者，木之伐而爲樸者也。

唯「直」之一字，最易蒙昧不察，則引入禽獸，故直情徑行，禮之所斥也。證父攘羊，欲直而不知直，墮此者多矣。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隱字，切難體會。隱非誣也，但默而不言，非以無作有，以皂作白，故左其說以相欺罔也。則又何害於道哉？豈猶父子爲然乎？待天下人，論天下事，可不言者隱而不言，又何嘗枉曲直耶？父而攘羊，不可證，固不待言；卽令他人攘羊，亦自有證之者，假令無證之者，亦

無大損，總不以天下之曲直是非攪之於已，而遠其坦然自遂付物之是非於天下公論之心。卽至蒞官聽訟，亦以不得已之心應之。吾盡吾道，不爲人情愛憎起一波瀾曲折。此之謂直隱。卽直也。隱而是非曲直原不於我一人而廢天下之公，則直在其中矣。

子之於父母，去一媚字不得；臣之於君，用一智字不得。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嗅，四肢之於安佚，小人之媚人也在。此而加以色之溫，言之柔，其媚乃工。舜盡事親之道，此而已矣。辱之不避，斥之不退，刑戮將加而不憂，知必無可爲之理而茫昧不知止，可謂不智矣。已而以之窮困，以之軀不得全，妻子不保，不智之尤也。甯武子劉子政段太尉方正學之所守，此而已矣。自非君父則媚者小人之術，不智者下愚之自陷於阱矣。以處人之道事君父，以事君父之道事人。學術之不明而害性情之正，故人不可以不學。

語學而有云秘傳密語者，不必更問而卽知其爲邪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行可教而後教耳。及其首之，則亦與衆昌言。如呼曾子而告一以貫之，則門人共聞；而曾子亦不難以忠恕注破。固夫子之所雅言也。密室傳心之法，乃元禪兩家自欺欺人事。學者未能揀別所聞之邪正，且於此分曉，早已除一分邪惑矣。王龍溪錢緒山天泉傳道一事，乃摹倣慧能神秀而爲之；其無善無惡四句，卽身

是嘗提樹四句轉語。附耳相師，天下繁有其徒，學者當遠之。

無譽者，望之直道，而曲成天下之喜，卽在於此。譽則有過情之言，因而本無此堅僻之志者，以無知者之推崇，而成乎不肯下之勢，則力護其名，而邪淫必極。如陽明撫贛以前，舉動俊偉，文字謹密，又豈人所易及。後爲龍溪，心齋緒山，羅不輩推高，便盡失其故吾。故田州之役，一無足觀。使陽明而早如此，則劾劉瑾，討宸濠，亦不成矣。蓋斥姦佞，討亂賊，皆分別善惡事，不合於無善無惡之旨也。翕然而爲人所推獎，乃大不幸事。孔子自顏子無言不說，子貢力折羣毀外，他弟子皆有疑而相助之意，不失其間閭侃侃行之素，固當時人才之盛，亦聖人之薰陶學者，別是一種氣象。自不至如讒之遠王，薨薨扇羽也。况德未立，學未成，而譽言至乎？聞譽而懼，庶幾免夫。

天地旣命我爲人，寸心未死，亦必於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聖賢之言，皆不可食，不可衣者也。今之讀書者，以之爲飢之食，寒之衣，是以聖賢之言爲俗髡妖巫之科儀巫咒也。哀哉！王介甫以經義易詩賦，其意良善，欲使天下之爲士者，自習於聖賢之言。雖未深造，而心目之間，常有此理，作鏡中之影，以自知妍媸而飾之。自王守溪以「弱肉強食」之句爲邱瓊山所賞拔，而其所爲呼應開合裁翦整齊之法，羣相奉爲大家。不知天地間要此文字何爲？士風日流於靡，蓋此作之俑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有意不達，達而不已，拙也；無意可達，惟言是飾，是謂「言不由衷」。王守溪醉方山之經義，何大復王元美之詩，皆無意可達者也；爲士於今日，不能不以此爲事。能達其意，如顧涇陽可矣；黃石齋之文狂，黃蘊生之文狷，殆其次乎。

侮聖人之言，小人之大惡也！自蘇明允以斗筭之識，將孟子支分條合，附會其雕蟲之技，孫月峯於國風考工記檀弓公羊穀梁，效其尤而以纖巧拈弄之，皆所謂侮聖人之言也。然侮其詞，猶不敢侮其義。至姚江之學出，更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讀五經四書，但平平讀去，涵泳中自有無窮之妙；心平則敬，氣平則靜，真如父母師保之臨其上，而何敢侮之有？

陶淵明讀書，但觀大意。蓋自漢以後，注疏家瑣瑣訓詁爲無益之長言；如昔人所謂「曰若稽古」四字，釋至萬餘言。如此者，不得逐之以泛濫失歸。陶公善於取舍，而當時小儒驚爲迥異，乃此語流傳，遂爲慵惰疎狂者之口實。韓退之謂爾雅注蟲魚爲非磊落人，而其譏苟揚擇不精語不詳，則自矜磊落者必至之病。讀書者以對父母師保之心臨之，一譬欬一欠伸，皆不敢忽，而加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情，將順於意言之表，方可謂聖人之言。以疎慵之才而效陶公，自命爲磊落，此之謂自暴！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苟仁未熟，而欲孤行，其好惡也必僻；則必有所資以行吾好惡者。與君子處，則好君子之好，惡君子之惡；與小人處，則好小人之好，惡小人之惡。又下而與流俗頑鄙者處，則亦隨之以好惡矣。故友善士者，自鄉國天下以及於古人所謂「以友輔仁」也。謂引吾好惡之情，而擴充吾善善惡惡之量也。

君子之懷刑者，常設一聖王在上，良有司奉法惟謹之象；於衰亂之世，則其所必不可爲者見矣。亂世末俗之所謂不可爲者，有可爲者也；其所可爲者，多不可爲者也。出乎刑者入乎禮，豈惴惴然趨利避害之謂乎？

「毋友不如己者。」安所得必勝己者而友之？必求勝己，則友孤矣。恆人之病，樂友不如己者，以自表暴，而忌勝己者不與之友，故切以爲戒。人之氣質，互有勝劣，動靜敏遲，剛柔儉博，交相爲勝；忌其相勝，則取近己之偏者而與友，近己之偏，則固不如己矣。以其動振己之靜，節己之動；以其剛輔己之柔，以其柔抑己之剛；以其敏策己之遲，以其遲裁己之敏；以其儉約己之博，以其博益己之儉；則雖賢不如己，而皆勝己者矣。凡見爲如己者，皆不如己者也。從己之偏，已既有一偏之長矣，彼無能益而相獎以益偏，此之謂不如己。

守其所見而不爲違心之行，亦可謂之信；忘乎己而一於理之謂誠。故曰：「言不必信。」一於理也。朱子謂衆人之信只可喚作信，未可喚作誠；蓋流俗之所謂誠者，皆不必之信。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其正，但信諸己而卽執之，如何得當？况其所爲信諸己者，又或因習氣，或守一先生之言，漸漬而據爲己心乎？

人之所爲，萬變不齊，而志則必一；從無一人而兩志者。志於彼，又志於此，則不可名爲志，而直謂之無志。天下之事，無不可行，吾志者如良醫用藥，溫涼寒熱俱以攻病，必欲病之愈者，志也。志正，則無不可用；志不持，則無一可用。倖倖然一往必伸者，介然之氣也；氣則有伸有屈，其旣必遷，以此爲志，終身不成。

學易而好難，行易而力難，恥易而知難，學之不好，行之不力，皆不知恥而恥其不足，恥者亂之也。不學不行者有矣，人未有一無所恥者；乞人與有之自惡衣惡食，宮室之不美，妻妾之不奉，所誠窮乏者之不得我。至於流俗之毀譽，汙世之好尚，皆足以動人之恥心。抑有爲富最大而人不知者，師友之規諫，賢智之相形，不以欣然順受，企慕之心承之，而憤怍掩覆，若惟恐見之，唯恐聞之，此念一蒙，則雖學而非其所好，雖行而必不力，樂與譏諂面諛之人交，而忌媚毀謗以陷溺於不肖之爲，皆無所不至。故

聰必知擇而後可謂之有恥。

直而濟之以慎，乃非證父攘羊之直；慎而用之於直，乃非容頭過身之慎。道聽之塗說之聞善則譽之，聞不善則毀之；縱心縱口，無忌憚而爲小人直之賊也。惟不慎也，欲進而不敢進，欲退而不敢退，無取怨於人之道，而猶畏人之怨己，無不可伸志之爲，而猶隱忍而不敢爭，慎之賊也。唯不直也，一失足於流俗，則終身之恥不可洒；一得罪於清議，則百行不能掩其非。如之何不慎！慎者，慎吾之不直也；惟恐不直，則惟恐不慎。直而不慎，則爲似忠信之鄉原；慎而不直，則爲患得失之鄙夫。將以免尤悔，幸而免焉，鬼神譎之，况其不能免乎。

忽然一念橫發，或緣舊所愛憎，或馳逐於物之所攻取，皆習氣暗中於心而不禁其發者，於此而欲遏抑之，誠難。如見人食梅，則涎流不能自禁；若從未嘗食梅者，涎必不流。故天下之惡，以不聞爲幸；聞之而知惡之，亦是誤嚼烏喙，以藥解之，特不速斃，未嘗不染其毒。親止人，遠宵小，庶幾免夫。若澈官聽訟，不容已於聞人之惡，乃易曰：「無畏獄。」曾子曰：「勿喜。」非止矜恤之，亦以天下千條萬緒之惡，不堪涵泳也。

末俗有習氣無性氣；其見爲必然而必爲，見爲不可而不爲，以倖倖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惡。

者哉？皆習聞習見而據之，氣遂爲之使者也。習之中於氣，如瘴之中人，中於所不及知，而其友也，血氣皆爲之濺涌。故氣質之偏，可致曲也；欲嗜之動，可推以及人也。惟習氣移人，爲不可復施斤削。嗚呼！今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師友之互相教者，何一而非習氣乎！苟於事已情定之際，思吾之此心此氣，何自而生！見爲不可已者，果不可已乎？見爲可不顧者，果可不顧乎？假令從不聞此，從不見此，而吾必不可不如此乎？吾所見所聞者，其人果可以千古可以沒世乎？則知害之所自中矣。吾性在氣之中，氣原以效性之用，而舍己以爲天下用，是亦可以悔矣。如其不能自覺，則日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移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不知者曰：吾之性氣然也。人亦責之曰：其性氣偏也。嗚呼！吾安得性中之生氣而與之乎！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繇，君子之所恥，如此其大也。聖人之瑕，且恥繇之矣。降而爲天下之善士，有不足者，恥與之同降，而一國之善士，恥與之同其失。降而一鄉之善士，恥與之同其失止矣。若夫人之與我不同類，其卑陋顛倒之爲，屑屑然以之爲戒，則將以幸不爲彼之爲而自足。嗚呼！吾之生也，而僅異於彼乎！人之大小，自截然分爲兩塗，如黑白之不相雜，全其黑而求全於白之中。雪也，玉也，且於雪玉有擇焉；而但求白之異於黑乎！三人行，擇其不善而改之，聖人之大用，非爾所及也。

法語之言而從，巽與之言而說，卽不釋不改之心也。法言而能說，巽言而能從，說而後改，從而後釋，聞教之下，移易其情，則善矣。巽言而說者，好諛之心也；法言而從者，無恥之恥也。待言而生，改過遷善之心已末矣！况但以聲音笑貌而易其情乎？

孟子言性，孔子言習。性者天道，習者人道。魯論二十篇，皆言習。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失之習而欲求之性，雖見性且不能救其習，况不能見乎？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養其習於童蒙，則作聖之基立於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於惡習，耳所聞者，非人之言；目所見者，非人之事。日漸月漬，於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於成人之後，非洗髓伐毛，必不能勝。惡他人之惡，不如惡在我。昔日之所知所行所聞所見，高洋治亂絲，拔刀斬之，斯爲直截；但於其中揀擇可爲不可爲，而欲姑存以便所熟習，終其身於下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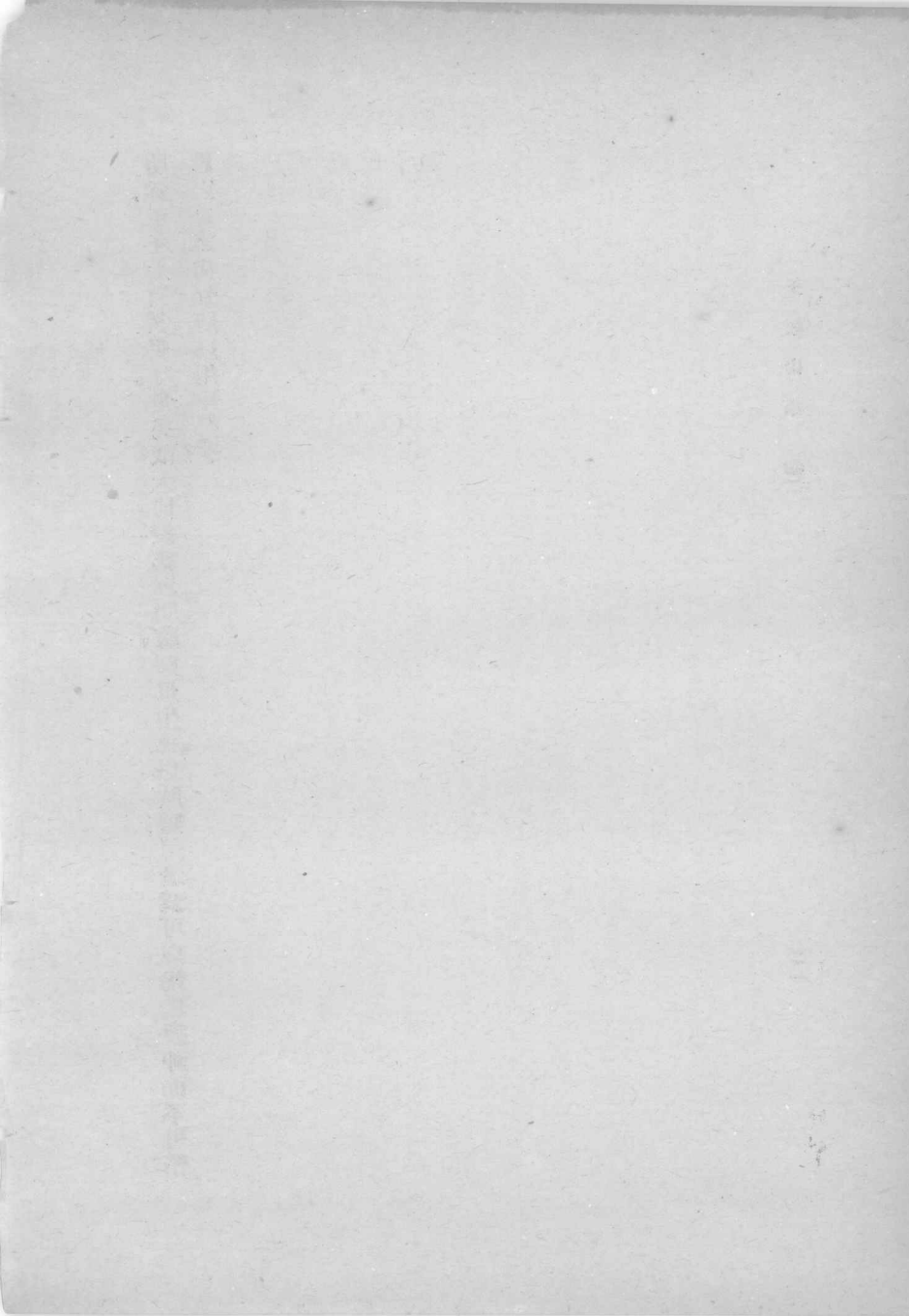
人之唯其意之所發而爲不善者，或寡矣。卽有之，亦以無所資藉，無所印證，而不圖其失已著，尙可革也。故唯其所愛而爲不善者過也，非惡也；聞惡人之言因而信之，則成乎惡而不可救。故君子於人之不善，矜其自爲之過，而望其改；其聽惡人之言而效之，則深惡而痛絕之。臣豈敢殺其君子，豈忍殺其父；皆有導之者也，導之者，皆言之有故，行之有利者也。國有鄙夫，家有敗類，以其利口，強有力成人之

惡；習焉安焉，遂成乎下愚不移，終不移於善矣。故聖人所以化成天下者，習而已矣。

做經生讀書時，見古今之暴君汙吏，怒之怨之，長言而詆誅之，卽此一念，已知其出而居人上，毀廉恥，肆戕虐者，殆有甚焉。何也？其與流俗詆誅者，非果有惡惡之心，特以甚不利於己而怒怨之耳。有志者，其量亦遠。伊尹當夏桀之世而樂，何屑與之爭得失乎？且彼之爲暴爲汙者，惟其以利於己爲心也，彼以利於己而爲民賊，吾亦以不利於己而怨怒之，易地皆然。故曰：出而居人上，殆有甚焉。惡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悔蒙否塞，氣數之常也；安之而已。退而自思，吾雖貧賤，亦有居吾下者，亦有取於人者，亦宜與人者，勿見可爲而卽爲，見可欲而卽欲，以求異於彼而不爲風氣所移，則孤月之明，炳於長夜，充之可以任天下。

不得已而爲資生之計，言者曰：惟勤惟儉，儉尙矣，勤則吾不知也。勤所以不可者，非惰之謂；人之志氣，才力與有涯之歲月，唯能勝一勤而不能勝二勤。吾自有吾之志氣，勤於此則荒於彼。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專心並氣，以趨一塗，人理亡矣。若夫儉，則古人有言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儉所以爲德之恭者，儉則事簡，事簡則心清，心清則中虛，而可以容無窮之理；而抑不至浮氣逐物，以喪其所知，所能之固有。彼言資生而以儉與勤並稱者，非儉也，吝也；儉以自勤，吝以成貪，其別久矣。吝而勤，充其

所爲，至不知君父。嗚呼。危矣哉！天地授我以明聰，父母生我以肢體；何者爲可以竭精疲神而不可惰？思之思之，尙知所以用吾勤乎？



王船山集卷三

● 噩夢

教有本，治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極致不易言也。所可言者，因時之極敝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衡低而移其權，又慮其昂，雖然，亦有其平者，卑之勿甚高，論度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過求於精微而特去流俗。苟且迷復之凶民，亦易從亦易見德；如大旱之得雨，且破其塊，繼之以霖霖者，亦循此而進之。魯兩生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百年之始，蕩滌煩苛，但不違中和之大端而已。天欲其蘇人之死，解人之狂，則旦而言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爲授此者？故曰「噩夢」。

孟子言井田之略，皆謂取民之制，非授民也；天下受治於王者，故王者臣天下之人而效職焉。若土，則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間，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資以養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

有其恆疇，不待王者之授之。唯人非王者不治，則宜以其力養君子。井田之一夫百畝，蓋言百畝而一夫也。夫既定而田從之，田有分而賦隨之。其始也，以地制夫而夫定；其後則唯以夫計賦役，而不更求之地，所以百姓不亂而民勸於耕。後世之法，始也以夫制地，其後求之地而不求之夫，民不耕則賦役不及，而人且以農爲戒，不驅而折入於權勢姦詭之家而不已。此井田取民之制，所以爲盛王之良法，後世莫能及焉。夫則有制矣，田則無制也。上地不易，百畝而一夫；中地一易，二百畝而一夫；下地再易，三百畝而一夫。田之易非爲法，禁民使曠而不耕也，亦言賦役之遞除耳。再易者，百畝三歲而一征也；一易者，間歲而一征也。上地百畝而一夫，中地二百畝而一夫，下地三百畝而一夫；三代率因夏禹之則壤，爲一定之夫家而用之，或熟或莠，或有廣斥，皆不復問。其棄本逐末，一夫之賦自若，民乃謹守先疇而不敢廢。故去秋譏初稅畝舍版籍之夫，而據見在墾田之畝以稅也。譏作印甲用田賦者，先王之制，五百七十六夫而出長轂一乘，至此則覈實四邱之田爲一甸，其後並以井邑邱甸爲不實，而據見在之田畝合併畸零以起賦舍人而從土，魯之所以日敝也。然則取民之制，必當因版籍以定戶口，卽戶口以制稅糧。雖時有登降，而拋荒鹵莽投賣強豪逃匿隱漏之弊，民自不敢目貽以害，得井田之意而通之，不必問三代之成法，而可以百世而無敝也。

孟子言農夫獲穀之數凡五等，以中爲率。古者上歲，民食月四鬴，中歲三鬴，下歲二鬴，以三鬴爲準，十而取一夫之稅。歲賦二十五鬴，有奇，鬴六斗四升。古斗斛大小不可詳考，大率一鬴當今三斗而弱，其賦七石五斗，以米半折之，爲米三石七斗有奇，賦未嘗輕也。古今量制雖難通算，而以食七人率之，則歲獲略止四十九石。今南方稻田，歲獲上田不過十二畝，下田不過二十畝，今法止額糧一石內外耳。是古之賦稅，且三倍於今而有餘，民何以堪？惟古者以夫定稅，一夫止取其百畝之賦，殷周一石內外之則壤，而但記其民籍之登耗。地雖闢而賦不溢，若其荒廢而賦亦不減，則所謂農服先疇而治安長久也。今雲南以工計田，搖洞以戶起科，皆其遺意。故民有餘而無逋欠，歲入有恆，量入爲出，亦無憂國用之不給也。卽如洪武間，惟徵本色一石，亦不患金錢之遺，則覈戶口於立國之始，以求定田制，民何憂不足，地何憂不墾，逋負無所容，茲獨赦可以不數，而國抑何憂之哉？

立國之始，法不得不詳，有國之道，用不得不豐。不詳，則苛橫者議其後，而變易增加之無已；不豐，則事起而猝無以應，必橫取之民，以成乎陋習。如驛遞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者也。故在國初，水馬驛，檣此蔓綿，恆處於有餘，建驛官，說驛卒，站馬站夫，紅船快船，鋪程供應口糧，皆細計而優儲之。卽驛官利其有餘而私之，勿問也，乃以濟公事而民力以不與聞而舒。嘉靖間言利之小人始興，萬曆繼之，崔頴又

繼之日爲裁減。爲之說曰：非勘合火牌，不許應付；而實則大不然。水則擄船，陸則派夫，縣不給則委之殷實委之行戶，已而全委之里甲。孰爲作此備者，流毒無窮；則何如加賦之猶有定額也？驛遞之外，莫如公費；且若皇華銜命，監司巡行，賓客經過，節序宴會，相爲酬酢，賓興考課，必有供獎。廨宇橋路，必時修理；下逮輿皂，犒賜孤貧拯給，皆人情物理不可廢之需。無故統天下而作貧苦無聊之態，實則不能廢而聽吏橫取之民，苟其橫取，則無可復制而益趨奢濫。於是而民日困，國日貧，誣上行私，莫之紀極矣！

會典田糧起科，上田每畝不過七升八合極矣；乃今南方額派，有畝一石有奇至二石者。其源有二：蘇松常湖等郡，則張士誠君臣汲官之田與籍，汲豪右及遷徙濠泗之產，皆名爲官田，俱照田客納租田主之數，輸官而免其賦役，當時稍便之。愚民利小利，賃耕之，遂爲世業。其後督責不堪，民以逃亡海中丞瑞，不能爲奏請改民以均甦之，而平鋪於民田以爲一切苟且之計，故無官無民，其派均重而民困苦矣。若他處雖無官田，而市郭民居，山林園圃陂池，皆丈量起科；其後鬻產者，留宅地山林而賣其田，乃以彼糧鋪于田畝，歲久移易，莫從稽攷，而糧有倍墮者矣。其失任不念處居之征，以市肆衝僻爲上下，初非可以丈量定者；山林則榮落無恆，園池則修廢因人，豈得計畝以爲額。古者墾有應稅，不入經

界，林木竹芋，則可干鬻處稅之而不可限以恆有。今欲蘇民之困，唯有據見在之墾田，以七升八合遞下爲準，而元額斷不可復；但令實科實徵，民自可無逋欠，亦何國計不足之有？若宏治萬曆兩次丈量，所司皆以取足元額，而略爲增減；其萬曆中江陵操切，尤爲一切之法，愈不足據也。

言三代以下之弊政，類曰強豪兼井，貧民以耕而役之，國取十一，而強豪取十五，爲農民之苦。乃不知賦斂無恆，墨吏猾胥，姦侵無已。夫家之征，井人田畝村野，愚悞之民，以有田爲禍，以得有強豪兼井者爲苟免逃亡起死迴生計之。惟強豪者，乃能與墨吏猾胥相浮沉，以應無藝之征；則使奪豪右之田，以畀貧悞，且甯死而不肯受嚮，令賦有成法而不任其輕重。孤兒獨老，可循式以輸官，則不待奪有餘授不足；而人以有田爲利強豪，其能橫奪之乎？賦役名數，不簡公費，驛遞不復。夫家無征一切賣之田畝，田不盡歸之強豪不止，而天下之亂，且不知所極矣！

唐制，郡縣有赤畿望雄緊上中下八等，以爲官秩之崇卑，出身之優劣，升遷之上下，事之繁簡，任之輕重，人才之進退，因以分焉，誠善法也。今官制於府州縣注以繁簡，猶之可爾；注以頑淳，已非踴勵風俗，實成教養之道，况注以饒瘠，則是羨之以貧而悼其廉也。筮仕之初，已有饒瘠在其胸中，欲士之有廉恥，民之有生理得乎？

稅糧分派，令民徵納多寡，有截然之類，則愚民易知，而姦詭無所容。立法者在上，一切爲苟簡，而使下分析之爲繁難，此甚無謂也。如漕運以四百石爲準，派於直省各若干萬，乃額糧之多寡，初不整齊，而部授教於司，司分派於州縣。取必於部，授之總數，以碎細洒分之，遂於斗升之下，立合勺抄撮圭粒粟等虛立之名，因而輕齎耗脚，水利過湖兩尖及楞木松板，亦就零星派數而洒加之。姦僞相乘，善算者莫之能詰，而况愚氓乎？夫名因實而生者也。勺抄以下，無此量器，何從而爲之名？十粒爲圭，十粒爲抄，誰爲歷數粒下有粟，豈剖稻麥爲十粟耶？凡此皆可資一笑，乃徒以煖亂人之耳目，而施之以利折秋毫之教，非小失也。且如北運以廣儲備，亦豈必四百萬之整齊而無餘欠哉？則何如通計可漕地面，夏稅秋糧，共若干，因坐派民米一石，運米幾斗幾升，至於升而止。卽或於四百萬石之數有餘有欠，亦何不可？官倉所入，不妨歲有畸零，農民所輸，自可截然畫一。若民畝之有畸零，自以三從五七從十一二消除，皆至升而止；則一切脚耗之類，皆可簡明計之矣。如折色輸銀者，亦但可至釐而止；其下有毫絲忽秒微塵纖埃，猥誕亡實，名目盡屬可汰。蓋部司憚煩，不先爲分析，而約略授以總數，乃使郡邑縷分，而至於汎濫以成乎織詭耳。至丈量地畝，古人至畝而止，不成畝者，勿計也。今卽不能，亦可至一畝十分而止；如釐毫絲忽之名，奚從而生？使於畝分之外，算有餘贏，獨以與民，亦不至於病國。王者亦何愛

此鑄鍊，而顯受盡地方之器哉！凡諸瑣細不經之名數，前代未有，始於宋元之閒，舞文小生，羅律歷家之餘，濬以殃民禍雖小而實大，安得一滌除之以快天下之心目也耶？

光祿寺歲費二十四萬，郊廟社稷，羣小祀慶成長，至元且萬壽番使賜宴，皆取給於內，乾清坤甯二宮，常膳上奉慈養，旁及東宮與未就封之皇子皇女，下給六宮六尚以至宮婢奄寺之食料，莫不仰資。一日之費，僅六百六十兩有奇，其儉蔑以加矣。蓋米麵出於正供，酒醋鹽菹禽魚蔬果具於各署，鹽茶蠟棗俱有實收，本色不盡此煩太倉，其措置亦密矣，乃抑未免有唐魏之風焉。故逮成化時，虛祖宗積貯之帑藏，以供御用，而後又可知已。至正德移太倉銀一百一萬有奇爲金花，以供遊幸犒賜之用，凡四倍於歲供，而國遂虛。嘉靖初，新都總己於遺詔，未能復歸太倉，以待新主之善政，因循一年，遂轉爲離壇之費。醮壇罷而御用承之，相沿以至於匱乏，則二十四萬二千餘兩之制，空有其名，而費不貲矣！然後知周禮唯王及后不會之用，意精也。王后之好賜雖不會，而取給於職幣，職幣之入，多寡隨時，儉可以畜而奢有所止，中主之志欲亦得矣。蕭何有言，使後世無以加，誠遠慮也。子孫處承平之後，不能深

喻艱難，束之則愈縱，勢所必至，何似豫達其情以爲之節宣哉？
黃冊之法，始於開尚書濟一言而定一代之規，乃行之既久，十甲司冊者，習爲姦私，以成影射飛漏之

弊。然法雖詭而人存，脫漏墮射，猶有所稽覈；迨冊書廢而愈亂矣。一縣數萬戶，冊籍輪掌，而總寄之一縣吏，又非大猾不任，此安能持之數十年乎？若通黃冊之法而善用之，無如不專任十甲，而當十年大造之際，於十甲內遞輪一甲管十年之籍，新舊交相對驗，各存舊冊以相稽考。且縣之有丞簿，非漫設也。唐宋有司戶之官，正爲此設。無如專委于簿，以統糾其鬻賣別戶收除之實；每一官交代，則舉任內有無推收具冊呈縣，其縣每歲實徵之冊，必從簿發，而令當年里長與冊書對驗，無有差謬而後開徵。此最爲民事利病之尤者，必不可以苟且取便者也。

立法之作，無取太寬，常留之餘之德意於法外，以使有可寬；故大貉小貉之弊，必至於大桀小桀。唯通國計之，常變而處於有餘之地，乃寬之於課程，則民不狎爲易供，而後受束溼之苦，斯以樂生有道矣。今百姓之困敝殆無子遺，皆自守令之考成爲始禍之本。聞嘉隆間，具以歲課滿八分以上者，大計賸賞酷之黜，上雖未爲之法，而下自體德意以行之。故民力裕而民心固，雖土木之變，鄧茂七黃蕭養劉趙鄒藍諸寇之竊發，弗能搖也。以稅糧完欠爲有司之殿最，法始于江陵，一決其藩而下可復收矣。申王二相，反江陵而過爲縱弛，乃以資言利者之口，定溫體仁全師江陵之術而加甚焉。有戶書李待問者，爲之羽翼，乃令知推行，取府縣印官給錄，皆行戶部，比較任內完欠，遂使牧民者唯鞭笞赤子爲

務而究之，逋負山積，激成大變。所謂「則何益矣」者，信矣！故戶部考成之陋，制不革，而欲民之免於深熟，必不可得也。

軍衛之制，行之百餘年而大壞。成宏間，軍衛可用，衛弁亦尙自力於武事。正嘉而後，不可復理，勢所必然也。唐變，府兵爲驍騎，而特重邊帥之寄；故雖有漁陽之禍，而終得朔方之益。揖吐蕃回紇而進之，而終誅於中國之強。宋與本朝，仍舊相沿，憚爲改飭。宋之禁軍廂軍，與衛軍略同。禁軍團營也，廂軍衛所也；皆散武備於腹裏也。夫唯軍衛聚屯於邊，其身家託焉；而又沐浴於剛勁之氣，則莫之勸懲而自練習於武勇。若散屯於腹裏，使其黠者游文墨歌舞之中，其陋者蠅蛄於鴟豚園池之利，心厭甲冑而神氣俱爲之疲恭，欲其不化而爲鷲鷹縮蝟，不可得已。且兵聚則勇，散則怯，故東漢自平亂以後，置屯黎陽，所以聚之於勇武之鄉也。天下皆有兵而天下無兵矣。腹裏之所防者，盜賊耳；其始發也，良有司率機快健捕制之而有餘。藉令其嘯聚漸衆，移邊兵而討之，亦易爾。烏庸是郡，郡而置軍乎？洪永間，分列衛所，頗以遷就功臣而處之善地，遂以壞一代之軍政。卽以屯田言之，使屯於腹裏而耕，民所可墾之田，何若屯於邊而墾民所不耕之土乎？制腹裏之盜賊，以民兵而已足；畜厚威於邊，不特夷狄莫之敢窺，腹裏之姦宄，亦隱然有所畏警而不敢逞。南循海澨，接南甯太平，遠黔滇建昌黎峴，遵九邊，蓋於登

業皆用武之區；中間要害，如徐州、虔南、偏沅、鄭夔、潼關，亦可扼險而收土著丁健之用。沿海則水師訓練之地也，環繞以固中區，爲詩禮耕桑之域。連天下於掌，而處九州如一室，莫便於此；勿爲黠趙宋漏卮之計，以自翦羽翼而成禽也。

武舉之制，至烏程武陵乘國之後，而敗壞極矣！顧其始，亦未爲得也。文章吏治，有循序漸進之道焉；養之以從容，而慎重之以獎其廉恥，固一道也。若武夫，則用其朝氣而不用其暮氣者也。以次而舉之，果有能者，必不耐其迂遲；其能耐者，必其大不堪者也。勿爲之科，而於大閱之日，募草澤之有智略勇敢者，督撫試而特舉之，部覈之而授之以試職；即使之從大帥軍中，以待命于邊，或爲突騎，或爲隊哨之長，或分城堡之守，或効幄幕之用，實委之以戰守之事。其失也，不過亡一人；其得也，遂可以拔非常之士。而黠懷者不敢以身嘗試，以歲一舉之而已足，何事於科場之瑣瑣，決取舍於數矢之中否？數行之通塞哉？

言治術者，有名美而實大不然，則鄉團保甲是已。其說摹倣周禮，而所師者管仲「軌里連鄉」之制爾。自周以前，列國各自立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國之隘，無從別得勇武之士而用之，則就農民而盡用其丁壯；亦如今土司之派其狼獾以爲兵，蓋以防隣國之兼并，而或因以兼并鄰國。其

事本不道，而毒民深矣！封建既廢，天下安堵，農工商賈，各從其業，而可免於荷戈致死之苦；此天地窮則變而可久者也，奈何更欲爭鬪其民哉？朱子自謂守郡日時有土寇，故欲訓練保甲，後熟思此土之民，已競武勇，奈何復導之以強，因而己之。大儒體國靖民之遠圖，不泥於古，固如此；未嘗挾一「寓兵於農」之成說，以學術殺天下，如王介甫之鯁鯁於保甲也。盜賊，初非敵國也；以政安之，以法治之。天子建吏，不能爲民弭盜，而使民之以生死爭，一旦之利乎。團保之立，若不實覈之以武備，則徒爲兒戲而祇以擾民；若使器械必精，期會必壹，技擊必試，立之以長而糾之，小則黠豪以牟侵貧弱，大則教之以亂，而鄧茂七之禍，不旋踵而發。唯劉念臺先生尹京時所行條規，以申六條飭冠昏喪祭之禮，而讖察游惰，非違者不責之以武備，庶爲可行，蓋亦王政之枝葉也。

自鹽政邊儲之壞，議者爭言開中輸粟舊法之善，而不知其非既違事之宜，又拂人之情。故葉淇得以利動一時，而盡廢邊屯，誠有以召之也。法之最顛倒者，農所可取者粟，而條鞭使輸金錢；商所可征者金錢，而屯鹽使之輸粟。邊可屯，官不能屯而悉之素不安於農之商，粟可博金錢，官不移豐以就穀，而責農之易金錢以償官，其不交困也得乎？取之必於其所有，使之必於其所長；一人効一人之能，一物抵一事之費，周官之善，盡於此耳。

人各効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資於所備，聖人復起，不能易此理也。且如周制，兵車之賦，出於商賈；蓋車乘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鐵絲麻竹木翎毛布絮之類，皆賈之所操。是軍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費，應責之於商賈也無疑。如曰稅重則物價貴，還以病民，乃人之藉於市賈者，皆自度有餘，而非資生所必藉，非若粟之一日不得而即死者也。且在周之世，天子來嘗全有九州之壤，若列國封域，尤爲褊小，所需之產，什不得一，則但責之商賈爾。今四海一家，官上府海，何產不豐，凡諸軍國所需，皆鐵於冶，取皮於原，取竹木於林，取絲於桑土，取麻絮於園，或就民而稅，或官自畜植，又不必盡責之於商賈。乃國計盡弛，悉授之末業之黠民，而徒督責之於田畝之征，不給，則令死於桁楊，死於逃竄，不亦僭乎！農所輸者，止以養君子，飽士馬，何患乎不足，而一切取辦，則何望其能支漢人鹽鐵之論，言之似理而實不然。漢之所以舒農民而培國本者，非後世之所能及。王介甫狹小漢制，而以青苗免役保馬諸法，重困農氓，其利害亦昭然。洪武樓園漆園之設，可推爲萬世法，後人且視爲迂瑣，民之方蘇，其竣之何日邪！

行鹽之有地界，商人之姦利，而有兩者聽之；同此天下之人，食此天下之鹽，何畛域乎？通行，則商人不得持有無以增一時騰涌之價；若地分，則舟車之浩繁，自然不行，其可行者，自然各有所底止。唯偶然

一方缺乏，則他方濟之。究竟商人可以通融得利而無所大損，但不能操低昂以抑勒細民而已。無地界，則鹽價恆平，商之利亦有恆，而狡者愿者，不至貨獲之懸絕。且如河東鹽池，因晴雨而盈涸，其計也。則食河東鹽之地界，其淡食者多矣，其益也，又不能通貿之他方，而或視爲贅餘，置之不足收。此兩病也。又如廣東海南之鹽行，贛吉衡永榔寶有上瀧過陡過山之遲阻，當議法時，唯以佐廣西之經用，而不知天下一家，隨在可以挪給，豈必在粵輸粵，而割裂以爲之限乎？利便一聽之民，而上但取其固然之利於所出之地，何至殉商人之姦以困編氓，而召私鹽挾仗行凶之禍。誠欲惠商，支放以時，而無坐待寄引之苦，則已足矣。

國以馬爲強弱，秦之強也，肇於非子，而趙唯騎射，乃能以一國抗初張之匈奴。漢唐之所以能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五代方域小而年促，僅作旦夕之計，而宋承之，舉漢唐之故苑，置之於蔓草疇田之中，而強賦之民爲保馬。其視金元，如鼠之遇狸，誠不敵也。昭代乘金元之披靡，驅之無角逐之勞，其與張陳爭成敗者，皆舟師步卒格鬪於吳楚，用馬之力少，而馬亦僅矣。然猶廣置牧苑爲邊防計，使循而不弛，不百年而蕃庶可待。乃不知誰爲之策，俵養于江北山東河南北直民間，使民牧而責其駒。其爲民患也，則始領種馬之日，愚民稍以爲利，既而子孫怠於牧畜，則或家無三尺之駒，而歲供尊生之馬，垂

至百年以外，刷馬印馬之繁，折價之苦，計戶坐徵，加賦外之賦，而民敵極矣！其爲國患也，民貧而說，則以鴛羸之馬應官，既不堪用，莫能整飭，而苟且之臣，又謂承平無用此贅物，不如折價貯於閤寺，爲國儲；其邊鎮需馬，則上疏奏討，發閤帑以聽其自買，債帥十不買一，而徒充囊橐，於是中國幾無馬。而或資茶以質於西番，仰鼻息於裔夷；抑且水草失性，動至仆斃，徒爲獵隸墨吏之中飽。邊警以來，人持短兵以當萬騎之衝，責之以不敗，必不可得已。夫自甯夏而南，至於岷黎建昌，又南而滇洱，皆宜馬之地也。黃河退灘，自同華而東，至于淮泗，皆可牧之場也。捨彌望之荒壤，捐數千頃之閒田，調坐食之冗卒，募游食之餘夫，通天下而計之，爲費幾何？行之一二十年而入番之茶，可使以金代馬，中國之孳息，自較夷狄而尤盛。固可蠲江北中原之馬價以甦民，而民益甦矣。謀國者不以家視國，國之蠹也。入口之家，牛豕鷄鶩不仰於市，傭夫惰婦，一切藉粒粟以易之，其餒可待。舍其生聚，聽產乘之空靈，歐偃蹇之卒，以當踐蹂，而國以淪胥，良可爲痛哭也！保馬爲禍階，俵馬繼之，賠折積怨，閤金盡而國隨，亦必然之勢已。

牧苑之法，行國馬取給於牧地，而通其法，以廣公私之畜，紓民役之苦者，又莫若隨府州縣而置牧，每邑各有牧場，以邑之大小草料之難易酌其多寡。其收放打草剔除之役，量置官夫，穀粟取之縣倉本

色，特恐傳舍之吏不加愛惜，則無如分任正佐官。每官牧若干匹，交盤清楚之外，許寄牧私馬半於公馬。任滿聽其作歸裝之用。其官牧之馬，以半供驛遞，半授民兵操演逐盜之用，使民兵之壯者習騎射焉。若其葦息贏餘，則三年一計，其登耗斥賣，爲亭傳修飭之用。恆令寬然有餘，而不爲吏苦。且乘人者，夏桀之虐政也，馬不給用，而狡胥之頑軀皆以累良民之項領。馬旣蕃衍，則嚴乘人之禁，在任官非五品以上，休致官非七品以上，士儒耆老非七十以上，及有病婦女，非五十以下及受封者，不許用肩輿，則民相勸於養馬，而無形之富強寓於居平以待不測，此通數百年強本治內之要圖也。

嚴於督民而寬於計吏，則國必無與立。史稱元政不綱，唯其寬也。唐制，州縣官秩滿則謝事赴都，尉吏部銓簡，而後更授新除，謂之選人。雖士大夫不無疲勞之苦，及待選之難，然使受命臨民者，皆得奉一王之靈爽而聽廷臣之清議，則自鄭重其官箴，而不敢偷。三年入覲，因行大計之典，亦通此法而得其平也。考滿給繇，必親領司文赴部考覈，而後授以官階，則不滿於公議者，昏耆老疾者，皆無所隱匿，而吏道清矣。自以催科爲急，於是有藉口錢糧任重，而郡縣長吏，有終身不入都門者，升降皆遙爲除授，其陟其黜，一聽之上官。上且不知有天子，而况知有廷臣之公是非乎？上官者，唯知己之好惡，又其下則唯知賄賂已耳。而天子設部司設臺省，將以何爲？故郡邑之吏，不入覲受計赴部考滿，而覲天下之

治，必無此理。

取吏不得不嚴，而士大夫自有廉恥，獎掖之者，抑其本也。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養犬馬者，就必充其芻豢，而官俸勿論多少，皆實支三石，折絹抄鈔，到盡名有而實無。一月但支三石，以食九人而不足，庶人在官者之稍食也；爲吏者去其鄉，荒廢其資生之田里，子女僮僕，取給於實支者，十不償一。勿論其上有父母之甘旨也，况其葬祭昏嫁子孫讀習之費，而在官抑有往來酬贈楮筆鐙油之需，雖至儉約，亦豈能如於陵仲子之資履繼乎？全與實支猶且不給，故唐宋之制，店舍魚步園圃，皆委之郡邑，而不上供，所以佐俸入之窮也。至於修理公廨，鋪程酒飯，心紅油蠟，一切皆有經費，寬爲數而不問其盈餘，要令公私各得。拔葵逐織，而出無政事之埤，入無交徧之譎，然後秉國法以課其廉頑，則賢者獎不肖者懲而不怨。今俸入不堪，吏莫能自養，其始也虧替公費，耗汲祭祀學校夫馬鋪遞民快之貲，以自入而一責之民，其既也則無所不爲，而成乎豺虎矣。國家常畜數千飢鷹以牧飛鳥，猶且曰彼自有之，而無待于公家，則何以爲民元后耶？

歷文紀建除宜不宜，其弊始于唐，沿于宋，相循以爲故常，未有知其非者。唯解太紳庖西封事言之，而未能詳也。王者敬授民時之大典，而以惑世誣民之小道當之，導民以雷而爲事之賊，其喪天迷人甚

矣。故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尤可異者，歷尾逆推六十年甲子一周之歲，徒列其年而無所取。宋人以天子年逾六十，欲展爲百二十，蓋使六十以外之人，不登於歷數，非恤老者之所忍。不但天子然也，且下註男幾宮女幾宮，僅合婚之邪說，尤爲俾民卒迷，而以此失其配偶之正者多矣。不能利民而滋害之，君道亡矣。歷授民時，使民知因時而趨事，則但當首紀月之大小建之所臨，次紀某日某時日躔某，次紀中節日時刻分社伏，次紀朔弦望盈虛，次紀方今月令之宜。如立春正月節，則曰自某日立春，以後某候至，可以作某事，如出耒耜火田萊五穀播蒔穰生蠶種草綿理桑芋種瓜，疏合牛馬字雞鶩鰱魚苗平道塗架橋梁苦牆屋備薪炭之類，逐月逐候而示民乘時以竟功。其次則紀六氣，司天在泉之正變，示民以節飲食慎起居而遠疾疢，其次紀官司祀事，民間嘗新薦寢社蠶儺飲之時，如此，則本天以治人之道立矣。若御用歷，則因一歲之節序，時之德刑，日之剛柔，定戎祀慶威之度，及發政布令之期，以憲天而出治，尤不當以瑣瑣災祥，干有國之典禮明矣。至壬遁歷以命將臨戎，尤爲諱靈。兩軍相當，生死爭于俄頃，廢智勇而聽命於妄人之說，不亦危乎！

因逆臣之阻兵而廢藩鎮，因權臣之蠹國而廢宰相，乘兩輔矣。宰相廢而分任於六官，以倣周制，是或一道也。乃周六官之長，無所不統，而今太僕不統于兵部，鴻臚不統于禮部，光祿上林不統于吏部，通

政大理不統于刑部，國子監不統于戶部。官聯不審，事權散亂，統之者唯秉筆內臣而已。至於內臣之必統於吏部，尤爲國之大綱，而都督位兵部之上，莫能仰詰，二者乃治亂安危之樞機。周官之扼要於此一失，綱紀盡亡，區區以行人司欽天監爲禮部之遙屬，胡不推此以正六卿之職也？

牧民之道，教養合而成用，故古者學校領於司徒，精意存焉。今學政貢舉一歸禮部，則以爲此彬彬者，儀文而已，戶部但操頭會箕斂以取氏，爲國家收債之阻僧。王者意之重輕，形着於命官分職，治亂於此決矣。督學官司教者也，宜爲布政使司之分司亡疑。而以按察司官爲之，欲以刑束天下士乎？其始制之意，不過欲重其事權以彈壓提調之有司耳。乃按察祇以糾大姦折大獄爲職，若經常教養之事，布政司領所屬長吏之治爲考其成以上計定黜陟。今學政與廢無所事事，而授之廉訪提刑之官，則布政司一持籌督迫之租吏，使爲一方之師帥，天下何緣而治也？

洪永間歲貢最重，與進士相頡頏，故授以訓導。其選師儒未嘗不重也。其時學校初立，歲貢生前無積累，非有日暮塗窮之意，而朱善苗衷皆以教官權大位，曹鼎自陳不敢爲人師，其不以閒冗視之可知也。相沿既久，挨貢法行歲貢者皆學不足以博一舉而視此爲末路，其能擢國學縣令者百不得一。惰歸之氣乘之，雖欲不棄教道而弋脯修，不可得已。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圖其後也。學政唯宋爲得師

備皆州縣禮聘，而不繫職於有司；若令提調，就附近致仕閒住告病告養品官之中，及舉人年四十以上，學行果爾表著者，官率生徒執贄拜請，以典教事。其祿養資給，因地方大小，生徒衆寡，差等以立之。經制督學官，一以賓禮接見，不與察計之列，行移不通於有司，迎詔拜表，歲時朔望，無所參謁；若其教無成績，而所教生徒屢科不與，鄉舉歲試優等少而劣等多，及行劣至三五人以上，不先送提調官詳黜，又或告發干名犯義，及數干門禁者，則引身告退。若提調官所聘非人，及獎勸乖方，致令惰劣者，督學官糾參如法。師儒若有成教，則不論年歲，敦留卒業，待其果老果疾，或品官起用舉人，中式受職，而後更聘。一以道義廉恥相獎，則人才士風庶幾可改。長此不革，師道賤而教無術，監司府縣，任意差委，濫與錢穀刑名之役，若簿尉倉巡，爲奔走之下吏，僕僕參候，與僧道之長，同其趨踰。不肖者因之以希錙銖之利，害極於末流，而其始抑有以啓之也。

宏治間，初命按察司官督學授之特勅，其勅皆勸獎人才之語；至萬曆初所改勅，則如詩姦制盜，置士子於不肖之中，而勒束之。故率天下於寡廉鮮恥之塗者，萬曆之初政，江陵之變法，申商之秀說也。兩勅具載會典，江陵之法行，而劣生把持包攬，昧吏鬻爵，受囑託之風益烈，蓋以撲之者揚之也。進士科始於隋，垂千年而不能易；後有易之者，未知以何道爲得。王安石革詞賦，用書義，亦且五百餘

戴矣；使學者習效聖賢之言以移其志氣，其賢於詞賦明甚。至文體之屢變，或趨於陋，或淫於邪，皆乘時會不能爲之豫謀；但可釐正者，導以讀書窮理之實而已。書義而外，論以推明經史，而通其說於治教之詳；策以習天人治亂禮樂兵刑農桑學校律歷吏治之理。非此，則浮辭靡調，假於五經四書，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謂；因無可用之士而士益偷，則益賤，固其宜已！聞萬曆初年縣試，儒童無策者，不送府試，且有以「何圖」、「雜書」、「九宮」、「八卦」策問儒童者，則所重可知已。萬曆中葉，姚江之徒興，剽竊禪悟，不立文字，於是經史高閣，房牘孤行，以詞調相尙，取士者亦略不識字，專以初場輒美之套爲取舍，而士氣之不堪，至此極矣！原其所始，立法亦有未善者，故流弊有所必至。科場七日而三試，作者倦而閱者亦煩，則操一了事之心，以應後場必矣。二場所試者，表判駢豔之語，將何以爲舊制？詔表隨科一道，誥詔視表判爲愈矣。然士方在衡茅，使習知經國長民之道，固無不宜；若生者命令之大體，非立朝廷之上，深喻國體者不知。故唐宋知制誥者，卽文名夙著，官在清要者，尙須試授，則不可使士子揣摩爲之明矣。誥詔旣所不能，表判又爲無實，何如改三場爲兩試？初場書義淹通，每解額一人，取定二人，令赴二場，試以二論三策，然後決取一人中式。初場以十日閱文，一日拆卷，凡十二日而試二場，又五日而放榜，則作者精力有餘，閱者安詳不遽。尊經窮理以爲本，適時合用以爲宜，登士於

實學固科場救弊之一道也。未得創制顯庸之聖作法以待賢者，亦將必出於此。問刑官故出入人罪，律以槩論。然考之宋制，故出罰輕，而故入罰重，此王政也。故出故入，有受賊不受賊之別，亦但當於故出項下分受賊不受賊，而不受賊者從輕，其故入，則雖不受賊，自應與受賊者等。故出則勿論，已決遣未決遣，一例行罰。蓋雖已決遣而覆覈，果當從重，不難補決，自不致逸元惡之誅。若故入已決遣與未決遣者，固應殊科。蓋故入決遣，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償，其已受之勞辱，已決遣之罰，自應加重。其致死者，倍宜加等，卽不抵償，而終身禁錮，與大計貪官同處，不得朦朧起廢，及以邊材等項名目濫與薦舉。則問刑之吏，尙知所懲，而酷風衰止，貪亦無以濟矣。

賊以滿貫抵重罪，刻法繩人，此所謂一切之法也。抑貪勸廉，唯在進人於有恥。畫一以嚴効之，則吏之不犯者，愈更無廉恥之可恤，而唯思巧爲規避。上吏亦且重以錮銖，陷人于重罰，而曲爲揜蓋。上愈嚴而下愈匿，情與勢之必然也。且凡所受於下吏部民者，乃至鷄兔扇帕紙墨油炭，皆坐價抵賊，繩人於交際之塗，且必開其掠奪之大焉。有出身事主，而可如於陵仲子爭名於一鵝半李之間者乎？旣枉枉法矣，則何謂之賊？其枉法也，則所枉之大小與受賊之多少，孰爲重輕？假令一兵部官濫授一武職，以

致激變喪師；或因情面囑託，實所受賄，僅得五十貫。令一吏部官，濫授一倉巡河泊，其人無大過犯，而得賄二百貫。又令一問刑官，受一誣告者之賄，而故入一人于死，僅得五十貫；其一受誣告者之賄，而故入人于杖，得二百貫。豈可以貫之多少定罪之重輕乎？則無如不論貫而但論其枉不枉，於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輕；但除因公科斂，因所剝削之多少分等定罪，其他非黃白狼藉累萬盈千者，苟非枉法，但付使部記過；全士大夫之名節于竿牘飲食之中，而重之於箕斂漁獵之條。唯寬也，乃能行其嚴，惡用此一切之法爲。

弭盜無上策，逐捕亦法之所不可廢。宋制，捕盜獲全夥者，加一官，其法校善。蓋責有司以捕盜，唯可賞而不可罰；罰一行，則匿盜不報以苟免於謫，而盜益猖獗矣。盜無可全獲之理，十人得七，即可膺全夥之賞；其未獲者，責令鄉保戶族長立認狀，不拘年分，曾否經赦，及已獲賊首處決與否，失主存亡，舊案遠近，皆一應責令擒送。若有隱匿，被人首出，即同窩盜。嗣後捕盜員役，若能盤拏積年未獲之盜，舊案分明不枉者，即照捕獲全夥例紀錄，能捕人役，一例給賞。其犯盜人田產，在逃未獲者，即行變賣，給失主賸贖。如此，則官司無諱盜之心，而失主自告報後，非其下識認，須當官指證者，但具一真實贖單，明填記識，俟驗合認領，更不煩類令到官，一聽官司自行審決，則被盜亦何憚而不洩其荼毒乎？此亦弭

樊始進於禮教之大者。乃架月橋，令伎人簪花作雜劇，殊爲可恥。宜其一變而以犒兵餽役之酒食，嘯蹴而貳以訖於不復行也。鹿鳴雖歌古詩，而音節無傳，僅同符呪。簪花掛彩，輕豔不倫。今古樂不可復，不如且革淫樂，而以賓主獻酢之禮行之。

州縣統於府，而府別有學，其制與州縣等。此甚無謂。宜於州縣學中歲試優者，行提調官覈其德行，無出入公門虧損名義等過，升之府學而餽之。量府之大小，人才之盛衰，而爲之額。多者不過百人。凡州縣學，但與鄉試不得歲貢士半於府學而後貢之廷試。其優者與出身，次者入太學。大府歲試而貢之者三人，次二人，小府一人。不但名實相稱，且學之於鄉已小成而進於郡。及就郡學，則師友益廣，勿使局促井里，狎暱習氣。至以錢糧訟獄陷溺其心。所以擴其耳目，逸其志趣，以變之。禮所謂游其志也。升府學，則以胡安定教法及白鹿洞學規，酌而教之，學以漸而可大。孰與老於鄉校，錮蔽於腐諄時文之中，而以卿貢爲日暮塗窮之旁徑，使偷靡以終其身乎？

截解似兩便於國民，而不知其適爲兩害也。財用出納消息之權，必操之朝廷，而復張弛隨宜，裕於用而民不困，爲苟且之術者。規一時之簡易，而鹵莽滅裂之禍不可言。如嘉靖閒，因吉囊俺答之患，陝西三邊，用兵孔棘，遂將陝西一應錢糧，盡行截作三邊之餉。不足，則截四川鹽課補充。當時在民則免於

其威甚則脅民而取其貨耳。若布政司府州縣正印官，不得無刑人之事；律既有笞杖定制，或稍使得用，訊杖竹篔以警欺窳可爾。若夾髀拶指，乃不得已而用以誅盜；今牧民者以施於民，是長吏者民之鷲鳥猛獸，而刑具者其瓜牙也。失父母師保之尊親而爲獄吏，知自好者亦應恥爲之；相習不魏，因而不仁，豈自知其辱之賤行耶？乃民亦何辜而糜血肉於司牧者之堂也？倉巡驛泊師師相倣，民其餘幾，乃至教職亦挾杖以行，廉恥蕩然矣！自應急爲釐正：訊盜之刑，唯捕盜官得用之；理刑官得用訊杖，正印官得用小薄竹篔，以懲不恪；若正犯笞杖，卽與如法的決姦欺，大蠹卽口口役從，亦大則送理刑官，小則發巡捕首領訊治，斯以矜口長吏，全其君子之體，而以寬斯民之束溼者，卽在乎此。征收稅糧，除姦欺里甲村理刑官追比問罪外，則自有勸戒樂輸之道在；若以天子之尊，遣數千鷹犬，威制匹夫匹婦而索升斗銖累之得，不但羞當世之士，而亦重辱朝廷矣。

尹京之難，古今所同，故兩漢多用嚴酷之吏以處之。然京尹牧民之長，乃天下郡守之師表，而以毛鷲爲尙，則是倡刁才之舍德而崇刑戮也。顧登穀之下，土着少而賓旅衆，其去鄉里而來都下者，類皆其黠者也；非可素施以漸摩之訓，則非任張敞趙廣漢嚴挺之之流，誠有難治者。故以郊外編屯，屬京尹之政教，而國門以內，屬兵馬司巡視御史之糾察，庶兩得之道也。乃一城而五之，莫相統攝，竄匿閃爍，

百弊所生。兵馬司秩卑權輕，動爲權貴所掣；巡視御史，差以月計，傳舍視之，姦不勝詰而法且窮矣。故其後也，一授法紀於提帥，厥奄而成乎大亂風波之獄；毒流善類，皆巡察者之權不壹任不重有以致之也。提帥之職，視漢之司隸校尉也，而可使執袴近倖之狡者任之乎？誠欲以牧民，任京尹而以輯姦，任執法無如以五城內外鄉飲讀約塵稅夫役聽京尹畿縣，仍視外府州縣，其緝拿探丸發篋窺探賄詐，禁止飲博猖狂闌獄擾市，凡屬五城所掌之禁令刑名，於都察既堂上副僉專任一員總提督之功。其縱意禁其淫，官尊威重，法可必伸，移提帥之權以授廉直剛毅之大臣，養京尹之仁，使盡撫字敬敷之大體，斯爲經國之良規也乎。

常平倉，良法也；而每中圯不行，非但不得其人，亦立法之未盡也。倉米不出於經制，故墨吏可以侵牟，窳吏可容息弛；若於立法之始，每年夏秋二稅內，借徵本色田畝起科。最輕者每民米壹石，借徵壹斗五升；其次，借徵一斗，最重者，借徵五升。但遇荒饑穀貴之年，卽行平價糶賣，坐充輸糧人戶本年應納錢糧；若價過五錢以上，卽以有餘銀米賑濟。如三年不遇歲饑，將存米一半於應解漕糧地方支解，照數減徵糧戶本年漕米。其非水次無漕運地方，亦支放一半，或發賣，或充官吏俸糧，民皂鋪遞膳夫斗級等項公食，每石酌價五錢，坐減糧戶本年應納折色。至六年而舊米支盡，新者相仍。假有民米萬石

之縣，以中則準之，恆有六千石之畜矣。其米於高爽寒燥地面徵大米黃米卑溼蒸熱之糲，每米一斗，徵暵過乾穀二斗二升，皆於十月十五日輸倉爲止。支放之日，數有虧欠，經收官不論在任及陞調降罷行提坐贓追賠問罪。蓋有糧之家，類非糴貴坐餒之人，通有餘以補不足，但損其息，不損其實。三年而無歉歲，則亦適如其應輸之數，而通濟均平之道得矣。坐抵起解錢糧，則有司無所施其侵漁；若溼漏雀鼠之壤腐折耗，典守者固無所逃其責。不此之圖，而豐年發官本以收糴，則有押勒強買之害，挪移狼藉之弊；至於罰穀存倉，則祇以啓墨吏肉攫折金入囊之門，而五刑收贖之外，有無涯之峻罰，徒爲民蠹，無粒粟之實惠也。

黃籍戶口之外，有司別有煙民冊，此政之顛倒而但可一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種穰者何人，而徒以勤耕苦穫供國家之租賦者謂之戶口也。且如人丁絹，唐之庸調也；桑絲絹，元按戶課桑之加征也；戶口鹽鈔者，原以國初鹽課每引止輸邊粟四斗，鹽價賤，民食其利，故稍派令出鈔以助正課也。絲絹之稅，不專於農民，通城市村坊逐末技作之民均輸之；既宅不毛者，不免里布之遺意。而食鹽之利，計其多寡，則逐末技作者必多，而農民恆有經旬淡食者，固宜分派煙民也無疑。但宅其地，不論客戶土著，佃耕自種，工商游食，一令稍有輸將，以供王民之職，乃名不登於天府，無一絲文錢之奉。

公亟重困農民，代爲墮輪，尙得爲有君統理有吏分治之天下乎？卽煙民而爲戶口，三載而考去留登降之數，何所不宜而執數百年已朽之鬼錄，索非法之財邪？

朱子言救荒無良策，不如修水利，誠牧民之要言也。然僅爲東南可澹可堰者言爾。江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更無水利可修；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親之。朝廷都水所掌，非不具立條貫，無人奉行，卽亦聽民之有雨則弛，無雨則爭，非畫一可久必行之道也。周禮荒政，多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此最爲通變之善術；蓋年雖凶荒，病在民而國未嘗遽瘠也。若河南山東淮泗一帶，黃漕二渠，歲費不貲，假令災傷之歲，於九月後度所宜修之堤岸，所當疏濬之支流，卽行就災傷地面募無食之民，鳩工起事，以應用錢糧於相近成熟州縣平價和糴米麥，或截抵價漕糧給丁夫口食備直，及採買竹木甃石，俱以見米支價。其在山陝北直，則就近相視邊牆堡哨墩臺壕塹合當修者，卽借支漕米，募飢民挑築，仍扣該鎮應支修邊銀兩，解戶部倉場堂上官，俟次年成熟，於相近水次地方，買米麥補運。若黃漕二渠應有河工銀兩，工部卽交割倉場，候熟買補，尤爲利便。倘更不足，則臨清德州二倉預備米，正可挪支；唯在豐年，則自非虜衝要緊地面，崩坍急須挑築，及漕河十分淤塞，黃河異常決壞，爲患深大，一概不得修理，留待荒歲民有所仰以全其生，而流散團聚，積爲寇盜之源塞矣。若東南既有水利之可修，但在

嚴立課程，專官管轄，則自無大歎。倘水旱太甚，亦可修城浚壕，治道塗葺，館驛繕公廨，學宮神祠，以合用錢糧，告糴於鄰近成熟郡邑，支給工食。大抵北方之旱，千里彌綿，又無野藪魚贏之產，故死徒寇盜倍甚於南方。因地制宜，存乎良有司之實心實政，非朝廷之可爲遙處。唯留工作以待荒年，可設爲成法。且民有甯死而不受米粥之拯，且吏胥者約無所離其姦欺，唯募工之爲兩得。荒政十二，此爲要已。移度支以供滇黔粵右，固不容已。然能安其人而漸化之，則雖勞而有造，乃田糧起科，極乎無可輕，而州縣之虐取，更倍於腹裏之重賦。郡邑之吏，有坐陸而無內轉，雖行取而不得清要，有拏問而無重法，棄置之於榮辱不加之地，無所顧恤，而聽其爲蠹賊以求遠人之綏，而移易其獷頑。其可得耶？使悉從乎直省之法，官有箴，事有制，賦役有經，卽以粵之財治粵，以黔之財治黔，而亦足。而何況於滇，且其名爲州縣，大小饒瘠，恆不相稱。如臨桂乃省會首邑，而壤地瘠溢，不能供一城三月之食。靈川縣界去三十餘里，何不可併爲一縣？其他叢爾箐峒之中，不能當一鄉保者，亦強立州縣。如修仁荔浦荔波永從獨山等，皆設城隍學校官吏以牽其民，而使日暮塗遠之人以腴削之者，又不可勝紀。苗獠非庸樸之守令可制，但不生事以激之，則可以漸而引之嚮方。若八閩全土，在漢爲東冶一縣而已。東晉以還，日革故俗，今遂爲庶富文明之鉅省。簡以治之，易從而可親，何事此紛紜建置哉？如以郡縣少不能成一

省會，則兼兩廣爲一布政司，而建司治於梧者，分貴州入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使，習腹裏之政教，以移易其吏民苟且之心，則此日之粵右滇黔，不可如他日之閩浙乎？倘以苗夷竊發，必須彈制，自可於貴陽柳州設督制鎮巡開軍府，如甘肅鄭贛偏沅，亦何用此無政無刑之藩臬爲也？

兵柄無所專統，自宋而始然，樞密院猶與宰相爲頡頑，蓋亦倣西漢大司馬大將軍之制而稍替其權，未爲失也。若周官九伐，一掌於司馬，全領夏官之政，不專任兵事，則封建郡縣形勢不同，周之戎事止於千里王畿之車徒，以討諸侯之不庭者，非後世外有強夷，內有大盜，爭安危存亡於一戰也。兵部統武選承襲矣，又統職方九邊之戰守，及車駕武庫鹵簿驛遞兵器之繁，吏治雜而樞機僅其偶應之一節，乃使軍中遙稟其節度，與督巡鎮帥均其功罪，欲軍之不償，不可能已。分奏覆清覈冗沓簿書之餘力，以揣度千里外之進止，雖日斬丁汝夔王洽，亦徒爲淫刑而已。兵部所可司者，兵制之常也。軍衛勾補絕除添調之政，腹裏武職，世襲黜陟之銓，裔夷朝貢封削之典，驛傳夫馬擺給之制，兵器造作給發之數，已不勝其繁矣。若邊防征剿，出大師以決安危，自應別有專任廟算者。殿閣學士，因參贊密勿之官，既有文華武英之別號，則首輔統理而外，宜分武英殿大學士專理機密文字，調度邊鎮守禦征剿。無事則申飭訓練，以考覈鎮巡，見有軍政之官而進退之，其枚卜會推一視閣臣，而必於曾任督制

及本兵尙書侍郎中有邊功及威望隆重者推之。而慎選武英殿中書舍人聽其委任。庶乎不以有國之司命付之悠悠持祿之人塗飾而超於羸以斃也。

題奏得旨科抄下部發邸報使中外咸知此固以公是非得失於天下而令知所奉行然在尋常銓除降調論劾薦舉典禮刑獄錢糧工役之類則可卽如緹騎逮問刑科且先行駕帖不發邸抄况用兵大事姦細窺覘密之猶恐不密乃使喧傳中外俾夷狄盜賊得以早測進止乎若做唐宋樞密院之遺意專任一閣臣典司之則凡係軍情奏請勅旨傳諭及上言兵事者不論可否從違每科抄卽送武英應會議者卽集官會議應傳諭軍中鎮巡將領者卽彌封傳諭應知會直省督撫監司軍衛調發接濟者卽行部知會其建言兵事可否採用卽召赴閣熟問奏行自餘不應知聞衙門及在外官民自不當偏令測知一概勿得抄入邸報敢有漏洩者如律治之不然律禁漏洩而邸報流侍遠邇一何諱也夷虜入犯盜寇竊發該汎地官飛報與臨陣勝敗城堡存亡賊勢衰盛及偵探敵情一應塘報皆止抄發應與知聞衙門俱不得抄入邸報唯掃蕩大捷應行露布通傳者方許發抄則機事密而人心定斯爲廟算之永貞乎

六科之職有封駁有抄參封駁之制唐門下省掌之門下與中書俱幸執也而相爲駁異非大臣協恭

之體。給事中，門下屬員也；廷諍爲宜，以正君德，飭國政，儆官箴，盡民隱，自不易之良法。若抄參，則爲私意橫行之便徑矣。且如抄出嚴之抄，出商之與六部相斟酌而申飭焉，猶之可也；若抄出自己，尤爲非法。使其事大而必不可行，則自當封駁；若事小而在可行不可行之間，且以聽部院各衙門之行止，而徐議其得失未晚。乃唯一人之意，更不俟公論，不請君命，而一意爲廢興，此何法也？自持祿養，交之閣臣，務爲詭隨，任科臣之汎濫，以免指摘；於是而上下爭權，以成平滅裂，一激而爲盡削臺省之權，以任六部賄賂公行，綱紀蔑絕，後有作者，必且大反而又失其平。則封駁抄參，酌中正以適治理，所必熟講也。

總憲得其人，則吏治自飭；大吏成得其人，則士氣自清。顧公佐之在都察院，李公時勉之在國子監，其明效也。六科無所統屬，故吏科都給事中宜任大計，及分發紅本封駁抄參之事。若御史員雖多，業有總憲爲之綱紀；又任掌河南道印者，以大計提差考覈之權，則雖有方嚴之總憲，或掣之矣。國子監不得與聞直省之學政，而以督學官之磨勘授之部科，教之不壹，而望文體之正，士習之端，難矣！凡差提學官，一委祭酒司業保任，以所保者之稱職與否，爲保者之殿最。若私通賄賂，及寬而縱弛，嚴而苛刻，及倡率士子爲詭誕庸陋之學者，同學不先糾論，而臺省舉發者，大司成以不職坐廢。其所頒條約，俱

國子監頒行之。或因時規正大司成，具列奏準酌定庶教出一源而土風其可齊也。

嚮爵之政，始自鼂錯，所嚮者爵耳，爵非官也，以復除以贖罪而已矣。後世乃以嚮官，又其甚者，乃至於嚮士納馬納粟而入大學，成化間之亂政，從古所未有，聞其說開自大學士邱濬，濬之爲人，樂道秦檜者也，固其宜矣！天子自嚮國子生，則下之嚮鄉會試，嚮弟子員，孰從禁之。未幾而程敏政磨寅之事起，自有虞氏設庠以來，極乎金元之賤士，來有滅裂人廉恥以敗國之綱維如此者。乃相沿二百年而趨益下，濬之罪可勝誅乎！粟馬之納，於國計幾何？乃以教化之源，爲銅臭之府耶？萬不獲已，如鼂錯之急於實邊以紓民力，自可別立閒散秩名以酬之，免其徭役，而自杖以下，有司不得輒加詆辱。又進而假以鴻臚光祿上林諸署冗員，任事則給以祿俸，猶未至重虧夫名教也。

今之卿飲酒，非古之鄉飲酒也，然如會典行之，亦有裨於風教。乃有司奉行故事者，猶數百年，而里正之飲於卿者，久廢無他，里正疲於徭稅，偷薄狼戾，先自里正倡之也。其徒至有錢糧不認父子之謠，而尙暇及此乎？惟公費驛遞，自有經制不遺里正任其荼苦正供，簡明易遵，按籍以責稅戶，不誅完欠於里正，則里正不任爲嚇放入山搜擻之獵，大力既有餘，而播惡之習氣且革，則亦知自愛而以風教任之。彼且以得行典禮司教化爲己榮矣。若古之卿飲酒，則今之起送科舉，及卿試鹿鳴宴是已；此尤崇

盜於末流之善術也。

冗事於一官，而冗官於無事，兩失之道也。在京如吏部稽勳司，其職掌漫無可課之功，而文選冗沓，以滋黠吏乘司官之促迫，替亂而讎其姦。何如以初選任之文選，而以陞遷調降起復之補除任之稽勳，則曹務繁簡稱矣。工部屯田司，亦無實之署也，何不令三歲一稽天下田畝荒墾，有無崩坍淤退，並課有司陂堰圩隄之興廢，而覈實地畝增減，以授戶部而登耗其稅糧。都水則專任黃漕二渠之通塞，在外則同知通判推官，沿五代及宋掣制之陋，以建置而漫無專任，爲課最所不及。自好者持祿以待遷，否則法外生事以擾民，而事集於知府之一人，求暇以課農桑親學校而不可得，似明任以詰或捕盜督糧問刑之職，如漢分曹之制，受成於知府，而各給印信，得上達於監司，俾知府一意教養，則前代行春勸農賓賓飲射之典，可復也。

官自有體，國家授之以體，則爲吏者有所矜式，以養其品行，民亦受其福矣。相沿非九卿堂上官，及法司屬官，差審刑獄五城四門巡視官，不置刑杖，若內閣翰林等清署，雖廉從有犯，亦送兵馬司杖治，所以優君子於清簡和平而刑亦不濫。不然，在京文武吏，且盈千，輦轂之下，血濺肉飛矣。以在外言之，凡爲吏者，卽置刑具，如捕盜理刑官，固其職掌，若分司守巡，及府州縣佐貳首領，用此何爲，以快其怒張。

解京之難，而利解邊之近，在戶部則免接濟不及之咎，以委之總制，自爲催督，而以速濟邊事，減省路費爲辭。乃自此而後，戶部付西邊之有無於度外。至甘肅一鎮，經數十年而無斗粟一錙之給，甯夏延綏亦僅有給者，收支無可稽考。託於未解以匿爲中飽者多矣。兵數損而士心離，起而爲盜，所必然也。催督之權，一歸總制，任非其人，則胥吏威行於郡邑，令牌令箭馳突官府，動以軍興相恐喝。民日死於催科析楊之下，水旱流離，莫能告緩，故激而爲流寇。流寇之獨盛於關陝者，非秦人之樂爲寇也，截解之催督使然也。完欠支放，朝廷無從戶稽，百姓無可控告，以陝西委陝西，而求其不叛，庸可得乎？此夏虜之流，任意而聽部司之委卸，爲總制者，又貪利權之歸己，以成乎患害。不知法必有迂曲，而後可無弊者，概從簡經，則無紀綱，而必裂。夫民必輸國，而兵必待養於度支，此定理也。水旱可以寬恤，邊事之緩急，可以損益，皆聽廟堂之張弛，惡有核定民間若干之賦稅，爲邊兵若干之軍需，而不覈額餉之有時不給，民力之有時不支者乎？窮鄉遠徼之民，皆知輸正供於京師，而飢饉可以望恩，行伍之士，亦知待養於司農，而節宣皆唯廟算，然後兵民之分義明，中外之血脉通，而無痿痺隔壅之病。謀國者苟且無術，而貽禍無窮，亦可爲永鑒也已！

歷代唯唐以錢絹雜用，蓋沿北魏周隋。江淮以北，地不產銅，而錢詘，開通元寶，始鑄而不給也。自餘皆

以錢爲通用之資。宋以前，銀價雖貴，然僅用爲器飾，猶今之黃金耳。銀產少而淘鍊難，銅隨在可採，而通市交緬，尤易充足。物有餘，斯可爲不窮之用也。若宋末會子交子，元變爲鈔，洪武初猶承用之，其法極乎陋敝，而必不可久。然則利生民之用，自太公以來迄於今，無如錢矣。錢法之壞，亂世貧人壞之也。國貧而攘利，而銅本少而錢薄劣，覬多得利而終於不行，盜鑄亦因之以起。有天下者，通計而期之久遠，何汲汲於旦夕之厚獲耶？卽令千錢之本，費至九百五十文，但得息五十文，在國家計之，亦爲無窮之益。而民之盜鑄者，以無利而廢然返矣。揀精銅而以佳錫點之，每文足重一錢二分，而當銀一釐，輪郭圓好，文畫清整，銅色純青，漆背光堅。非是者，官收鍊銅，而以銅價償之，雖一錢亦不放行。要令鼓鑄不輟，則青錢廣而惡錢自息，不待嚴之以流配之刑也。假使歲得百萬緡，則歲增百萬兩銀之用於天下，無論在官在民，優然有餘，而國自不貧。况實有五萬緡之息，雖至薄，亦歲計之餘乎？增此百萬緡於人間，則粟麥絲麻水陸物產之流通皆速，惟錢少而銀不給，故物產所出之鄉，留滯而極平賤，非所出之鄉，阻缺而成乎貴。民之飢寒流離，國之賦稅逋欠，皆職此之繇。上下交患貧，而國非其國矣。錢多則粟貨日流，卽成凶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輸，上下自無交困。故錢法行者，非一朝一夕驟獲之利，積始終微上下而自然以裕乎財用者也。欲錢之行無他法，惟少取息，務精好而已矣。

戶部天平，金針玉鉸，滑易而平傾速效，吏無能爲姦弊，各布政司用銅鐵者，滑吏隔宿，以醋澆之，生綠澀，隨手一拗，加至數兩不能移，揮槌連擊不能動。有天下者，何惜此數兩金數片玉，不爲民除無窮之蠹乎？斗斛鐵鑄，信善矣，然但用以較量，而重不可舉。若以桐木爲之，加鐵裹二三寸於脣上，三年而一頒，通行天下，司府州縣，不過二千餘具，請旨驗發，敢以私斗斛收稅糧者，以矯旨從重論。所頒既廣，自莫有敢爲同異者。大抵有國者，不可惜費憚煩，如此類者亦多矣。

班匠之制，一以開國之初所定爲額，閱數百載後，其子孫或耕或商或讀或吏，不復知有先世之業。而猶使之供班，或令拆銀，徒爲無窮之累。若彼操技術以食於民者，曾不供一王之役，此政之大不平者也。且直省之中，若廣東、四川、雲南爲工作之薹，廣西、貴州地雖瘠，而百工之所爲亦備，乃獨無班匠，亦非法也。朝廷所用工匠，自宜招募和雇，其廩餼之資，則當即取之工匠無疑。誠於十五直省州縣分爲九等，制其名額，每名依公旬之制，歲役三日，酌其備值多少，量加路費。不論士着客作，但於地面應付經一月者，卽令着役，給以當年經收信票，卽往他處，本歲不致重征歲役。一二人爲甲首徵收納解，用工匠衙門，召募揀選工匠，稱其難易巧拙而分餼之。其或上用之匠多而民間少，或民間之匠多而上用少，通各色免役之實徵，則均足矣。若召募不以其道，工食尅侵，役使過度，刑責過峻，以致銷沮其歸

刺配軍州，宋之所以拱手而授天下於元人，而何效焉？

惟合萬國以高帝，高親則編氓皆所應效；太帝守所需，當責之戶口田畝土產者，徵本色非土產者，徵折色以和；買自外則米麥以供祿餉，爲農民所應輸。次則綿絨豆料絲麻牲口柴薪，可均派天下之戶口；棗茶竹漆可派之園林。此外凡國用所需，若皮張弓箭翎毛蠟油顏料鉛鐵筋角之類，皆商賈之所居盈以射利者也。田野之民，辛苦以探畜之，雖有餘而市之，亦以供終歲之用而不足，商賈坐而邀其利。乃自「一條鞭」之法行，而革稅課河泊所官之稅務，盡沒其從出之原，概責之地畝，抑本崇末，民日儉而國日貧矣！蓋農民愚懦，責取之也易；商賈黠狡，責取之也難。悉舉國用而脅蚩蚩之氓以輸，將其始具列名目，雖若繁細，猶存名色；一條鞭矣，則併其名而去之，但知征粟征金，而不知何爲而須此矣。萬厯間每府州縣皆置稅場，但不宜遺內使督擾耳。言者謂之擾民，其云擾者，要皆市井姦歸之宵小，於國家根本所依南畝之勞人，未有怨咨也。或且謂農民日用，亦必資於商賈，隨地而稅，則物價增貴，農民亦受其病。不知人必免於凍餒而後可有求於市，則以稅故而價稍增，亦其所堪者也。若苦於飢寒征徭而無告之民，經年而不入市者多矣，曾何損耶？議法於廷者，皆不耕而食，居近市而多求於市賈，利商賈以自利，習聞商賈之言而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孰能通四核之有餘不足，勞逸強備

而酌其平乎？雜派分責之商稅，則田畝之料徵可減，而國用自取於優國民，兩賴之善術也。孟子言：「關讖而不征。」又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當時列國分據彼疆此界，商賈阻難，需貸於鄰國，非寬恤之使厚獲利，則趨他國而不至。教以不征，誘之耳。後世四海一家，舟車銜尾而往來，何患於商賈之不來乎？孟子言恤商，而孔子不言，魯用田賦，以商賈之賦賦農民，則讖之，斯萬世不易之法也。邊糧有本色折色之異。本色糧料草束，就近截解，以省飛輓可矣；折色銀兩，轉解無難，自當總解戶部，請旨發邊。蓋事有緩急，兵有增減，有調彼赴此，隨急而應之異。採買糧料，有豐凶缺足貴賤之不等，原不可以一定之數，聽之督制鎮巡，使有餘則恣其漁獵，不足則或短少糧料以虧軍士，或更請增加以病國。唯必從部廢，相緩急貴賤而爲之制，省無事之費，以儲之而待有事，節豐足之價，以儲之而待凶缺。一定於廟堂之斟酌，而權衡皆專於壹，則事用恆足而民亦不受邊鎮雷霆風火之督迫，邊亦不苦有司秦越肥瘠之視。假令歲月解銀百萬，往道繇京而至邊，所費二千人之役而已。以都燕言之，薊宣大同，近在肘掖，遼左延綏甯夏，不過旬餘。惟固原甘肅爲遠，然亦沿塗驛站之均勞耳。財者，朝廷所以維繫邊關者也，散網紐於四外而聽其自爲取與可乎？苟且以趨便，所謂以細人之心謀國也。天子所都，卽不得陸海之地而居之，亦未有不生五穀者。宮中之食，與百官之祿，支本色者亦有限，未有不可

給者。以都燕言之，順永保河四府，夏秋二稅，二十三萬有奇，所需細糙白糧於蘇松常三府者，十五萬有奇耳。卽以四府二稅之米麥供宮中，及百官師生吏役之祿入，及酒醋之需，猶有益餘以資他用，而必責之數千里逆流開水之輓運，其船脚尖耗，松板墊席之費，且倍於正供。又僉解大戶，使傾產隕命以任之，此何爲者？蓋沿洪武定都金陵，蘇松常帶水之便，因就近上供，及永樂北遷，謀國者苟且從欲，莫爲改釐，其害遂至於今而不已。不知近者納本色，遠者納折色，此通禹貢五服百里二百里異職貢之道，萬世必因者也。若謂天子之都，民食宜裕，不可使輸粟過多，則何不增此十五萬之漕糧於應漕之地，以代畿民之他賦，而免此更端之擾，偏重之役乎？或以吳下粳米精好，玉食者所宜享，則慈闈上用，中宮東宮諸王妃主之常膳，歲可數百石而給，令三府酌貢足矣。若遵大禹菲食之甯，居其地，食其產，以爲百官倡，尤盛德之事，食不厭精而已，何土之粟不可精耶？況郊廟粢盛，取之籍田，一畿之土產耳，又何以仰資於上帝與祖考乎？

流民不知何時而始有，自宋以上無聞；大抵自元政不綱，富者驕而貧者頑惰，有司莫之問。未流之先，不爲存恤，旣流之後，不爲安集。相沿至於成化而始劇，初爲流民，旣爲流寇，遂延綿而不可弭。江北河南曠莽千里，旱蝗一起，赤地無餘。舟楫不通，糴買無從，勸農之法不講，而稅糧又多徵本色。無三年之

食國已非國，及其業土就熟，乃更授以公據文憑，令橫行天下以索食。夫此流者，既不難去其鄉矣，使屯種於邊，何不可者。卽不欲赴邊，而土廣人稀之地，如六安英霍，接汝黃之境，及南漳以西，自河以南，夔府以東，北接浙川內鄉之界。有所謂禁山者，何爲而禁之？若饑民告去其鄉者，於彼山地安插之，使刀耕火種，各成聚落，於鄖夔漢中、廬安汝黃諸府，增縣建官以牧之，輕其稅徭以安之。又如崇陽而南，至於瀏醴，東接瑞袁，吉安之西境，宣歙衢嚴，南至於建汀，山肥土澤，可粟可麻，而不耕不稅，爲豪民之影占，擇地而立之邑，授土而奠之耕，皆可以安實此曹。而化疲頑爲率教之氓，易荒窮爲錯繡之國，此以處夫旣流而不復業之民矣。乃以安未流之民，使永安其土者，則除已流之戶籍，分給田產於土著，而使之廣種，減其漕運本色之數，多置常平，以權豐凶之積。使有所憑藉而不欲去其土，十年之後，將必恥惡其游蕩索食之故態，而况忍爲探丸嘯伏之姦乎？河南江北，唐宋以前皆文治之國，朴秀之俗也，誰移之而使成爲乞爲盜之俗，任教養之責者，乃更給之符檄以獎之乎？轉移之權，在加意而已。勾捕逃軍之禁甚嚴，橫及於無辜之戶族鄰里，作法之涼，乃使襲而爲之者，捕逃送逃，毒深於中原之赤子，亦僭矣！夫惟出征臨敵而逃者，於軍法不可寬，亦立募獲之賞，禁沿塗之誘匿，於授餼之日而已。若其着伍之日，無出征之令，而或操或屯，則天下必不可強之使爲者，兵也。欲其捐以效命於原野，而拘

藝怯懦離心之人以嘗試乎養之有恩，馭之有道，能爲兵者自樂爲之，不能爲兵者聽其告退而歸民籍，別募以補伍。奚患乎無兵，而待嚴逃禁哉？其有逃者，必其爲長爲帥者之不能恤士也；詰其所以逃之故，亦罪坐主者而已矣。唯問罪發充之軍，逃所必誅。然罪人充配，損國威而短士氣，始爲譴罪充軍之議者，庸人誤國之禍原也。以屯田言之，則人逃而田故在；如其欲脫籍而去，即以所屯之田歸之官，而更授募者。假令募者不能耕，卽坐收屯田以爲新軍之食，固亦甚易。唯典買軍屯之禁不嚴，故或軍退而無田可歸，其法但按始授軍屯之籍，不論其所賣之或軍或民，責於餘糴子粒之外。苟非正身著伍，卽令輸上倉十二石月糧之數，則典賣不行，而田產恆在，有以給新軍矣。人之才力性情，各有所宜，不欲爲兵者強使爲兵而不得，欲爲兵者亦抑令爲民而不安。在經國者之裁成耳，如之何爲苛法以度劉斯民也！

自文宦不許封侯之法立，而五等夷爲羸官，朝廷獎馭勳勞之權日輕，故王威甯以封侯入右班爲恥。公侯之爲帥者，匍伏於士大夫之門，上欲揚之而祇以抑之，勢之所激必然也。自隋唐重進士之科，崇尚文墨，則古者文武並於一塗之道，不可復行；然出身之塗可異，而自三品以上，爲國大臣，出而屏藩，入而經緯，固宜合也。誠使自自伍而登仕者，至三品則通經術明法律者，自詞林而外，卿貳督撫，皆可

歷試。其不諳文事者，亦可兼銜。自科目而登仕者，至三品則出而提督邊關，皆可掛印充總兵官，入而理戎政，爲樞部之長貳，亦可兼都督之職。苟爲盡忠宣力之犬將，亦得進而與聞乎國政。而文臣登籍以後，志在大用者，不徒高吟曳裾，以清流自標榜，而貽無用之誚。於武夫分釋褐從入之途，以使各專其業，合大臣憲邦之用，以使交重而不相激，以偏輕。君夫下者，勿任意見之私，當開剋之始，不矜馬上而賤詩書，在守成之日，不忘武備而輕介冑。給天下於揆文奮武之治，在其幹運而已。

文臣不許封侯，至以極刑嚴之，顧亦念古今之以文臣竊天下者，凡幾？若宋趙普、韓琦，皆贈王爵，亦何病於國？雖秦檜亦濫王封，然不可以檜之夫嘗普琦之得也。名爵爲人主所必惜，固也；乃惜之於文臣，而以正二品之世爵施之漢賊張魯之苗裔，使與闕里並崇。因宋元之陋，而流及於今，亦可長太息者也。濫名器，崇邪說，其徒乃得藉以遊食，煽貧民而取其財。數百年無一人言及者，可異也。今所謂王侯者，非古之列土牧民者也，名焉耳；生而爵之，沒而贈之，以褒臣子，以寵鬼神，一也。公侯之名，惜於論道，經邦尊俎折衝之文臣，如此其重；帝一而已，昊天至尊稱一人之大號也。眞武一龜蛇之靈耳，關北繆一將帥之雄耳，而封之曰上帝，曰大帝，乃使愚人無以復加，而稱之曰夫子，公然一洙泗矣。上行下效，曾何紀極？此其宜與禹放蛇龍，孔子成春秋黜荆吳之僭王，同法也。奚疑。

三恪之封，自曹魏而下，攘入之天下而姑以虛名謝苻耳，然迄於唐介鄒之封，猶不失爲天下貴，但承所竊之閭位，而非崇元德顯功之嗣以修配天之事。守如唐舍漢後而尊宇文楊氏，非帝眷之不忘，民心之不昧也。宋得柴氏之天下，遂廢李唐之祀，其於柴氏也，抑未嘗爲顯名於茲。偷矣！唯漢舍秦而崇殷周，獨得三代之遺意焉。洪武初，置此禮於不講，乃使李趙撥亂安民，數百年天地神人之主，降爲編生，願授買的里以侯封，此當時贊襄諸臣，自有仕元之隱，而曲學阿世，以成乎大失，其罪不容追也。李趙之苗裔，於今未遠，譜系非無可徵，其如漢室宋支，若長沙定王之後，散在江楚者，歷四十餘世，統緒尙未佚亡。而况於李趙之近，而可稽乎爲中國之主，嗣百王而大一統，前有所承，則後有所授。沛國之子孫，若手授之隴西，隴西之子孫，若手授之天水，天水之子孫，若手授之盱眙，所宜訪求其嫡系，肇封公侯，使修其先祀，護其陵寢，以正中夏之大緒。而國家有納后妃，降公主之典，自應於此族選之，選之不得而後及於他族，又清流品正昏姻之大義也。一姓不再興，何嫌何疑？而願與盜賊相先後而不恥乎！以赫赫炎漢，唐有宋之功，施有夏，而顧不及妖賊張魯之餘孽，世受寵光，不待義夫而爲之扼腕矣！敦忠厚立國之道，以定民志，昭功德而俟後王，固不容不於此加之意也。

王船山集卷四

●黃書

原極第一

夫觀初始於天地者，豈不大哉！洋洋乎金以銹之，木以斲之，土以敦之，火煇風撓，水稟以烝化之，彼遊此孕以繁之，脈脈門門，泮渙搏翕以離合之，故盛德行於無疆，而不知其屆也。然而清其族，絕其畛，建其位，各歸其屏者，則函輿之功，所以爲慮至防以切。是故山禽趾疏，澤禽趾羣，乘禽力橫，耕禽力縱。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勢之不能相救而絕其禍也。

是故聖人審物之皆然而自畛其類，尸天下而爲之君長，區其靈冥，瀚其疑似，乘其盡壞，峻其墉廓，所以絕其禍而使之相救。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德」者，豈虛獲哉？夫人之于物，陰陽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絕乎物；口口之于口，骸竅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絕乎口口。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口口不自畛以絕口，則地維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絕其黨，則人維裂矣。是

故三維者，三極之大司也。

昔者，周之衰也，誓詰替，刺雅興，鎬京淪，東都徙，號祭存，綱紐佚，詛盟屢私，數圻日兼，故抱器服而思烹，既者，日惻惻然移玉之爲憂，而聖人之所深長思者，或不在此。作春秋，明王道，內中夏，外戎狄，疑號者，正其辜而終袞之，外會者斥其賤而等擯之。夫周之衰，非有匈奴吐蕃契丹韃靼以爲之外逼也，陸渾吾離允姓僑如之族種，不能配中國之一名都也，燕之北鄙，秦之西陲，未嘗晨夕於奔命也，葵邱束牲，而小白求三脊之茅，城濮館穀，而重耳干隧道之請，周之玉步，將上逼之爲兢兢，而聖人終不以彼憂易此恤者，則其故何也？文武之興，所履牧率，夕步天祚，濫唐沿虞，服夏褐商，承建列侯，各君分長，山河塞隄，際蠻戎夷貊者，昔之天下也，既規規然惴其旁干，復鼎鼎然虞其上下，諸侯或僻介荒小，用寡捍疆，以小藩大，勢詘于所守，力僅于所爭，固未嘗不糾迴蜿蜒於聖王之心。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寓，功施鈇鉞，爛然開于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聖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且分牧，函蓋以東，召爽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紉，割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擘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繫神皋，擯拒口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禦。是故孤竹蹙燕，淮夷

病杞，邾瞞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彊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故斬令支，轅卑耳，拓西戎，劉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彼其左旋右攜，夸武辟疆者，雖不足以與聖王權衡。三維裘領八極之盛心，而聖人猶將登進之，爲稍持其禍而異於漸滅也。是以周之天子，賜所胙錫彤弓，命隨會，殲黻冕，賀任，好播金鼓而不見譏於春秋。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蓋進之也。

夫奠三極，長中區，智周乎四皇，心盡乎來許，清露零柯而場圃入保，片雲合岱而金堤戒濫，吳呼好冠而晉視命，圭杞用夷禮，而胃紕神禹，莫不逆警萌甲而先靖宮庭。是故智小一身，力舉天下，保其類者爲之長，衛其羣者爲之邱，故聖人先號萬姓，而示之以口責，保其所貴，匡其終亂，施于孫子。須于後聖，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口類間之。然後植其弱，掖其僵，揚其潔，傾其滓，冠昏飲射以文之，哭踊虞祔以哀之，堂廉級次以序之，刑殺征伐以整之。清氣疏隴，血脈疆固，物不干人，疹不侵祥，黃鐘以節之，唱歎以瀏之。故禮樂興，神人和，四靈集，而朱草醴泉，相踵而奔其靈也。今夫元駒之有君也，長其穴壤，而赤虺飛虺之窺其門者，必部其族以噬殺之，終遠其埳，無相干雜，則役衆蠹者，必有以護之也。若夫無百禩之憂，越九埭之辨，尊以其身於天下，憤益儔侶，吟畔同氣，猜割牽役，弱靡中區，乃霍霍然保尊貴。

像豫尸功，患至而無以敵，物偪而無以固；子孫之所不能私，種類之所不能覆，蓋王道泯絕而春秋之所大愆也。

古儀第二

自昔炎裔德衰，軒轅肇紀，閔陸危鑄五兵，誅銅額，滌飛沙，弭刃於涿鹿之塗，垂文鼓弦，巡瑞定鼎，來鷗寢彌，建屏萬邦，而神明之胄，駢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劉漢五姓，百十有一后，豈不偉與！是豈有私神器以貽曾元之心哉？而天既不捨靈光來集者，蓋建美意以垂家法，傳流雲昆，不喪初旨，美眈蒸蒸，必以得此而後足以憑依。故屢濱播棄而卒不能舍去，以外求宗主，蹟其所以竊冒天下者，樹屏中區，闕擯殊類而止。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際，無庸置心，要以衣冠烏帶之倫，自相統役，莫維措命，長遠醜孽者，實以爲符，得人而遂授之。然而帝眷民懷，絲遊膠液，紛紛延延，彌保雲系者，則質于相求而隱于相報也。

迄于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於擘握，顧盼驚猜，恐疆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已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囊寸金。欲以凝固鴻業，長久一姓，而憤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迴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

漢承其敝，古型秦軌，白黑兼半，而彊幹植條，爲數百年之計者，亦自創異意，冥合十九。侯王封君，兼城占隴，鑄兵支粟，不爲禁戒。故長沙可以支三粵之侵叛，而燕且受封制冊之中，所以防遏黷亂者，三致意焉。景武以還，推恩少力，耐金奪侯，雖轉輔弱助，而命大將遣單使，得以意行消息，權制士馬。而且金虎銅竹，雖握禁達，軍民部署，尤隆刺守。故元成運替，安順爽凌，然而樓蘭郅支，絕亢懸首；烏桓羌部，躡駕伏尸。雖莽僭西都，丕奪許鼎，而南陽益部，連衍而接墜緒者，猶此枌榆之苗裔也。

晉氏失計，延非族以召禍亂，中國隕隕，非無自致，而州牧分士，長其君子，其民措施不拔，瑯琊以延。向使泮散消弱，守牧無資，十六國之戎馬精悍，非江東之所能敵也。

六代文羸，漫不足紀，遺法餘力，僅支江介者，二百七十年。使彼孱主孤邦，日斤斤焉以孤寡陵遲倒柄，藩牧爲慮，曾不足以建十年。而石符拓拔，已褻裳而而絕安流矣。

是故天下之勢，有合者有分者，有張者有翕者，有縱而隨者，疆彼而固此者。故曰：「大制不割，樂天下之成，而成之，選天下之利而利之。」今夫柔鷲擊輯，縱橫驅合于農，則實去；要恩朴建，脆弱驅合于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軫，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彊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者之悲膺疾類，而俗儒之利以爲名也。

唐無三代牧伯帥長之援，無深仁大計，建民固本，清族類，拒外侮之謀；竊尸寓農之遺號，強合兵農，分制府兵，徵發宿戎，一聽於京師。此其法足以數世速亡，而迄于天寶禍發，始尅者豈府兵之敗軌特遲哉？溯其僅存，尋其利賴，自西州沿北庭迄遼左，置督護都督者，不隨腹裏，得專措置，故一時大勳名將若李勣、薛仁貴、王忠嗣、郭元振之流，進止刑賞，不受中覆。選士馬，審機宜，滂沛椎酤，奴隸偏裨，下至乾沒，猶無所問，極重不返，而節度逆行于天歷，以成五季者，事勢瀾流，洄漩激而反倒其歸也。然且更迭間位，圖籙奕改，石晉北傾，恃怙蠹醜，而并陽不拔，胡馬北首，數閱而仍歸中國，內彊之效，亦可觀焉。宋以藩臣暴興，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驚，趙普斗筲非姿，負乘鉉器，貢謀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歡，託孔云而媚下，削節鎮，領宿衛，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總禁軍，衰者填籍，孤立於疆之側，亭亭然無十世之謀。縱佚文吏，拘法牽繫，一傳而弱，再傳而靡。趙保吉之去來，劉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線之中，而莫或省。城下受盟，金繒歲益，偷息視肉，崇以將階，推轂建牙，遣風漸滅。狄畜以樞副之任，稍自掀舉，苟異一切，而密席未溫，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猶祖前謀，斬循僅存貨酒，岳氏遽限于風波。撓棟觸藩，莫斯爲甚。夫無爲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卒使中區趨蹙，形勢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鞏鞏，以三五漢唐之

區宇盡辯髮負笈，漸喪殘剛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誅。禍速者絕其胃，禍長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

夫石守信高懷德之流，非有韓彭，偏強之資也；分節旄，攤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割土君民之厚實也；譚笑尊豆，兵符立釋，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使宋能優全故將，別建英賢，顛倒奔奏，星羅牙錯，充實內地，樹結邊隅。一方潰茂，聲援谷響；雖逮陵遲，取資百足。亦何至延息海濱，乞靈湖水，皋亭納蠶，網島沈澗，終使奇渥吞舟，乾坤霾塞，濱百年而需遠復哉？惟其塗蔽萬民，偷鋼大器，瓦缶之量，得盈爲歡，嬰兒護餌，偃鼠貪河。愚夫之惑，智者哂焉。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苟有繫也，足以固矣，而必於苞桑焉。秦宋之繫於茗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故曰：「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其來茲之謂與。

宰制第三

今欲取天下而宰口之，有聖人反三維起在位，度不十數傳，復有口口口口之等夷，狡焉思裂維而盜神器，如口口所爲，彼固狃以爲故常，無足難也。而天下亦恬不知所怪。天地之氣相干凌矣，亦或羸稿不

能爲人救；聖人墜擘定趾以救天地之禍，非大反孤秦陋宋之爲，不得延固。以天下爲神器，毋凝滯而盡私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非與于貞觀之道者，亦安足以窮其辭哉？

天地之產，聰明材勇，物力豐庠，勢足資中區而給其衛聖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無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謂也。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藩輔而制其用。今之自縣以上，三進而及布政使司，凡以治民者，自秦而下不能易也。縣隸府，府隸司，司受命於天子，足以呼響無關格之疾矣。府治其屬，旣不能專，其有事旁撓于同判推官，而巡守兵備，安坐其上，以提郡邑之呼吸，則分司之建可革也。山東府六而分司者十六，山西府五而分司者十三，陝西府八而分司者二十四，四川府九而分司者十七，或倍之，或參倍之，其佐悴遇府設焉，或稍浮于府，未有一道而兼制數府者也。所以束溼總繫于知府者，可謂急矣。而一郡數邑，不得以制其短長之命，旦夕不測，其民視牧長如逸兔之於驚鷹也。况其爲天子守疆圉取必而與城共命乎？魏向之於雲中，李廣之於隴西，以一郡捍匈奴之名王者，事權重而戰守專也。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

錢餼，駁置屯田水利，奏最于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餘，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其壞，是庸隳儻耳，無益于視聽，而益損其官也。自郡上之爲民之治者，受於司，爲兵之治者，請仍巡撫使之任，而去其京銜，定其鎮地，制其庀塞，重其威令，僉其勁銳，閒其文武，假其利資，七者具修，以置藩輔，各戰其境，互戰其邊，行之百年，以意消息。中國可反漢唐之疆，而絕孤秦陋宋之豐禍也。中區之地，四戰用文，河山用武，沙衍耐騎，管峒耐步，江海耐舟，麥食耐勇，稻食耐智，雜食耐勞。廣土墳爭，崑崙壁守，鹵國給醴，澤國給積，滂鄉給魚，赭山給鑄，林阜給蒺，邊徼互馬，殷道課關。其它連錫，絲枲筋，鱗皮革，蒲篠，硝黃，翎毛，杉柎，岡桐，枿，欄，漆，林，苧，絮之所產者，可相輸而各奏其利。大司農不登之書，非中監漁採，則豪猾墨吏兼并闕右之所攘也。一切取足，其瘠疲而耐給者，百之四五。故曰利資可假，勁銳可僉，庀塞可制也。

請置河北山東爲一使，江北濟南爲一使，河南荆北爲一使，燕南河東爲一使，關陝秦隴爲一使，荆南江右爲一使，江南福浙爲一使，巴西瀘南爲一使，南贛嶺海爲一使，嶺西桂象爲一使，滇黔洱海爲一使，此十一區者，用武地六，用文地四，兼錯犬牙，率得險者或十六七，或十三四。因舒婉，隨原隰，各固其圍，取材其產，蒐其軍實，以聽邊之不時。畿輔爲一使，左輔爲一使，右輔爲一使，大同爲一使，延綏爲一

使，甯夏爲一使，河西爲一使；此七區者，戰地十九，內地十一，大司農因漕委輸轉十五。司之粟米以灌注之，滑州襟帶，黃河右腋，太行左腋，鉅野臨制。河南之膺膈，一要區也；河北山東行臺治之，其地起大名，北有廣平順德，南有彰德衛輝封邱延津陽武原武，東得東昌濟南，東傳于海，得益都臨淄樂安博興壽光昌樂臨朐高苑，又東得登萊極于海，西得懷慶潞安澤沁，扼太行，窺冀晉，傳于山雒陽，据土中，左京索，右潼關，三塗岳鄙，神明之區也。河南荆北行臺治之，其地起河南，東北得汝州開封許禹鄭之屬邑，窮于滎澤，東南得汝南，南得襄隕承德，西南得興安平利石泉洵陽紫陽白河漢陰，濱漢沔，間滢涓，承楚脊，控關南，東固汝水，放于淮，徐州潁黃流，睨大江，披帶長淮，東枕琅琊，咽鬲南北，一要區也。江北濟南行臺治之，其地起徐州，東南得鳳陽淮安，南得廬州安慶黃州滁和，盡于江東，北得兗州安邱諸城蒙陰莒州沂水日照，北阻大峴，東傳于海，西得歸德太康陳州商水西華項城沈邱，窮于汝潁之交，太原以故晉之墟，左山右河，北阻朔代，士馬勁疾，險障重沓，一要區也。燕南河東行臺治之，別治晉陽，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徐溝清源交城文水壽陽孟靜樂平，定制鴈塞，以爲大同。守西南得汾州平陽遼州，西畫河南，不盡太行，以壯澤潞，東出土門，歷常山，得真定，彌互絳繹，以承右輔之或羸。咸陽居渭流之北，與長安相望，秦川八百，關河沃衍之區也。關陝秦隴，行臺

治之，別治渭北，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西安，北盡北維，界梁山，西南得鳳翔，漢中甯羌之屬，割與之，界河南爲右腋，西得鞏昌，阻陰平，鎖蜀漢，北得平涼，華亭鎮原，崇信涇州，靈臺安化，合水甯州，眞甯狄道，渭源慶，洮平涼諸邊之劇邑，割實邊藩，爲所保守，有秦川供三邊之奔命，又西得岷洮，北阻蕭關，西戒河湟，以司茶馬之居，又西不盡于生番，武昌長江東下，清漢南來，雄挽中流，搏蠻中，引江外一要區也。荆南江右，行臺治之，治故鄂城，別嫌藩司，形勢無相互格，其地起武昌，逾江得漢陽，阻潁水，南得岳州，長沙，衡陽，安仁，衡山，酃縣，耒陽，常甯，訖南條，西南踰洞庭，得荊州，辰常，沂，于，沅，有黎平，平溪，清浪，迄于偏鎮，中括施散，永定，永順，保靖，兼漢土，西又南得邵陽，新化，分瀆水爲南塞，有得南昌，瑞州，九江，袁，臨，饒，廣，南，康，包，彭，蠡，有江右之衍區，諸挾嶺爲閩，廣，脊，受無賴者，割以爲南贛，守鎮江，因京峴，緣楊子，西接漢岷，北拒淮，泗，漕守山東，俯拾建業，一要區也。江南福浙，行臺治之，其地起鎮江，得蘇松，常州，廣德，西上夾輔，應天，沿江得甯國，池太，東有徽州，倚三天子鄣，沿浙江，東有全浙，循海而南，得福泉，興化，福甯，渡江，北直海門，狼山，鎮大江，得揚州，盡淮東，罄浙江海，索腴賦，休士馬，輝戈船，根抵南國，以備倭盜，而資山東之奔命。合州，三江所會，魚復，夔，道，褒，駱，武，都，嚴，道，夜，郎，之，奏，而，會，一，要，區，也。巴西瀘南，行臺治之，其地全有四川，自威茂，雜谷，天全，黎，印，昌，跨大渡，度相嶺，右遶東川，烏撒，烏蒙，界水。

西盡轄土夷南渡烏江，得平越，東北上得清平，與隆思南石阡思州銅仁，窮五塞，南盡于沅，贛州，咳，頤，梅關，延紆，嶺塞，注瀉，海嶠，絡引，大帽，涇頭，東鄉之條紀，武備，所嚮，樓船，步卒之衝，一要區也。南贛嶺，海，行臺治之。其地起贛州南安，西得郴桂，臨，藍，嘉禾，盡，楚，獠地，北得吉安，東北，緣山，有建昌，撫州，故盜區，蕪，下杉，關，得，延，平，邵，武，建，甯，南，迤，汀，漳，窮于海，次，海，濱，得，惠，潮，廣，州，蔓，引，連，陽，與，臨，桂，會，而，西，盡，于，灘，水，之，交。梧州控肘，楚，嶠，垂，臂，瓊，海，是灘，潭，群，河，灑，江，之，下，遊，逆，邀，其，所，趣，土，漢，隳，喉，之，要，區，也。嶺西桂，象，行，臺，治，之。其地起梧州，東，得，肇，慶，窮于灘，口，東南，得，羅，定，高，州，雷，廉，兩，極，交，趾，濱于海，渡，海，得，瓊，西，沂，三，江，全，有，廣，西，北，越，秦，城，放，湘，源，得，永，州，武，岡，城，步，新，甯，靖，州，通，西，延，古，泥，之，徑，尋，左，江，西，上，得，都，勻，大，牙，楚，黔，界于播，夷，大，理，葉，榆，所，派，金，滄，所，維，北，捍，土，蕃，南，覆，撾，旬，六，詔，上，游，之，雄，微，一，要，區，也。滇黔，洱，海，行，臺，治，之。其地全有雲，南，並，夷，部，東，巡，縣，度，出，箐，道，得，貴，州，西，境，東，有，貴，陽，訖于新，添，北，緣，陸，廣，赤，水，鳥，撤，而，界于瀘，南，沿，平，伐，鎮，甯，頂，營，募，役，鑿，初，道，以，通，乎，泗，城，而，西，南，窮于交，趾，于，是，登，其，甲，乘，制，其，刑，典，宅，其，貴，罰，司，其，汰，補，寬，其，蹤，指，要，其，連，系，盜，賊，踞，山，谷，汎，洋，汎，者，府，自，部，討，之，聞于臺，盜，名城，躡，旁，邑，暨，小，夷，之，竊，發，臺，部，討，之，聞于司，馬，邊，微，奔，命，巨，寇，彌，延，羽，書，馳于司，馬，下，檄，臺，使，因，其，形，勢，奔，走，疾，呼，以，騰，其，鄰。左勞，逸，腴，瘠，搏，隘，勁，脆，以，視，其，往，來，滑，臺，涉，鉅，鹿，通，天，津，以，紆，左，輔，徐，州，沿

淮泗下盱眙以固江南。東放瑯琊，以鷹登萊之不逮；河南蒐練腹裏開花園黨子，西南綴上庸甌脫，紆秦蜀制山南北，守黃河犄角畿南而撫其怠。太原居西，補河曲，急則東紆右輔，或出鴈塞以鷹大同關，陝阻關自保，聲勢山河，視其旁午，連川河以軫綏甯河曲之恤，江湖贛嶺巴蜀滇黔旣隨，以蠻夷海汎分其所守，就近參援而調置往來。沂大海，沿淮海，以紆山東，入武關，繞松洮，治以紆關外，或馳孔道，下冥隄，騁大梁，絕黃河，以衛京畿。因襄棖兵取給于十五使司，登大司農而受裁於廟議者，皆以流蕩營魄而振戴根本也。臺之所治，或千餘里，或二千里，際荒陲容受不軌卒相搖動，禁制不時。河北則東登萊，濱海綫通海，蓋西澤潞太行，伏戎河南，則襄陽受沔下游制，鄆西受夔庸逋逃，江北則定慶以名城阻江楚，江南則温州縣海以須島夷。蕪湖對濡須，直江北之衝，荆南則沅州領苗夷，殷黔道關陝則階文制生蕃，匡川北之不虞。巴西則馬湖逼瀘水，充噤南中，威州孤懸，烏術垂制江外。南贛則潮州承閩而分海汎，嶺西則雷州障交夷縣窮髮慶遠，南扈田泗，西繫那丹，以通都泥。滇黔則貴陽總線道飛繫荒遠，楚雄般六詔之中，右哀牢，左特磨，直下車里老撾，以距南醜。凡各分司以鎮之，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於臺，武監之治，請視兵賦之多寡，弱郡并之，勁郡專之，或羸置之，以登成于知府而受其生死動靜之數于臺，故指臂相須，而批導形便也。

諸行邊領重鎮者，地儉於腹裏，而芻粟土馬節制施旄秩等部，從不亞於中區，或覆增之系其任，或卿尹中牧，或他臺使以崇望右陟，或大將起裨校，威信足恃，賴以大將軍行使系其人。昌平屏攔，翠微衛蓋，鞏下左右，古居庸，畿輔行臺治之；起喜峯，出定州，西至延慶爲其守。北抵灤西清兀良哈之塞，永平東北，極微環海循山，外邀三岔白狼之險，東醜之所出入也。左輔行臺治之，接喜峯，畫灤水，東盡關門，沿海下天津爲其守；東北出三衛金源故地，窮輿中大定，東搗開鐵，靖其庭穴，宣府有偏嶺飛狐之勝，繁饒悍鷲，直開平之吭，右輔行臺治之；起懷來，阻桑乾，西抵廣昌，爲其守；北出興和，擴亭障，斥地沙漠，大同平衍廣塹，內護句注，散戰之區也。大同行臺治之，內連廣昌，北出天城陽和，遼黑河而西，盡東勝，邊濁河，下偏關，抵河曲保德，畫大河爲其守。渡黑水，擊雲內，奏集甯，斥豐州之塞，葭州外控榆林，左拊西河，保甘泉之外障，延綏行臺治之。東起黃甫，際河而西，西抵花馬池之右，懷襄環慶爲其守。直北清河，南修受降之遺地，寧夏左省，鬼右賀蘭赫連兀卒之自雄其都也，靈武之所由收關雒也，甯夏行臺治之。修楊制使之遺塞，東起花馬池，東盡蘭州爲其守；北踰賀蘭馳燕支之下，甘州縣綴，新秦壤地數千里，孤峙以制西夷之生命，河西行臺治之。東起口浪，西極嘉峪，南遶西甯歸德，渡磧石，抵河州爲其守；出酒泉，修瓜沙之塞，橫互自保，以維西陲，餘力蓄士馬，奔他邊之棘，相附郡邑守隘，所統形來所

奏則分隸其臺。畿輔得保安延慶順天，效上供之餘；左輔得永平河間天津，右輔得保定萬全大同，得大同忻代岢嵐保德之屬。延綏得延安環縣，甯夏得六衛中衛靖虜固原靜甯莊浪隆德蘭州金縣，河西得甘涼肅莊浪西甯鎮番永昌河州以資其芻牧，工匠孳養，鼓鑄之用；丁男輓運城堡築浚之役，征調遊奕，視中區爲費司農寬賦役以休息之。疲者不賦于大官，藩司登計其入，移臺用者十可三四給也。不足，仰於腹裏，行漕開中，不盡于京師，便歸其塞。膠萊漕關，東汴渠屯氏沽潞漕，幾分漕，萬全桑乾漕，大同淇沁漕，太行浮於河，河漕延綏浮渭，抵陝濟甯夏，河西不足漕者，牛車橐駝之所任也。渠河流潤，苦壤修屯，積粟大農，濟其畚缶，稍給牛具金鐵之資焉。凡軍伍之僉，中區之厚土烈風，山箐水國之任，爲兵者可數也。邊徼先其土著，閱其子弟，蕃其牧養，下足請命，踰臺以調益之，中區各僉其治，毋躡十入而傳，六十而老廢疾而給及身而放，不傳子弟。子弟以卯角從軍，驗其嫻熟精僿者，傳之榆關，而西極乎大同，其民小悍，延綏靈朔環慶之區，其民大悍。莊浪度河，甘涼洮岷之間，其民小悍，皆家丁子弟之聞於天下者也。澤潞太行河北山東之弓馬，登萊海舟，死走鹽利，南陽毛葫蘆之桑弓毒矢，鄖陽雜五方，依老山沿漢而上，南通庸蜀，流民之苗孽，廬鳳習江北，輕生樂禍，舒皖六安茶山射獵之徒，勁弩藥鏃，洞中沸靡木陵黃土，新市之脊，共爭之區，依砦步鬪者，以寡擊衆，太原汾遼易定之間，趙代民

小悍，京口慄銳，沿江海者浙爲下，義烏之步卒，青溪之亡命，其族故存。徽之行賈，便習劍擊，宣涇喜弩，獵在江表爲彊。福廣瀕海習舟，依山習步，猿接猱跳，飛瓦擢檣，輟撫汀建依山者嗜利喜死，撫建爲下，辰沅而西，起永定，算子乎雲貴，宋蔡玠獯，西南之尤悍者也。蜀沿江有巴渝之遺，汶黎松潘相嶺冲天之微，東繞馬瀘，訖黔西土司，各以標鎗利弩火器革菴之資，耐勞奔險，樂死好鬪。南太狼家盡泗城而西，不下數十萬，顧保其區不戰散地。其一邑他一鄰，頗有勁悍者，守監隨多寡，占募不以額，僉如府兵，曠騎，禁廂衛所之制，老死子孫而誅及疲劣，則上下數百年，中區之材用可因，時消息而登之用也。夫捐父老犯零露，踐伏尸間，燦火爭死于百一者，澁以潔清，嚼白之率，長使燠羈茄蕪，窮年永歲，無釀酒割鮮蒲塞馳射之歡，攜修眉聽鸞歌，靡盪柔啞，妖變絃索之戲，則蛇慵響散而不可止。故牛酒時作，金錢飛灑，所以賈桀鷲之死心也。而况旗幟帷幃，弓矢刀矛，火器馬疋，鞍韉之精銳，率不再歲而敝壞，與夫間諜偵探遊賓說客死士之往來，國家不能括資于經費之中，則假臺使以權，寬其繕具。倘如昔者守司農所攷，率不得請，請不得報，報不得速，事機先失，守文吏隨持其後，此以約束庸愚而坐自弱其勢矣。今夫中區之產，八穀不與，賦於大農，其滂溢橫射，走天下全利者，巖政爲上，淮安通泰，隸兩淮者，北食陳汝南，食長沙利參天下之一，長蘆領北海食，畿下山東，領膠東濱樂並食徐邳，解池三場食兩

河，屈澤沁陝西，領靈州池，障西和井食隴右，河西山丹紅鹽居延白鹽，稍食其地。浙江領許村仁和嘉興松江甯紹溫台食吳會，福建自食，廣東食領東南海，北兼食廣西，北食衡寶雲南黑白井自食，四川領成都富順清川榮昌大昌開縣鹽亭諸井食其地。或因其產，或因其食，隸之臺治商引料價批雜稅，割太倉之半，分界臺使，開中者飽其自募半益，稍食稍取給焉。川湖六霍茶薈之所出也，鐵鉛銅錫爐甘苧竹有所產，吳松原蠶濱江蘆荻魚利，山後石煤，邊番互市，福廣番舶，澗墅臨清九江蕪湖梅嶺錢塘以放關市船，碁布絲縈者，間飽漁侵，使臺使諸得自領會，出其餘以佐他鎮之歉，迨臺無上計，部無授程，悉俟九載以奏其出納，而納其奇羨。于是因贏餘飭六師精器備廣城堡，溢賞格，走死智勇於邊，微殺戮之地，爲天子使。是故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疆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慙，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毗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

慎選第四

萬族烝烝，各保其命，各正其性，所以爲之者，豈非天哉？飲食而有血氣，陰陽而有生死，天之同人于物也，出塵舒光，漂輕存重，變不變以爲信智，敢不敢以爲仁勇，拔萬類而授之人，拔人族而授之聖賢之

族；天之異人于物，異聖賢于人也。同者爲賤，異者爲貴，以有尤貴滋性而統君之。無同則害命，無異則淪性。故聖王齊物以爲養，從大之同也；別物以爲教，寵天之異也。從者差養，寵者辨教，激汰滓醜，濯洗清明，分萬命，理萬性，揀其粹白以珍之，萬族之上，所以助天而保合和者，始於大公而終於至正也。

虞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等而下之，知九德之有天下明矣。家邦以給之，三六以別之，德以畫之，俊又成事，來章一人，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審其所撰，忖其所藏。由臣之不虛貴也，知主之不虛王也。如此，則踞天位而長萬邦者，彼何人哉？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猶牆堞階用之，堦上故奇傑意消，聰明思返，卒以奠大寶而徠尊親矣。故同異貴賤，差辦此六數者，聖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陰陽之位也。而一以胥天下之和平，尙其所尊，而鼓鐘以樂之，則和矣。量其不能，而桑畝以安之，則平矣。故怨譴不起而姦宄息也。

三代以降，漢之選舉，以郡邑州將，曹魏六代，以大小中正，始於揚汰，終於浮濫，褻薄天寵，流觴儉競者，往往弊自上開，而當其嚴整，猶有差別之足紀焉。隋承陳梁之末造，宮體先吹，文爭實長，其曼聲曳趾，挑綺拾英之流，習濫于崇朝科目之興，尋遠古則然，世會所爭，能逆流而沂之上矣。因緣其軌，欲以稍靜天下者，固當心載大公，較隆天秩，則異非所異，而寵殊所寵，猶可以徐俟和平，來附人心而明貴賤。

之級流。及于宋，竊竊然唯恐天下之異心也。師武墨之智，開籠絡之術，廣進士明經學究之科，下逮七科乙等之口，推郊祀任子異姓甥婿門客之恩，搖蕩誘餌天下於堂陛嫌微之際。而當時桀黠者，亦微測上旨，倒持來去以邀榮。不得，則李巨川張元吳昊之流，憤起而播其亂。其君臣之間，猶發篋行僧之相爲禁持。故和平去心而粹白失性，胥中區而淪虐老獸心之俗者，非無所自開其源也。近世之爲政者，踵而用之。增文學，益解額，倍制科，升乙榜，推恩鄉貢職，名不足綴冗員，速資格以濟之。而天下之怨亦由是而興。夫天下恩之不勝恩也，怨之不勝怨也。恩之所止，怨之所流。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而竊天地之恩以鬻販人民而膠飴其心，施天下以私而責其公報，猶假敵戈鋌望其稽伏，其不傷脛陷胸於彼者，蓋亦尠矣。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均平專一。』而風流離散，無私之謂也。故孔子射于矍相之圃，退者十九，早知不能而使退，故法嚴而怨不起。今廣其科目，於此人倖得焉；而得者百一，則怨一矣。捷其資格，於此人倖速焉；而速者十一，則怨二矣。兩者皆以恩天下也，而實其怨。故士自授經成讀，味偏傍，盲語助，老死童子者，皆有怨心。其極，則躡六卿，登黃閣，皓髮返林，賜鑑馳驛，祖帳輝煌于傳亭，而間語乘輿，猶戟髯把擘，嗾塞而不得語。彼親天子之側者，乖沴橫塞，奴虜阻販如此；其他上偪下流，畜狡伺而幸翻覆，侵尋沈淖，尤不知其所屆。是何也？始誘之以甚易，而後

繼之以極難也。弓之解也，膠液筋緩，則煖而張之；承今之敝，建小康之術，莫若先其甚難，而後稍授以易。先其所難，則知不能者退矣；猶嬰相之射也，廢然而無妒媚之心矣。

是故以賢者廁不肖，不肖者忤；以不肖者廁賢，賢者慚。慚發于賢者，故捨椽織絢，憤棄君父之憂；忤發于不肖，潰決姦宄，鬱不可折之勢，以讎君父。長亂階，不瀕之亡而不止。坤之履霜，不肖之忤也；括囊賢人，慚也；隱弑逆作，相乘之理，漸不知保，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順異同，立差辨，以小人養君子，天之制也；觀其所養，故養而不窮。今一邑之小，補生徒者養於民，成歲貢者養於民，借鄉計者養於民，登進士者養於民，授職官者養於民，五筮而上養之益豐。五降而下養之益繁，而又無以觀其所養，博泛叢闢，登進苟且，其一切所爲，卒無以異於閭閻。拚除卒伍之行籍，起上流尸避徭役，公私謁請，流連嬉讌，以操細民之生命；其不一且得當，裂冠冕而洩其不堪者寡矣！裁生徒，節貢舉，省進士，謹資格，持之以難，擇之以慎；天下乃曉然知上所尊尚之旨，其不容苟且如此，而抑歎然奉養於長吏孝秀而永謝其望心。况筮是而上享玉食，蹈天位者，不愈震耀肌魄，以推戴莫京哉？

故差其所養，別其所教，執相成而功相倚也；王者規天道，長萬族，順其所從，珍其所寵，則性命正矣。筮上以爲益尊，則天位凝矣；忘恩以遠怨，則和平臻矣；節養以息民，返不率以歸農，則民志定矣。革陋來

鬻販之私，則大公行矣；百年之內，乘千歲之弊，仍科目而減其額，核資格而難其選，則始基立矣。然後抑浮藻，登德行，立庠序，講正學，厲廉恥，易科目，升孝秀，俟之必世之後，而天氣清，人維固，禽心息，口行泯。云云。陶陶大和旋復。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言其贊助清明而扶光霽極叶天道也。

任官第五

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以仁愛人，以義制我；以仁愛人，不授以制而盡其私；以義制我，不私所愛而厚其疑。惡有爲天下王者，自愛而制人，可以宰九州，建干禩者乎？且誠非所以自愛，天有四時五行四方，各位其位，時其時，不疑冬之淒苦而間以愷，不疑夏之歊暑而間以寒，不疑西北之有崑崙崇墮，崑崙隔已而陵夷之，不疑東南之有尾閭，淫浸沈沒已而壅燥之，四時五行四方，各行其職，胥以歸功，蓋相報也。詩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言齊桓推亡固存，以誠信禮衛，燬以兩河，脰吻之間而不相異，故取似實果而贈美瓊瑤也。王者拜脫天醮，宅履中區，感河流光，承劍啓琰，以貽後世；得之丁甯，付之鄭重，固其所也。然三五之代，以歷迭興，或及身而授，或數十世而授，卒不越神明之允惡；有如趙宋之削其援弱其族以口之口口者乎？彼耶律完顏奇渥溫之初始，亦嘗分尺土籍一民伏莽，留堤以爲窺竊之資也哉？若晉宋梁唐之未造，僭倂孤寡，權壟上流，彼昇受苟簡，日習而次垂之，此又

無庸致怪也。

流風沿遞，疑積相仍，乃至論道三職，喉舌之司，六官之長，旬宣之使，下及郡邑，城不足百雉，戶不滿三千者，盈天下而無非疑地。以爲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黔匍割腕也；以爲可疑也，是授躡躡以籥鍵而稍滯其戶牡也。以爲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避竊難而聞之以孤也。舜之命官也，禹陟司空，宅百揆，棄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伯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各專其采。雖稽讓從容，后心載俞，而旁任必咈。其汝諧以往者，共工百度之藪，虞理名山大澤之長也；故勞謝專尸以體其愛，道孤獨贊以去其制，則仁義立而天工亮矣。

天地之氣刑德相召，禍喜相感；甘草兆熟，苦草兆飢，醴泉甘露，不流桀池，夾珥陰風，不淒堯宇。誠由誠往，疑用疑來。是故五臣十亂，鄧留馮鄧之侶，布心灑血而不恤，彼有以召之也。李廣射石，非虎也，而飲金沒羽。誠以拔之，則小人革面，疑之任之，則君子寒心。

是故豫生飲藥於趙都，百里行哭於秦族，越石授命於并陽，袁劉糜姓於臺下，楊業介馬以喪元，余闕憑城而濺血。此數子者，事二姓，弃舊君，比匪類，仕僞邦，非有儼日白水之疇昔也；而一旦甘死趨禍，大貿其夙夜之狂心者，豈非任服躬而難委，誠推心以必歸者乎？故專任者不期報而報臻，疑投者不期

欺而歎膺矣。今命官之制，在外者一縣之令，丞簿不聽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聽命焉；一司之使，分左右二參副，僉不聽命焉；文移印信，封掌押發，登於公座，唯恐長官之或嫌也，而鉗束之如胥吏，行未百年，法已圯壞，猶使藉口公座，脫獨尸之咎。疑制之患，已大可觀；又復分其屯田水利錢法，駟傳鹽政，分爲數道，以制司道，立分司督察，巡守兵糧之務，以制郡；巡按之使，絡繹馳道，循環迭任，無隙日月，以盡制之。所以制外者，無遺力矣。在內者，取都督一府而五之，閒之以同僉六部卿貳，或七八員，都堂大理通政太僕以放，雖有長貳之別，而事權散出，不受裁制；黃扉論道之席，至永刊極刑以廢其官。其文移印信封掌押法，公同朝參者，猶外也；復使給諫御史巡視刷卷以制之，卒有爰立大僚，邊關盜賊建置河漕三禮疑似之事，所部不得決。又設會議抄參私揭以制之，所以制內者，無遺力矣。以一人敵天下之力，以一代敵數百年之力，力窮法匱，私蠹蝕爛，乃使相委而謝之。非已之專事也，則是開以滑避之徑，而絕其功名之塗也，豈不拂與？

夫一職而分官以領之，連銜以轄之，所以疑制不肖也；人材之數，曰賢，曰不肖，曰中人。賢制不肖，則不肖懼，不肖制賢，則賢者憂；中人制不肖，則惡不萌，中人制賢，則善不長；賢制中人，則疲於效命，不肖制中人，則靡於朋淫；賢制賢，則意見差，不肖制不肖，則聲氣叶；不肖懼，則裂而傷賢，賢者憂，則引而避不

肖惡不弭則忌憚益忘，善不長則登進無助；疲於效命則事會圯，靡於朋淫則媚術張；意見差則乖左折衷，聲氣叶則膠固兩利。然則疑制者，唯兩不肖而後諧也，亦將大違其疑制之始心矣。

天原道，君原天，相原君，百官原相，大哉滂沛，萬登而綱紐尺握，乃以禁制朕兆，膏泛羣族也。今以天下之大，選賢簡德之繁且久，不能得一二心膂之臣，任以論思，乃斬然果廢其官。夫唯開業於風雨英敏神靈者，括萬幾，統一心，無所凝滯，過此以往，奏報日宥，陳案日仍，晏安日藉，聲色玩好，禽馬柔曼，淫音幻技，日進於深宮，外勞內蠱，其不折而入於中奄者，無幾也。故胡惟庸、汪廣洋之禍，消於綸扉，移於涓寺，而萬安、焦芳、黃立極、丁紹軾之徒，承頽頽，奉密教於北門者，且波溶瓦散而不可救。元氣痿，大務開，民愁閭左，士歎十畝，根空於野，金蝕於藏，彼揖此讓，晉口口而口之大口，可不痛與！則仁義不立，而疑制深也。傳曰：「賤妨貴，新間舊，小加大，逆也。」故王者制名，天下奉名，百官赴名，倒其所制，昧其所奉，買其所赴，則將賤爵祿而重事權。爵祿者，天之秩也；事權者，上之意也。非天秩則士薄功名，尊上意則人喪廉恥，是以玉者慎名，名正則任重，任重則責隆，責隆則政理矣。今夫學士之秩，五品也，使立於九卿之上，賤妨貴小加大，背懿凌逼者，莫甚於此。則將使天下螻蝻營以趨事權，而天秩之自然，蕩然不可復稽。夫虛一品之置者，靳其愛以制物也；愛以我私而制盡人族，與仁義背馳而求治天下，亦難

矣。

給事，御史之秩，胥七品也。給事以巡視遣，御史以巡按遣，則操六卿兩司大臣之臧否，以爲其掌。故彼之歷職，任歲時。登進崇階，代天工作民牧，其前效已可睹也。早知不能廢之而已，乃升藝進，誇小臣，翻戾趾肘，使黃髮卿尹，呵斥所輟者，屏息蹣躑，褫繡隅，坐以承其效笑。不亦左與？故主員其名，莫不貴之也；賤其名，莫不賤之也。制名以任賢能，疑名以尊意旨，浮薄長進，權藉推委，效著於偶然，而垂爲法制。故人紀賤而天維缺，非建國不拔之典矣。唯除疑制者不然。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事其事，難其選舉，易其防閑，公其心，去其危，盡中區之智力，治軒轅之天下。族類彊植，仁勇競命，雖歷百世而弱喪之禍消也。

大正第六

昔者，三五之王也，推五德，承終始，其原本瀦，就嬗革之際，如平旦之受夜，虞淵之受晝也。後世五德失墜，治無主尙，以意爲輕重，至於滯惡俗，拯民瘵，艱業中興，莫不有彷彿之意焉。粵自成湯，夏配天，伊尹仲虺以瀦之一德，馨聞，廷野革而不數十世，而故家大族，盤枕膏腴，湛溺財賄者，以亂阿衡之治。故盤庚之誥曰：『無總於貨實，生生自庸。』由是言之，凌逼乾沒，紹治而啓亂者，明主所深患也。傳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可不戒與？

天以五行養萬民，食於陰，飲於陽，衣被榮華，侑佐醴醴，水滋土敦，木實火調；若此者，民承養於天，無須於王者之制，而流盪生死縈紆往來，通愚彊之力，致文弱之養。金之爲用，王者所加於天以損民而益之土也；故水之德，潤木之德，成土之德，安火之德，化金之德，是以聖人尤難之行，於不得已而用其利，戒於禍之必尅，而制其賊。愚彊者寶之以勸其功，文弱者賤之以殺其濫；沃以所寶，則小人和平，教以所賤，則君子彊固。此爲節宣五行而勝其害氣也。其有不率教者，於是訶斥以辱之，裔夷以逃之，纏棘以錮之，刑殺以威之。

夫王者之於萬姓，視猶一父之子也；其聰明文辨，便數彊固者，亦克家當戶之子也。則豈不慘怛割裂涕洟於刑戮之加哉？而其受五行之賊，犯王者之賤，越幅放軌，沈沒淫濫，螟螣細民，愁痛孤寡者，則尤愀然以忍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蝥賊，無害我田稔，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遠害也。今夫農夫滯耕，紅女寒織，漁凌會波，獵犯驚獸，行旅履霜，酸悲鄉土，淘金採珠，羅翠羽，探珊瑚，象生死出入，童年皓髮，以獲贏餘者，豈不顧父母拊妻子，慰終天之思，邀須臾之樂哉？而刷元鬢，長指爪，宴安諧笑於其上者，密布畢網，巧爲射弋，甚或鞭楚斬殺以繼其後，乃使縣磬在堂，肌膚剝削，含聲隕涕，鬱悶宛轉，於老母

弱子之側，此亦可寒心而栗體矣。而以此是鼓聲名市，奏最漁獵，大官賄封，門蔭層桑。封埴以至於無窮，則金死一家，而害氣亦迸集焉。夫故家名族，公卿助舊之子孫，其運動與國家爲長短，而賊害怨咨之氣，偏結凝滯，則和平消實，傾否折足，亦甚非靈長之利也。卽或狼藉著見，挂吏議，左降褫錮者，猶啣舟絡馬飛運以返鄉里，有司賓之，鄉社祝之，閭里畏之，廣頃畝，益陂池，敞榭選房，鼓鐘妖舞，春容魚雅，以終其天年。銅石櫛，簪翁仲，梵唄雲潮，以榮施於重泉之下；而遊佻公子，發其贏餘，買越娃，擁小史，食游容，長夜酣飲，驟馬輕紉，六博投瓊，而散猶未盡。亦惡知向之股削零丁者，已滅族斬首於寒阡荒壑之旁也？豈不痛與！

趙宋之有天下也，解散法禁，以惑媚疆智而苟固其位者，可謂泰矣。然京朝長吏，以賊賕敗者，其刑大辟，歲論決，若而人，無所赦法，合世重惠，逮孤寡以振起五代之殘剝者，有足重焉。降及太宗，滅大辟，流沙門島，而濫觴起矣。真宗以邊復滅流島之科，刺配腹裏軍州。天書降赦而後，此法愈滅，貪墨跋扈，運鑿尺水者，恣無所恤。而蔡京王黼韓侂胄賈似道之流，鳴上風以登飛鳥之音矣。韃鞨九十年間，其狼戾睚眦者，不僅在阿合馬桑哥之尤著。

太祖起田間，尤慘其所爲，故刑法嚴厲，夷風以革，數傳而後，僅以大計褫削。當炎火迎貓之刑，無惑其

裂廉隅而莫懲也。律法監臨主守盜公物盈貫以上，積至死罪，而敕使守臣郡邑之長，獵部民極鉅萬，不以抵辟；釋成湯之責，尋仲蔑之言，亦已諱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承貪亂之餘，不以刑辟整絕之，未有能齊豈天步柔輯惇獨者也。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瀦聚，江海陸會所湊，河北之滹澹，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傳于潁，江北淮揚通泰，江南三吳濱海之區，歛休良賈，移于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儼蜀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鸞氈金碧，所自產，邕管容貴，稻畜滯積。其他千戶之邑，極於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吏請蠲賑，卒不得報，稍需日月，道殣相望。而懷百錢，挾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矣。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今吏極亡賴，然腹刻單貧，卒無厚實，抑棄而不屑，乃藉鋤豪右。文致貪婪，則顯名厚實之郡矣。以故粟貨凝滯，根柢淺薄，騰涌焦涇，貧弱孤寡，口作稱貸之塗塗，而流死道左相望也。漢法積粟多者，口拜爵免罪，比文學孝秀，今統鷹鷂獵之會，不得比于媮惰苟且之游民，欲國無貧困，以折入于口，口勢不得已，故懲墨吏紓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禺若；陰長于下，連類從志。刑害陰私，貪吝汙鄙，偏天位而無忌。」故聖人神

道以示觀，退省其躬，行不言之教，成加民之治。故曰：「下觀而化。」慎所示也。

明興，家法忠實，宮庭潔清，無別館離宮之崇飾，龍舟步輦馳道旁午之游觀，無置騎飛舸千里割鮮銅狄花石之供，無算車料產均輸酒酢香藥子母責息之利。謀觀道盡矣。而貪沿下游，極重不復者，法設不施而風俗苟簡也。州縣之制以差選人者，唐宋分畿赤次雄望繫上中下凡九等，以分別資格，升降除擢而止。今吏都之注府州縣，分系以瘠饒淳頑，進士乙科鄉貢任子視以除授，則將部臺藩臬分司歲時生辰荐獎之苞苴視以厚薄，欽使往來，供億勞賄。車船之悉索，視以苛簡；而長吏之乾沒其民者，亦將視以裒益。胥上下之耳目，交注於淳饒，而其體可知也。抑縣垂格範，爲割密分羹不刊之則，固授之以亡廉消恥之術，逕矣！古者，未命之士，食如其力，等而上之，亞於國君，位次升祿，次腴車乘，家老次備贈答，宴祭次隆。故延州投縞，子產獻紵，足於己而無藉於物也。今萬戶之邑，十萬之都，皆古諸侯之治也，稍給祿養不逮家臣，居禁掖登小卿者，劣食十口，賓客服佩之，不給郎官，冗散稱子息，仰給責家，指擬差道，外除以售所貸，而子弟橫鄉里，尸獄訟，以僅完田廬，徒廣其科目，易其升擢。博置員額以誘其仕心，祿入已非，米鈔又折減其什五，率天下養百官而不足，縱百官食天下而有餘，此何異饑鷹以攫雉兔乎！請罷勸貪之的，革饒瘠之目，除授之別，以輕重邊腹差等其資色，而祿石儻從薪馬紵絲公

私宴答之給，授以本色而豐溢之。不率，則刑辟擬其後，而無仁恕之歎也。

比國家之加惠搢紳者，下逮休廢，尤爲淪洽。起廢員，晉勳階，有大慶則播爲恩例，其非制科，不登五品者，賓於鄉飲酒禮。而髦荒畜厚之家，跡絕金閨，猶走謁要津，窺倖慶典。清白縣車者，復恬靜自遺，恩外抑擺奪靡成，狼籍窳脫之寒灰，晉與飲禮，終日百拜，清酒九醕，習爲優戲。榮施懸目，而自好者莫不非笑之。今爲之定制，諸非居任以廉最者，雖邊功建言，不得與起廢晉階之科。其尤沉沒之倫，遇鄉飲酒，齒之下座以折辱之。而告老間住者，買聲色，教歌舞，廣亭榭，不以儉率子弟，所司歲具上聞，追遠封誥，齒於僂民，帛纒終於在笥，桑榆鑒於口口。斯不肯銷心而賢廉得意，亦移風振俗之一道也。

學校者，國之教也。士之所步趨而進退也。比者，邑直郡，設鳴琴釋菜，虛氣歲修，官掌故者，垂老氣盡，漁獵生徒，學使獎行紉劣，率一二人視掌故。郡邑之喜怒，士之誦習帖括者，固已羔鴈視之。寓目橫經，則柔頤溫飽，廉恥風衰，君師道喪，未有如斯之酷烈也。今卽旦暮不能廢隋宋之格，而稍滌正之，尤當以行相參定其殿最，如較文之等，州縣之長，起乙科廉靜文弱才不任劇者，改邑教授郎舍，守令起制科者，改郡教授，晉其秩如先所住，紀其教成以爲禮。曹太常國子學使之選。或鄉老休致者，郡邑得聘領之，爲之授兼經講正學考辨同異究性命，畢於鄉者，不通四民之旨，及因緣長吏與聞獄訟者，學使猶

得按而躡之。以需數十年之後，廉恥厲行，備修學術正，然後革詞章，慎鄉物，較隋宋，媿庠序。雖有泛駕之士，亦戒足沉溺，而正衿稜觚矣。故王者養賢以養民，口口以配天，繼於其亂，先以刑禁，繼於其治，終以德化。相因小民之疾苦，則焦頰焚灼，妖怨亟起，而欲望建淳和以迓祥吉者，是孳息螟螣而冀登嘉穀也！

離合第七

中區之間，軒轅所治，大禹之所經；維起勾注之西，迤石梯，畫黃河，東逾白登，阻桑乾。複山疊嶂，界以野狐，居庸，翻之險，極東盡渝關，憑海陽，其外亂岫，荒原，豐草大泊，曾水酷寒，毛革酪乳之鄉，殊形詭嗜，以訖北維之止。西自黃甫川，阻奢延之水，度鹽池，跨南河，有賀蘭，燕支，車箱，雪山之險，以西極乎青海，黑水逆流而南，放乎湟洮。其外平沙朔野，橫吹萬里，間以西戎積石而南，西傾三危，烏樞太白，岷嶓巖道，越嶲峨峽，經脊地，岫峻崩奔，其內羌河大江，若沫支流，傾潤乎中國。其外緬流沙，赤土頭痛，積雪夏飛之野，戒以碧目，薰面剪髮環耳之俗，演詔之西，金沙潞江，麓川之水，羊腸盤曲，南結以護嶧，岷之塞，放特磨，界交趾，以絡乎廣右。其南則邕，部百粵，鐵關，鬼門，狼夷，高髻，藤笠之族，東被而盡乎海濱。滄閩以南，巨浸浮絕，滂沸淳泊，南歷沐榆之眾，瑯琊海門，三江舟山，鴈蕩，霍童，紫帽，甲子之門，羅浮七星，以

柱南維；過崖瀾而西接合浦而界以日南。其他東遼水北開平西瓜沙南哀牢緬甸交趾北戶之鄉，蓋中區之餘氣也。

崇巒沓嶂以垣結之，沙衍茅葦以紛披之。絕壁渴澗以溝畫之，瀚海尾閭以凝蕩之；其中帶東脈繞，搏聚約固，寒暑相劑，言語相譯，形象相若，百穀相養，六畜相字，貨貝相灌，百川流惡，羣山蔭夕，以翕成乎中區之合自無之合也。天地之氣輔其自然而循其不得已，輔其自然故合，循其不得已故離。是故知天地之晝夜者，可與語離合之故矣；行其不得已，知其有離不得已者，抑自然之所出也。而後統以三條，分以兩戒。郭景純僧一行朱元晦之說，由此其選焉。中區之形，首建乎西北而窮乎東南；支山自主，支水自戒，文武自俗，阨塞自理，大河中畫，北燥南潤，火故燥之，天地所以節陰陽也。而遂有不相需之時，以成南北，河北則桑乾以南，恆山之支，歷井陘少山黑領，伏牛羊頭峙，以太行王屋窮于中條，委于河。而太行之東，淇洹漳澗湊山東者，成爲一區；河右則割黃流浚秦川，南窮于褒斜者，或稍與山西合而離乎河；山以東，河南則出潼殺嵩少熊耳桐柏之山，東延成臯，南間平靖黃土木陵岐嶺，結爲瀟之岳，以漸乎江，是大江之所守也。江南則岷峨南垂，放瀘水以北，逕泮河出夫夷，東被衡山以盡乎彭蠡；而上庸之北障，以武當沿沔而西北，極武關，紮紆漢中，限以大散，南赴荆門，歸峽，窮於沅西。

江東浙嶺，漸江分以太湖，閩有武林，仙霞、杉關之隘，粵有五嶺，瀧水、秦城、潭中之塞；若此者，旁條畦列，亦乘天地之間氣，率以爲離也。間氣際離，純氣際合；合氣恆晝，離氣恆夜。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否泰之所都也。

雖然，亦存其人焉。昔者軒轅之帝也，上承羲炎，下被有周；敦親賢，祚神明，建萬國，樹侯王，君其國，子其民，脩其微，圉，差其政教，順其競，絀，乘其合，稍其離，蚤爲之所，而無誇大同。然後總其奔奏，戴其正朔，徠其覲，請其婚姻，締其盟會，系以牧伯，糾以州長，甥舅相若，死喪相聞，水旱相周，兵戎相衛，仕宦羈旅，往來富貴，相爲出入，名系一統，而實存四國，此三五之代，寓渙散于糾纏，存天地之純氣，而戒其割裂，故氣應以正，而天報以合，數千年之間，中區之內，間閭如也。

秦漢以降，東南一尉，西北均候，綴萬國于一人之襟，而又開河西，通甌駱，郡朱崖，縣滇笮，其合也泰焉；物不可以久合，故河山條派，奇傑分背之氣，率數百年而一離。建安以後，裂爲七八，而離爲三；太康合之，未百年而又離，播爲十六。宇文高氏稍合，而別于江左者終離爲三；開皇合之，未三十年而又離。以逮乎武德，而後合者幾三百年，天寶亂而河北小離，廣明亂而并晉大梁幽鎮吳越，閩廣荆湖兩川之草據者，不勝離也；雍熙合之，而燕雲終離，未二百年而卒離。爲一韃鞬驅除其離，以授其合于洪武，祥

與以後，中區之氣，永合于茲者四百載矣。是故合極而亂，亂極而離；離極而又合，合而後聖人作焉。受命定符，握樞表正，以凝保中區之太和，自然之節，不得已之數也。天且弗能違，而況于人乎？故太史儋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終南汧渭之交，周秦之先所合處也。平王東遷，棄其故地，秦阻殽函，東西並峙。其後守府僅存，四伯迭起，不能復問豐鎬之王蹟。迄于戰國，瓜分瓦解，而河山以東，僅敵一秦者，東西相離之大致也。故三川并而天下，驅除盡而漢祖興。由此言之，離合之際，非深識者不測其旨矣。」

夫三五而降，其得姓授氏，爲冠蓋之族，或稍凌夷衰微，遷徙幕占，南屯北戍，逮爲殊俗者，其始皆數姓之尤胄矣。精脈嬗演，筋肉同抵，姻亞僚窳，歡若臂腋。迨其渙散，不可尋憶，則有兄弟互鬪于原野，甥舅各畜其戈鋌，血肉狼籍，巴吞鳩禁。此非慘心痛髓之事，而天地之所深悼哉！然而聞其害氣，則姑且聽之，行其不得已，尤懼其壞潰而無以揀其子遺，則原坂以阻之，江河以塹之，金鐵粟米鹽鹵皮革散其產以資之，賢豪材勇各君其地，帥其師以長之。是故合者，聖人之德也；離者，賢人之功也。今戒其或離而求致其功，所以因條戒絡地脈，斬天寶，采物傑，因民志，建規撫者，無庸褻耳。經維而蔽目，規畫矣。南條之紀，不得熊耳，冥阨壽春，不足于守；中條之紀，不得楊劉曹濮河內太行，不足于守；東條之紀，不得

虎牢廣武少室熊耳，不足于守；江漢之紀，不得荆門上庸襄陽舒皖濡須，不足于守；坤維之紀，不得武都天水仇池陳倉，不足于守；武林放海，餘氣也不阻太湖，不足于守；五嶺窮於蠻中，餘氣也不左洞庭沅彭蠡，不足于守。用文之國，士馬佻脆，數戰以逞，魄浸耀氣浸衰，而不知因長以攻瑕者，不足于守。珍先王之典器，葆其訓物，崇廉恥，敬臣民，厲風軌，敵苛虐，武建以邀輔皇天而故反其道，諧于霸夷者，不足于守；魚鹽秫稻錦綺璣象，宅其地，登其盈以爭長，靡麗嬉蕩，民心而弱敗之，不足于守。不制其臣，不珍其寶，盜竊偷步，禍發堂簾，授敵間而乘之，或懲其道，上猜下離，自棄其輔，偏一於此，不足于守。此一不守者，賢者所必鑒也。故地有必爭，天有必順，氣有必養，誼有必正，道有必反，物有必惜，權有必謹，輔有必彊，取必八術以遂其功，所以懋愛餘民，掾害氣于十一，抑可以爲百年之謀矣。

詩曰：『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順民之離，遇以經其咻畔，遇救殘劉，消弭啼怨，公劉之所以延天篤也。或曰：天地之數，或三或五，或五或三，百年而小變，千五百年而大變。由軒轅迄桀，千五百年，禪讓之消，放伐變之；由成湯迄漢，千五百年，封建之消，離合變之；由漢迄乎祥興，千五百年，離合之消，純雜變之。純以紹合，雜以紹離，純從同雜，亂異同類；主中國□□□□各往其復，各泰其否；然則授天命以振三維者，非獎掖中區，宰制清剛，作智勇之助，曉悍礎駁之氣，固不能早絕純雜之消，反之于太古軒轅。

之治後之治也，而無所俟焉。嗚呼！非察消息通晝夜範圍天地而不過者，又惡足以觀其化哉！